

日遊縈思錄

鄞縣戴東原先生著

中華民國十六年多脫稿
十七年春印刷
同年夏出版



日遊縈思錄

定價國幣五角

著作者 鄞縣戴東原

印刷者 上海元益印刷公司

總代發行 上海望平街元益公司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坊

日遊縈思錄

自序

余不自量，素好漫遊觀察，而主張先及國內，再到國外，以爲知己而後方能知人也。計十年來，北逾張垣，撫長城遺址；南抵粵省，覽廣州富庶；西渡川江，探三峽奇險。國內之遊，似已略足愜懷，於是本年決計首赴日本。唯是日本出兵山東，全國痛憤，予自問愛國尙不後人，實覺惡與相見。卒苒苒至八月初，方始成行。雖爲期僅二十日，而歷地則二十有餘，如長崎，雲仙，別府，馬關，廣島，神戶，大阪，西京，奈良，名古屋，靜岡，箱根，橫濱，東京等，均作相當盤桓。舉凡政治教育經濟，農工商漁，交通事業等，皆各就所見，留意觀

察。唯予生平遊覽，除政論上或有引及外，向未作專記。（余向不作日記，唯印腦海而已，）況乎日本，國人遊之者多矣，何用詳載，以爲介紹，而使多收入旅行費乎。更就物質精神言，日本之進步，均足驚異；回視「天朝上國」，竟反望塵莫及；若涉筆稍不注神，難免有自暴自棄，卑已尊人之誚，以是回來，遲遲不敢執筆。雖然，仲尼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善者吾揚之，不善者戒之可矣。夫安忍以事害意，默而不宣，甚至諱疾忌醫，拒人千里之外耶。因草此日遊縈思錄。篇中挾泥帶沙，瞎三話四，要請博雅君子，諒而匡其不逮焉。

大中華民國十六年冬

鄞縣戴東原識於東錢湖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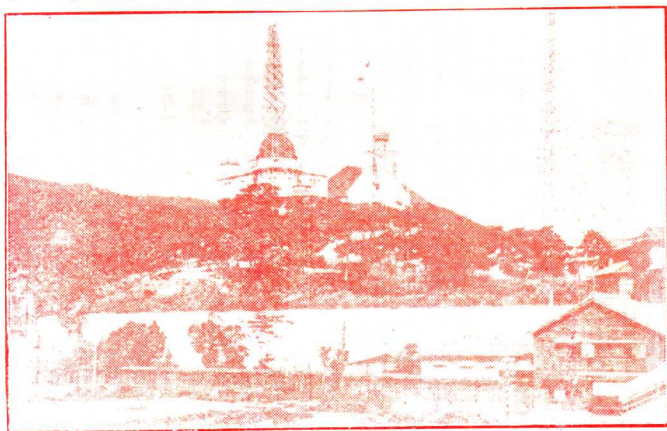
(1) 岳 嶺 雲 景 八 本 日



(2) 獄 地 海 所 名 泉 温 府 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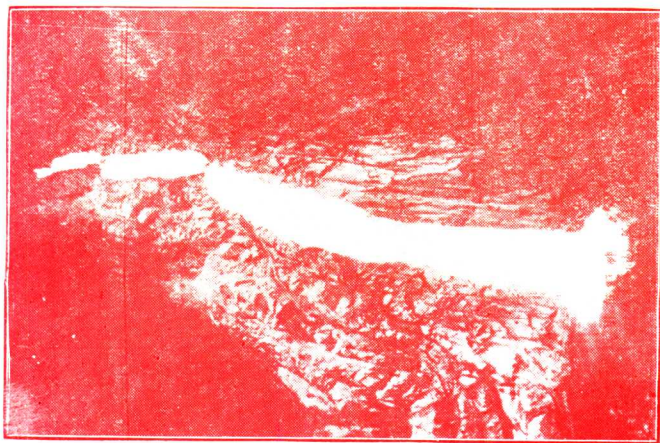
(3) 浴共女男泉温輪鉄 所名泉温府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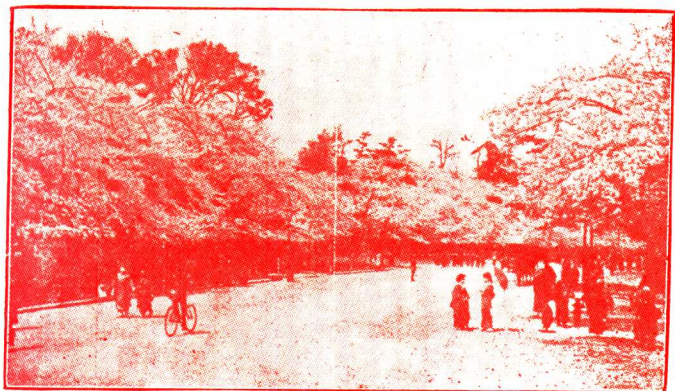
(4) 台象氣洋海 戶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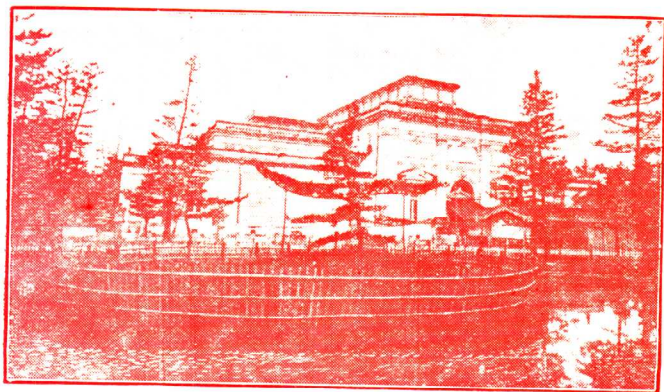
(5) 車索電山耶摩 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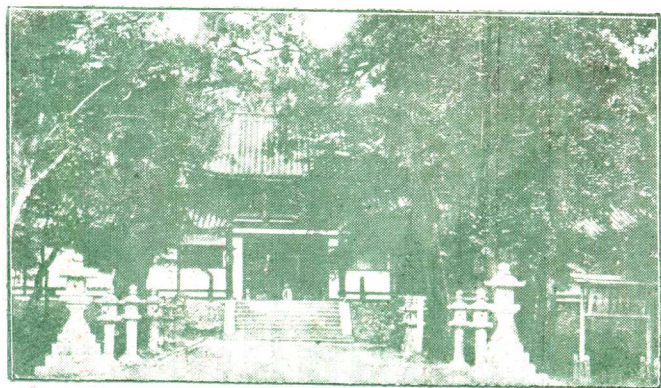
(6) 隴雄引布 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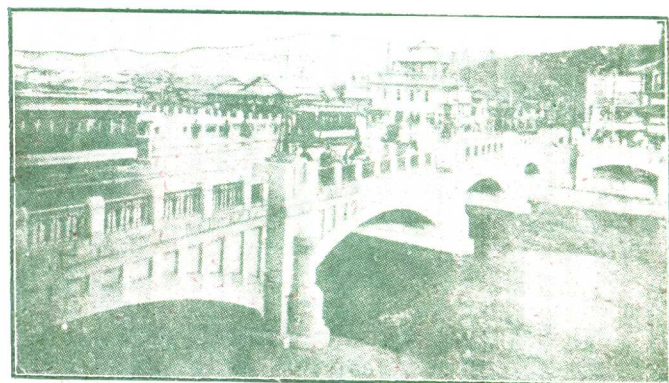
(7) 花 櫻 之 本 日



(8) 館 物 博 良 奈



(9) 社 神 良 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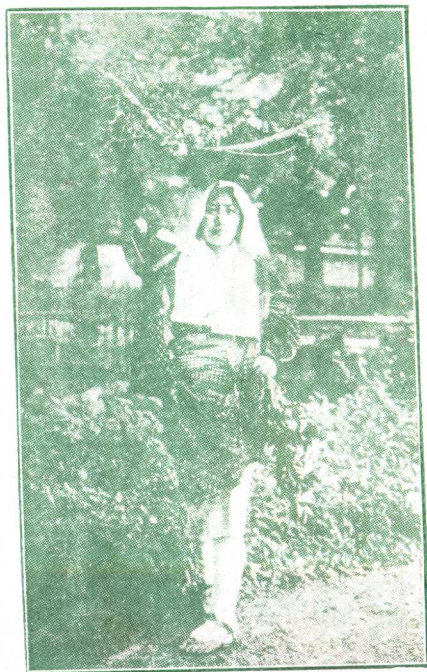


(10) 橋 大 條 四 都 京



(11)

山嵐都京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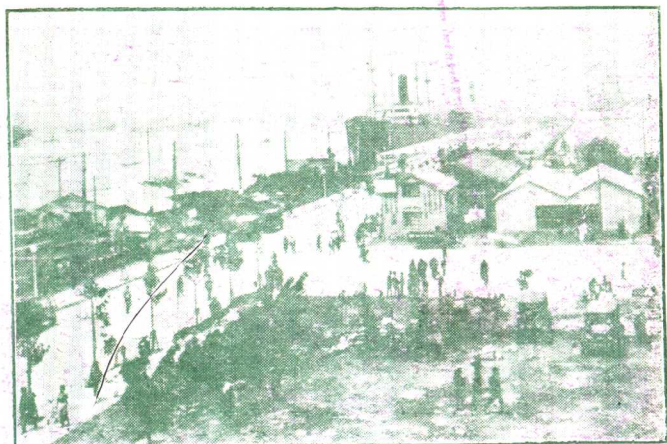
俗風山北都京



(13) 景全根箱元 勝名根箱



(14) 橋江大濱橫



(15)

橫濱棧橋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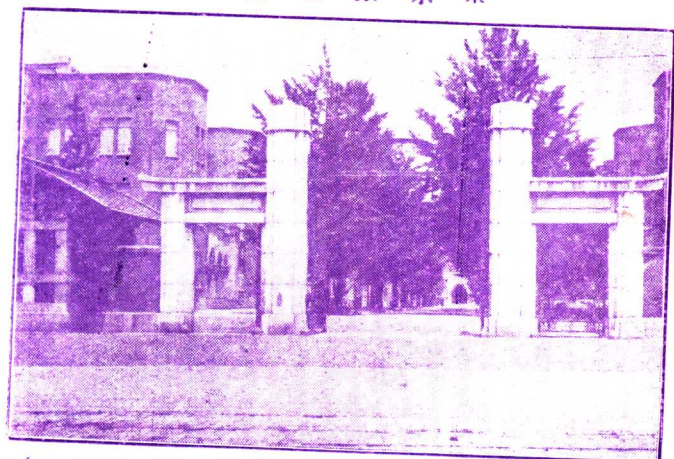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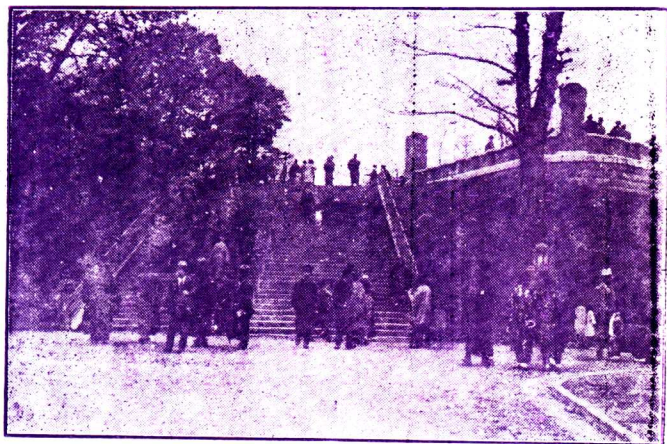
東京驛



(17) 通座銀京東



(18) 門正學大國帝京東



(19) 園 公 野 上 京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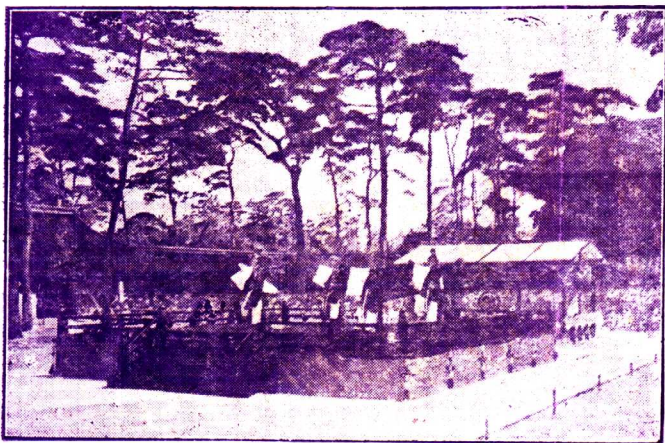
(20) 園 公 谷 比 日 京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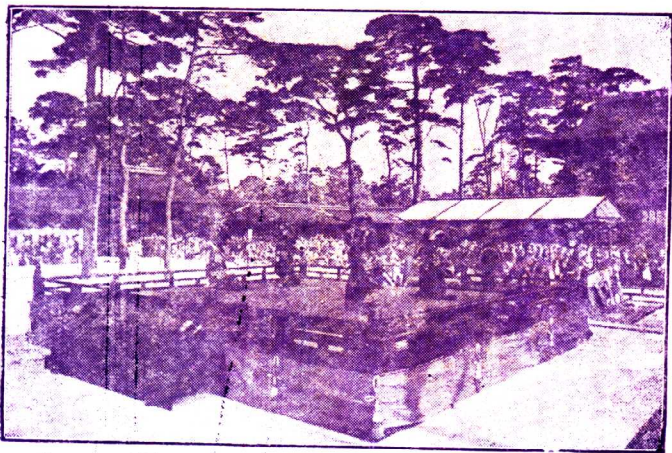
(21) 像 銅 郷 西 園 公 野 上 京 東



(22) 城 重 二 京 東



(23) 花庭春樂舞宮治明



(24) 樂平太樂舞宮治明

▲日遊榮思錄

總目

自序

插圖二十四幅 頁

赴日途徑與手續……………一

日本水上警員之隨船檢查……………四

太平洋中之國事談……………八

長崎二 市街散步……………一一

長崎四 物產 四海樓……………一六

首途與輪中設備……………二

上海丸中日本多情女子與英國常醉酒徒……………五

長崎一 進港與上岸……………九

長崎三 人力車夫 酒家麗妹……………一三

長崎小濱道中……………一八

日遊榮思錄

一

雲山	火山	溫泉	……	二一	小濱	……	二五	
長崎小倉道中	……	……	……	二九	小倉	……	三二	
別府一	車上趣事	黑衣華人	……	三五	別府二	周遊地獄	……	三九
	旅館投宿	男女共浴	……	三五	別府門司道中	……	四四	
別府三	酒食店中之豪飲	……	……	四三	馬關小羣道中	……	四九	
輪渡至海峽馬關	……	……	……	四七	柳井津	……	五五	
小羣	……	……	……	五三	神戶一	抵埠	……	五九
廣島	……	……	……	五七	神戶二	中外三餐	……	六六
神戶二	街市	銀行	瀑布	……	神戶三	生活一般	……	六六
	摩耶山	電索車	……	六二	神戶上車	大阪旅館留難	……	七二
神戶四	電鉄公司特營之寶塚	……	……	六九				

大阪一	大阪華商	大阪之農	大阪二	公園	博物院
大阪二	交通博覽會	祭良	大阪四	雜談	雜談
西京二	嵐山	西京一	西京三	臨流夜宴	寺墓 女裝 乞丐 遊園九〇
西京四	歷史博物館	西京五	雜談	名古屋靜岡國府津道中	觀光旅館中之夜興
大阪(琵琶湖)名古屋道中	國府津小田原箱根道中	箱根一	小田原	箱根二	強羅雜談
箱根二	強羅雜談	從小田原到橫濱	橫濱一	汽車之遊	橫濱二
橫濱二	中國街 中華學校	橫濱三	勞動公舍	日本小學	日本小學

橫濱四	函館遊覽與國事感觸……………	一三二	橫濱五	雜誌……………	一三四
東京一	上野公園 淺草公園……………	一三八	東京二	明治宮之寶物殿……………	一四一
東京三	汽車疾馳 精神勞頓……………	一四五	東京四	東京灣 早稻田……………	一四七
東京五	宮城 司法省 芝公園……………	一五一	東京六	雜感……………	一五四
總述一	日本之交通……………	一五八	總述二	日本之旅館浴室食堂……………	一六三
總述三	日本之社會家庭……………	一六六	總述四	日本之風俗人情……………	一六九
總述五	日本之政治經濟教育……………	一七二	總述六	日本之農工商漁……………	一七五
歸程一	靜岡……………	一八〇	歸程二	名古屋……………	一八五
歸程三	大阪城……………	一九〇	歸程四	大濱之水族館……………	一九四
歸程五	神戶離埠……………	一九八	歸程六	舟岸雜錄……………	二〇二

日遊縈思錄

鄞縣戴東原著

▲赴日之途徑與手續

從上海到日本，最便捷者厥維乘日本郵船會社之特別快輪，上海丸，長崎丸，計廿六小時即可抵長崎。每星期開兩班。此兩輪專走長崎神戶，別埠不去。無須護照，爲防不便，隨身帶現幣百外元可矣。船票須在黃浦灘郵船會社購妥，一等自四五十元至二百餘元，二等二十元左右（非快輪或他公司輪則較便宜）一切情形，可向買票處詢問。該公司備有中西文（中文中雜日文）遊覽指南（日人稱案内）可隨意索取。日本地圖，關於交通等，事前最好熟覽。船靠匯山碼頭，行李越簡越好，因上落既多不便，費用更將增加不少也。下船時間最好在開船前一二小時，十分早可不必，因不允下輪也。送客只能至碼頭止。（倘非快輪可以送客下船）總而言之，赴日手

續，非常簡單，但問自己準備相當而已。（補充一句，要到日本走一趟，一禮拜工夫，節約些一百幾十元可以了）

▲首途與輪中設備

十六年八月三日上午九時，日本郵船會社（中國郵船公司安在？）之上海丸，開往日本。予決定在長崎上岸，再乘火車周游，晨興除預備簡便行李，衣服，書籍外，其他概不攜帶。臨時托族弟仲璋，購手籐篋一只。（予往外向不挈手篋，不過報紙包包而已，此乃第一遭也）八時餘偕三胞兄桐原，表弟史耕原，疾赴匯山碼頭。至則人山人海，熱鬧異常。而老友趙翰香兄，且閱而在碼頭等候一時許矣，以歉以感。當有戴紅帽子者携行李下船，每件一角，決不致疎失也。盤梯有「日本巡捕」照料，大約虹口「捕」房所派。（捕字不通，含有輕視意味，不可不注意）憑船票下船，碼頭上並有換艙證處，（大約不換亦可）觀其印紙上，有往何地何號字樣，是無異受一度訊問矣。未幾鳴鑼，蓋將起碇。紅綠絲帶長牽，黃白帽巾紛揚，離別中之人

情表示，此其可謂美滿矣乎。

上海丸長崎丸兩輪，製於英國。每小時行十六哩零，所以自上海至長崎四百六十七哩，一日二小時可至。船中「野蠻式之等級」除頭等爲少數人所特享外，其餘中西日人多數乘三等。位在船尾，有上中下三處，上中兩層清潔舒服，下層本爲行李室，不免空氣混濁。侍者中日都有，凡初次下輪不明情形者，往往被所牽住於下層，因是多犯嘔吐，不可不留意。房間皆設中層，然最適意處實在於中層中之統鋪地位（此地位平時本爲休息室，而上層今爲寢處之一，實前乃吸煙室也）蓋空氣既流暢，坐臥皆合宜，較之緊閉一室勝多矣。故予往來皆乘是處。船中洗面室，化粧室，浴室，廁室，皆潔淨異常，可隨意使用。在我國船中動須喚呼茶房，殊爲惹意，照此設備，可省却煩擾不少。故此輪所謂侍役，除搬飯取菜外，其餘所幹者多爲職員之事。例無茶資，彼亦不向人索取。船中備有「毒消毛毯」不帶被者可貫用，至長崎神戶，價三五角。飯食分中國菜，日本菜，西洋菜，三種，餐時中國菜免開，日本

菜後開，西餐則另須出費，用何種任隨客便。中菜殊劣，日菜亦不佳，不滿用分食制較可安心下嚥而已。據老於乘船者言，船公司每客每餐出資二角五分，是未免太少，而廚司於中菜任意減削，是措油中不免雜幾分輕視意味，船長應加注意。至茶則吃飯時同來，平時渴，可飲噴水池式之清水。

▲日本水上警員之隨船檢查

我中國人之往美國南洋各地者，往往歷受其政府之留難虐待。而歐美人之來中國者，如入無人之境焉。就好處着想，此是我中國的寬大，就不好處而言，乃他們強，有權問我，我們弱，無膽查他而已。噫！日本人雖自己不能創造文化、而却富於模倣性，好的固然要學人，不好的也要去學人，這嚴格的稽查入國來賓，可說是看帝國主義歐美人壞樣。日本之水上總警廳在神戶，凡客在長崎上岸者，則概在船中由水警廳派員詢問清楚，凡姓名年歲、籍貫職業，往何處、在日担攔幾日，有何友人，皆須詳答。蓋日人深防華工（如料理理髮等人）入境，致分其飯碗也。予先知

其詳，故即告前來游歷，該警員即首肯，不再詢問，蓋游歷者不特不致分其飯碗，且爲無上主顧也。予離而至他，但未幾侍者忽來尋，謂未經詢問，何以走開。余殊不悅，即去指紙上所書「遊歷」二字示之，該警員亦無言，詢一二語而罷。事後余告侍者曰，如果水警留難，予必向其政府交涉，聞者愕然。蓋余雖私人遊曆，要是國賓之一（國賓謂由外國來之賓客也，並沒有假借名義呀，哈！）敵國雖弱，政治雖婪，而余個人出國，則決不示人以餒（此之謂糞缸石子臭硬，一笑）此後日人應知所以改弦易轍矣（九月六日上海報載電通社東京電，有三華人在神戶破檢疫所之棚，逃走無蹤，警視廳大爲狼狽云，夫使檢查不過分苛求，何至旅客如囚犯之逃命哉）不過有當記取者，該日員始終聞其請……謝……之聲，而未見其疾言遜色，以對各客者。日本人言語之謙和，禮貌之留意，非所及也。後予將上岸，日警員告我，長崎相近之雲仙火山甚可一看，當各自當往游，可謂公事私情。兩皆勿失矣。

▲上海丸中日本表情女子與英國常醉酒徒

世界男子多情，世界女子多情，而日本女子似乎更多情。不信，請談太平洋中上海丸上予同艙之日本女子可乎。初，余既寢處於休息室，地位雖寬敞，共席者僅國人葛君，及二日人家眷而已，其一卽所謂多情女子與其夫也。艙中電燈照耀，電風習習，加以海波不驚，船行穩速。夜半雖在大洋中，固無異陸地。唯臥後，予之足部時覺爲物所觸擊，視之，乃爲一女子之手，在夢中所起之變動，蓋予之足部適近該女子之頭部也。閱者或以爲予之所謂多情，係指此者，大謬大謬。予之所謂多情，乃因牽動而起觀察之結果。蓋當其夫嬾共枕而臥，（共枕兩字，本只可在中國適用，因日本通用小枕也，不過二人並頭而眠，何妨借用，）本已觸人之目，（觸目兩字，大約仍只我國人適用，）而又手牽手，表示密切關係起來。接手動作，又起於女子，故名之曰多情之女子。予戲謂葛君曰，假使以中國人在中國境內，夫妻二人起同樣如此公開之形狀，則何如。相與窺爾而止。日本女子多情，於此得之目觀矣。

同船有英人某，住上海崑山花園，係往日本避暑者，極好飲酒，其脚部有疾，不良於行，而啤酒一瓶一瓶，雖東傾西倒不顧也。又滑稽突梯，笑語風生，日水警檢查員以印紙囑執履歷表，爲其擲諸地，謂何需乎此，洵屬有趣。（然亦思南洋羣島英屬諸地之留難華人進口乎，）余聞其年事幾何，（約五十外）彼笑答三十歲，其好戲言，大率類是，余亦笑謂之曰，然則君是青年，很好很好，衆皆大笑。余亦一好飲者，彼每舉杯相請，予笑止焉。同是飲酒，卽有中西之不同。西人可以全有酒無肴，多好頃刻而盡，而我中國人適相反。（最低限度如上海酒店吃碗酒，也要幾粒豌豆芽，）曾記某歐人（似屬俄人）有言，「中國人吃酒，一口一口喝的，顯其奇怪之意。其實無論小口吃大口吃，終是把酒送到肚裏去，或以作樂，或以消憂而已。不過習慣各有不同罷了。現在我來起一名辭。歐西人豪飲是鯨吞，我華人細酌是蠶食。但願千百年後，世界大同，人種一體，大家把鯨吞蠶食四字，無所施用於國際上政治上，而用於這個酒字上，有如太平洋中上海丸上。那英人和我喝喝吃吃，

笑笑說說，那就是無限欣幸了。

▲太平洋中之國事談

凡是人類，除一部份因權利關係外，是無有不求太平的。況我們居太平洋之濱。又行於太平洋之上，則希望國內外太平，更不容或疑。乃事實每與相左，感慨何如。當革命軍得武漢下江寧，勢力何等浩大，統一中國。本已不難。而乃有內部之變化，余嘗不自量。發文調和雙方，而事實限人，終鮮效果。怨毒既深，慘殺以起，仇視清查，不免踏蘇俄慘無人道之文章。於是或則有告發即誅，無罪狀可殺，死得其罪者固多，死非其所者亦比比矣。照此以往，全中國不幾將造成恐怖時代乎。於是又不量力，思以筆下超生，遂有請停止慘劇之舉。在賢明諸公，或已稍動於中。而不謂遽有人誤會，視予此文有若何作用者，蜀少見日，殊足哂矣。幸而社會人士，尙看得起某志在好生，爲愛說公話由來已久之人。否則市虎杯弓，此常執筆以攻擊洋大人者，何嘗無被所竊笑之機會哉。在太平洋中輪船上，望望洋，興興嘆，

正在出神之間。適葛君攜上海報來，因同坐船舷閱覽。一面談談國事。葛蘇人，在蘇辦有紙廠。此行往靜岡探問造紙機器，據說前曾在吳佩孚處辦事，佩孚爲人，驕傲無比，故至失敗云云。子玉落井，事已過去，此可不表。其最驚人消息，謂不出多天，恐我們遊日回來時，南京上海，已起絕大變化云，詞甚堅決。使此次（八月底）孫軍過江，不奮力擊退。葛某之言，豈非全驗乎。以是知葛君之消息靈通異常。而觀察力亦殊準確也。然而以勢如破竹之革命軍。何以有此。則譬諸病人，內部伏毒，而外受感冒。所謂內部伏毒，即自相水火。而外受感冒，則日本出兵也。嗚呼，使日後而甯漢仍不合作者，（今甯粵又有波折所望即行縫合，）是雖在太平洋中，而永無太平之日，國事真不用復談矣。（最近日本因豫督革軍北進，又有二次出兵山東說，）

▲長崎一 長崎進港與上岸

八月四日上午八時許，船左見五島列島，知已近長崎。漸見漁舟風帆，往來不

絕。舟人搖櫓皆居左邊，與吾寧波人同。（上海船夫則相反）婦女上落河岸，作扛煤工人者甚多，上海所未有也。過三菱造船所，鋼鐵架高築，有數十座，可知規模之大，能造巨大海輪，日本郵船會社之大輪香取伏見，皆其所造云。福建船政局，江南造船廠，能乎否耶？長崎港三面皆山，爲中日最近船埠，故與我國貿易夙盛，稱九州第一良港。劃爲要塞區域，凡重要地點，概禁攝照繪圖探察，違則拘罪，船中顯示通告，以視我國各要地之任人窺測者，何寬猛相去之甚也。噫！

船抵埠，雨大作，旅館兜客者羣至。船中備有蓆草製拖鞋，例凡着皮鞋者可直入艙，其木屐或黑色雙叉橡皮底鞋（日本勞動者所穿）皆須去而改掉草拖鞋，着皮鞋者何其便宜也。船上雖較能保持清潔，未免顯然有貧富之兩視矣。中國人所開者，有四海樓旅館，接客者操日語，大約彼以予爲日本人，而予亦未知彼乃中國人也。繼雙方會意，將行李携去。有廣東人梁君，亦獨身來日遊覽，於是結伴同行。驗關處滿書禁烟字樣，凡客入地，隨帶自食，以紙煙百支，雪茄煙五十爲限，逾額數十

百倍取罰。當驗時，梁君口含雪茄，關員示意不可，遂亦即棄去擲諸地。予箱僅啓而略按而已，旅行用物，大約一望即知也。將出關房，警察舉手作欲檢身狀，答以不吸烟即止。於是予與梁君闊步而上。唯天雨未止，正欲坐東洋車。（東洋車，東洋人所始創，今又得東洋人拉，名副其實矣，）適有本國人張君（在長崎設衣鋪）路過，即以其已所戴傘，給我等用，竟堅辭不獲，且領導至四海樓焉。我們在國內常聽得四萬萬同胞呼聲。其實不你妒我忌，已是大好，何用此等門面話。而在國外方得見此至情。若張君者，真四萬萬同胞手足哉。長崎華僑甚多，有中國國民黨部，及臨時館。

▲長崎一市街散步

既到四海樓，匆匆吃點麵，頗有味，繼而同船吳葛二君亦來，（彼係神戶上岸）遂共餐焉。另有廣東人某，留學日本，習醫福岡，獨坐四海樓另室，余過而毫不知禮，頗懷疑，詢之乃果華人，同船而來者。遂告之梁君，他們完全講土話，我們一些不知道。只種人將來做起醫生來，能適合於人情嗎，莫謂社會不信任若輩也。繼

四人往遊公園，所過街道雖小，却甚清潔。鮮鹹魚店，尤弄得乾淨無比，無寧波上海之污穢。過人力車夫休息室，小屋一間，三五人共坐，或看報，或談話，或吸煙，見予等至，起而接客，辭以稍緩。裁縫學校所在能見，足見職業教育之發達。至諏訪神社，石級甚多，首進爲兩木柱架兩橫梁，若中國墳墓之牌坊然，此日本神廟之特識也。步步上升，最高層長崎全市在目，神殿在焉，然殿中略有白紙外，闕無一物，可謂深合『神』字之本意乎。其拜神思想，本傳諸我國。唯其拜時，去帽擊掌，若招呼然，然後瞑目默念，迷信中似頗合理。社辦事處，有青年男女二人，坐而學書，以銅元一分，置入一箱，卽有英文紙條出，可問休咎，是爲中國籤詩之變相。殿旁有砲台陳列，爲日本戰利品，余深戒慮，以爲萬一取諸中國者，將何以爲情。追視之，乃皆標明得之日俄戰役者：心爲之始聳。嗚呼，髮清（謂清人蓄髮也此爲杜撰新名詞）雖亡，夫豈忘甲午之痛哉。公園卽在諏訪社之右，係就山頂層層開掘，佈置尙可，動物有麇鹿等，頗上有一亭，西視則成直線之長崎港，一覽無餘。

據說園中有圖書館，商品陳列所，皆之未見。有臨時食堂多處，侍值者皆妙齡女子，鞠躬再三，嫣然相迎，惜時際匆促未能下顧，有負盛情耳。下山出公園，已雨點滴瀝，經一大溪，水聲淨淨，石塊累累，徘徊橋上，顧而樂之。稍上有一利用溪流水磨發動機。因連想及自今全球各國，油煤有缺乏之虞，皆竭力設法，改用水力，便事省費，無以復加。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我中國利用三峽長江之水力，則全國電化火車電車電燈。與大工廠，皆可仰賴之。其利豈不溥哉。未幾吳葛二君下船，同至碼頭一行。梁好吸煙，雪茄不離手，到碼頭房，予又戒之，免受日人無謂干豫。不謂言未畢，即瞥見一着黃色制服之日人，坐碼頭與棧房之進出口處，而吸紙煙焉。不過俯其首曲其躬，不敢官而堂之耳。然則日本之禁煙，不幾等於美國之禁酒乎。消耗品之中人深矣哉。長崎電車論價不論站，市內來往，長短途概六分，若原車回來，更可以不再出資，此之謂便利交通起見也。

▲長崎三 人力車夫與酒家妹

出日本郵船會社碼頭房，擬回四海樓休息，梁君堅欲乘東洋車，且曰『我在上海看見中國車夫常被東洋人拳打脚跌，受苦非常。所以我到日本，必要坐過東洋人拉的車子，價無論如何大不計也。』梁長於英文，父英籍，而貌酷類西人，蓋不啻寄寓外國之華僑也。性爽直，故言出無隱。余笑謂之曰，『在上海打中國車夫的日本，決不會在日本拉車，而在長崎拉車之日本人，也決不能在上海坐車，何來打人？東洋車夫也是苦腦子，可憐虫呀！』不過且坐坐罷，遂相率驅之四海樓。嗚呼，昔王介甫不坐人抬轎，今吳稚暉不乘人拉車，固大有人道主義存焉。今予有是心，而不能免俗，而兼且有非轎車不可之勢。（此分二層講，坐者固要轎車，而抬者拉者，亦斷不允輕廢，致絕其生計）是固知人類欲免除肉體上之痛苦，非力謀機器完全發達與經濟不致懸殊不可也（注意，我所謂經濟不致懸殊，並不是說貧的去分富的錢，弄到一輩子窮，乃要大家有相當之富耳。）

由乘車處至寓所，路不足半里，車資九角，以日本勞資大、而路亦不計若何近

也。但車夫且顯做長途生意，每點一「五角，翼多收入，梁君欣然，於是做「人上人」，遨遊客矣。車行殊緩，若在上海拉「洋大人」者，必吃外國火腿，在我們一則關心人道，決不強人所難，（講句實話，我二十以前，或遇車夫緩行，何嘗不加呵斥，不過嗣後往往反囑緩走，免傷身體，此則要請凡與我同時代犯同樣錯誤者，急行改正焉，）二則我們本來遊覽，太快反使腦海毫無影響，故「秀才路」，正合雙方脾胃。穿過狹小街道不少，不過總是一些見不到污物的。有一劇場為女子所演，夜間開場，然坐在車上，無論如何無賞光機會。車夫且走且談，有問必答，操英語甚流利，娓娓不倦。長崎遊覽之處，已多到過，車夫所欲前去者，輒以已領略止之。於是車夫更喃喃道長崎埠日妓如何如何，凡人館夜渡之情形，詳述靡遺，再三勸駕。適天大雨，山水滿街，急避人一酒肆，因開啤酒略飲。（有酒無肴）車夫亦要求一瓶，其樂更甚，所談益有趣，而酒肆中之女會計芳子，中學生也。佳人絕代，容貌佚麗。操英語，作華書，春風滿面，招待殷勤。有兄妹亦在上海虹口食堂執事云。

梁君本不能酒，而好粲秀色，一杯微醺，手段大啓，而車夫又推波助瀾，鼓掌相和，其狀有難形容。設爲輕薄者所見，必曰，一塊洋錢，二瓶酒，（啤酒二瓶，車夫說給價一元，）超過所謂「招條子」「打茶會」百倍也。此則不能不感日本女子之優待來賓矣。予因書「美酒適口」「四字贈之，繼車夫自書其姓名住址，字跡殊挺秀。問其何至拉車，則以其父破產對，今其年已四十光景矣，爲之慨嘆不置。（該車夫字跡，余本擬印出，以愧我國所謂中等上等人之不識文者。乃歸來徧尋不得，想遺失矣，惜哉。於此敵貴國一部分人，或竟更鄙棄文字，以爲有如此筆墨，不過做車夫，不知執袴子弟，不識學問爲何物，一旦，家庭遭變，做街頭餓鬼耳，拉車雖不得已，也要多識得點呀。）現在姑放人力車應廢問題不論，假使中國車夫，亦有若此程度，則外國火腿（西捕）本國熊掌（華捕）自然斷斷不敢奉敬矣。雨止，出酒家，折轉長崎郵局，回四海樓，已旁晚矣。

▲長崎四物產 四海樓

長崎物產，就所見以魚爲多，大都骨軟而肥，幾皆不能舉其名。據云鱈魚黃魚海子等，皆銷售中國，日人不食云。鼈甲所製工品不少，商店養有活玳瑁，供衆看閱。藉作廣告，水菓亦多，與上海無大差異，物價昂貴，通常紙傘一二元。中國所常用之陽傘，在此值價五六元。

四海樓爲福建人所開，(已忘其姓名)娶日婦，生二女。分旅館食堂兩部，以長女司食堂會計，次女執旅館帳席，謙和甯靜，殊爲難得。若易地以觀，使生在中國，則二女恐并此帳房亦不屑爲，而爲父母者亦不勉其所難矣。習俗固人，眼光羈身，爲害大矣哉。其長婿年三十餘，亦住館，操英語會談頗歡洽。見其夜深孜孜，作書究學，問其所習則礦學也。中國實業，相去遠甚，觀其國民心願研究之學科，可以知其原因矣。旅館茶役爲閩廣人，乃口音既不大通，字又不識，所知者唯日常細務，及日妓韓妓(長崎有高麗妓女，路過亦會見之)之如何而已，可嘆孰甚。宿費則華人優待，特別減折。食堂部雇用日女子五六人，個個識字，男女相映，成反比

例，豈不愧煞。其衣着化粧，概由店備，故閱去皆美麗姣好，生意殊盛，可通宵營業。日本青年，多來此飲酌談笑取樂焉。晚間雷雨大作，電燈熄滅數次，不知此是否不能避免之事。樓之東旁爲一谿，因天大雨，流急聲洪。清晨，予早起如廁，見有一日本苦女背負竹筐，身立水中，在此掬石，如上海江北人捨煤屑然。嗚呼，沒飯吃，沒得法耳。有稱草仙楊君，亦常住四海樓作書，（前似曾見報載日人甚歡迎楊君之書云）店主殊客氣。其二女於進出，尤必折腰爲禮，我華人東遊，如長崎上岸，以住四海樓最相宜。

▲長崎小濱道中

（自長崎至小濱火車行約三小時但須諫早愛野轉車二次）

長崎附近之火山溫泉，予本擬去一看，而又有不約而同之梁君同伴，機會洵屬難得。五日晨七時許往火車站問事處詢問路程，（向日人去問事，不論公私無不誠懇回答。真足感佩）知須在兩處轉火車，一在諫早，一在愛野，而至小濱，再乘汽車至溫泉場。一日間可以來回，購定來回票。（其實來回票，大可不必。因上東京者

可諫早轉車直往，卽仍回長崎，亦可在小濱輪渡至茂木，到長崎，不必走原路。）長崎車站雖不大，而旅客進退，却極有秩序。無論買票上車，皆先到先做，魚貫而前，毫無爭前恐後之事。此日本各站皆然，大約受歐洲感化者，何中國不能感化耶。

既開車一路行去，多在山間海邊。中段有稻田，男女合作，正在耘草。據云一年一熟。而婦女雖在水田間，頭戴白巾，身穿彩衣，仍不減其美觀。沿途各站，呼賣飯食牛奶，冰淇淋，茶，等物，販賣人皆受警察站員之監督，故甚清潔，且招紙上書有製造時刻。（但梁君甚好飲牛奶，曾有一瓶，確是變質者，覺察後立擲車外。）其飯食係若甯波糕盒式之柳片所盛，一飯一菜，（菜中包有數色唯甚少耳）另紙殼柳木筷一雙，食後概棄去，注重清潔也。即略食一二，日本人亦往往一擲不顧。若爲我甯波老婆婆所見。必大呼，罪過，罪過，天雷打殺矣。其實『一粥一飯，來處不易，』本不適用於安坐而食者。在車上因攜帶不便，廢棄殘餘，尙可相當原諒。（但亦有不可不知：我國人因信活人主義，於是多把殘餘，送給乞丐而發生瘡毒

，傳染疾病，藥臭菩薩，生意大盛矣）而在番菜館吃番菜之人，常有吃麵包而棄四周易化之部者。他們豈知有衛生，不過示其豪闊罷了。昔謂，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高等遊民不織不耕，已屬當然，而猶暴殄天物，不惜產力，上天果有靈，必爲勞而不得食者伸屈，向若輩大施威風。無奈冥頑無靈，學不成科何。（謂不合科學也）而徧徧我寧波婆婆們，「像煞有介事」去尊敬雷公雷婆，恐怕得罪，要打殺。就對於一粒飯落在地上，必要撮來吃。於是饞氣冷飯要吃，魚餛肉敗也要吃，弄得甯波人好像慣吃祭餘，以驕妻妾者，」而把清潔。置之雲漢，（其實可說中國多數如此）豈不可恨。（話到此地，必有阿拉寧波橋頭三叔公，山裏大阿哥，要和我開談判了。「照你看來，阿拉寧波人如此不講衛生，不特要被日本火車上人，看爲劣等民族不與同車，而甯波人富已寥寥無幾。乃按之實際，不特甯波人足跡徧天下，有「無寧弗成鎮」之諺，而城鄉人口密度，反居國中一二等地位。」果不衛生，而反能使人口蕃息，以此爲證，真予欲無言。然鄙意還是索索性性

丟掉一切不顧。一寧波人口之發達，乃在吃餛飩，敗肉，餛飩，叫蒸氣菩薩下藥；（寧波人隔宿食物必蒸）於是雷公雷婆，暗中加壽了爲是。一笑。）閒話談了許多，且入正文，至諫早換車，至愛野村，省鐵道至此止。轉私營鐵道，車軌較狹，一車僅可坐十六人之普。忽行海灘，忽上山腰，工程堅險，頗有顛簸，山洞甚多，風景殊勝。車中遇日本青年團外生道園等三人。相見即投名刺，彼等僅帶，毛毯水壺各一，係赴雲仙岳一帶諸山考測，預定數天內步徧各山，耐勞務實爲何如耶。至木場、彼等下車，鞠躬告別，此處亦有汽車道上，至小濱，再轉汽車，上山。（車止處，實際尙在小濱之西二三里地方，故予等到站時，靜坐不下車，蓋閱地圖知未達也。經車站職員再三關說。始會意，鬧一笑話。）

Uzen ▲雲仙 火山 溫泉

（自小濱約四十分汽車到）

由火車終驛，乘短路汽車至小濱，（時早步行亦可）每客四角，但亦有每乘索兩元者。而自小濱至溫泉地點，每客兩元。汽車公司經理對予等頗優待，謂已有專車

時候，同乘至小浜，即換車上山，打躬相送，謙恭異常。同車有一日婦，能國語，前在漢口，大約因收回租界而回日者。隨子女四，沿途談談，殊不寂寞。汽車盤旋而上，中途遇歐美女子，持木撐，步行而下。世界福地，恐已爲若輩占去大半矣。由山下至山上計程六哩半，四十分而達溫泉公園，路皆新開，但聞琉璃氣味。旅館正在建築者不少，蓋利用琉璃質療疾，故日人經之營之，一變荒涼山間，爲世界富豪優游之所也。予等此行，以白烟（卽溫泉之蒸氣）爲目標。初見一小池，泥水上激，如釜中打糊，圍以小欄杆，書有危險字樣。稍上一火沸泉場在焉。（溫泉至沸，故易溫泉而曰沸泉）烟雲彌天，聲響如鼓，近而視之，身入霧中，咫尺莫辨矣。而間有草木滋生於上，或亦有適其性者歟。（但泉水有幾處冷而不熱，泥土當然不至全然火化）同時有日女三四，亦來探視，看其高脚木屐，崎嶇巖上，往來自如，中國閩秀見之，當咋舌矣。沸泉場西，（此處所說西與下面所說西北二方向，殊不能確定，以當遊時，未曾計及，而事後查二種圖、適居相反地位）有徑可通長崎縣立造

林署，惜以時際關係，不得一往。沿途凡稀有之樹，均標以英文名稱，概禁濫砍，故蒼蔚整齊，從知其造林官署爲不虛設也。我國衙門之多，天下聞名，近來似是而非尤甚，實際有造國家社會者有幾乎，何與日本相去之遠耶。西北有戲球場，淺草平舖，面積廣大，野馬六七，點綴其間，棲身於此無復俗慮矣。塲之路隅，有西式簡單平屋一座，有西人三，正預備擊球，日童三五，爲之携負器具，一球打去，迅疾逾飛，白種人好運動，蓋成第二天性矣。其好勞惡逸，（此指有飯吃的上等人講，乃比較而言）真足畏哉。（講起勞逸兩字，雖屬對待名辭。在善用之者，實不作若何苦樂。唯世間若我中國人等，勞者全天不息以工作，逸者終日束手無所事，此乃真苦。蓋過勞者，肉體機器，固因太用而受損，而不勞者，亦何嘗因不用而發銹哉）。

球場旁似正在籌備另設公園，中植蒼松，針葉短而疏，如海松放大然，可爲日本島出海較遲之一證。插有木標，紙類勿擲地上，故能保持清潔。過普賢嶽入口處，設有警備所者一座，兵五六人在焉。續至一更大爆裂塲，面積平廣，地上多裝有

鐵管，其尙完善者，則所發之沸泉皆綠色，可想見前必曾建有房屋，爆裂時，不知損失幾許人命財產。有人以布類置於發氣處，未幾即焦黑矣。游者以歐美人爲多。嗚呼，卽此可以見其勢力之旺矣。此勢力可分三種，一，國際勢力，二，經濟勢力，三，學識勢力。敵貴國遽然有我戴某，去撐場面，後來蔣介石君等亦會去生不少的色，也足自豪了。一笑）如此大好地心熱力發洩之處，鄙見大可利用；蓋用科學開發天然，已爲今日世界人類共同之思想，（我國人請自問配得上這頂科學大帽子嗎？能與世界人類思想之林嗎）但掘尋常地殼，事較爲難，故未成功。若能地心熱力發洩處，而貫通之，則工易收效必可大著，日本與世界火山地帶居民及科學家，其急注意試驗之哉。近爆裂場，有一佛寺，規模雖不大，建造似已久遠。住有一僧，向購照片，不願多受一毫錢。寺稍後有小山，日人於亂石堆中，（此亂石亦係受地震碎裂者）拾起石塊，立爲偶像，至數十之多。事雖無謂，然震驚則呼天，人之常情也，此爲災後日人之心理表現。寺右有新落成之旅館，門前坐一肥胖歐婦

，手執一書，梁君上前，鞠躬詢問，毫不回答。其用心專未之覺耶，抑傲慢以示歐美人之貴不可驚耶。余囑梁君一直進去，不必尊而重之。櫃上置循環簿，住客多用英文名，閱焉不見其他一人。油漆兼疏黃氣味，衝人欲嘔，坐頃遂出。郵局房屋雖小，却甚落位。其近段有若教堂之建築物一座，能容多人，方開夏令講演會。予等擬入參觀，適值散會而出之大隊人員。其中女子尤多，向予等點首而笑，若歡迎然，予等亦報之以歡笑，各表示無限快樂。此時青天在上，四無掛礙，人類種種有形無形拘束，統統去除盡淨。我們所希望之大同時代，固亦不過如是而已。有號新湯，外觀簡單，洛資便宜，泉水上接，不啻醍醐灌頂，沖洗非常相宜。門前一小方形泉源，熱度達沸點，飲之澀不可當，吐之起行。因衣箱尚在長崎，致無暇在此宿泊，心殊悵然。

Ohama

▲小濱

(可乘火車外，由長崎汽車五哩至茂木再轉輪渡六里海面至)

由小濱乘輪渡至茂木，再由汽車到長崎，兜一大圈子，豈不妙哉。所以我們來

回票雖買好，情願棄票，不走原路。乃爲游興所羈，卒逾下午四時，輪開時期，方由雲仙到小濱，只得依舊汽車至火車站矣。站長年五十許溫和異常，暢談良久。以距火車開尚早，於是與梁君走往小濱一游。中途遇一村，忽有二女子在水菓店前，歡迎來賓笑而招呼，因亦招之而前，立馬路旁樹蔭下談談。詢其姓名，彼援筆直書，「長崎縣南高來郡小濱町千鳥」字樣。皆曾受教育六年，真率真哉。吾人固不必深問其究執何業，而有妄加菲薄也。過一海灘，細沙斜鋪，天然海水浴場也，有白種女子二人，憩於灘上，旁有男女浴焉。女之手臂，爲「浮蛇」所螫，此物狀如海蜃，嫩如豆腐，以手捻之即碎，曾見山東烟台港中極多。彼等不知爲何物，且因癢恐有大毒，前而求教焉。告以無大礙，可略行消毒，稱謝後，又入海矣。西人之遊興，真不淺哉。要亦衣食足，而後方得如此耳。（不過在敵貴國之老爺太太們，改爲打牌了。）小浜沿海築塘，但有數處堆積污物，且皆近旅館處，未免減色。塘之灣頭，泊有魚船，專捕小魚，上有放置之屋，盛以竹器，想日中則曬也。入其室視之腥

甚，乃海蠟也，乃年輸入多數於我國者也。夫妻住船，可稱水上家庭，男出全身，女赤半身，雖習慣使然，究嫌半開化氣象。（十年前曾見一日本人僅以白布裹陽物，徜徉於上海虹口碼頭上，而此行則見漁夫一人而已）但此婦膚色潔白，較之敵大國之漁妻，黑如炭漆，不可以道里計矣。徐福子孫，真別有風緻。無怪喇嘛到東，如入迷魂陣也。有一相者，在塘上以手指所繪人面圖（此圖面方圓，由中國繪去無疑）大談其相，聽者傾耳無嘩，此術當然傳諸我國，殊有感焉。夫日本，安南，高麗，昔日文化，非皆得諸我乎。孰知祖國文化，秦漢而後，早爲陰陽家一（即今日之迷信家）攪亂無餘，以致今日如此頹敗。使日本亦如安南高麗，率由舊章，而不採取歐美物質所長，則日本早亦爲韓越，謂東亞無黃種之立足場可也。國人乎，毋謂日本已富強，尙採取我精神文明，（相術必有人，仍稱爲精神文明之一者）要知此乃除毒未盡。不然，誠有若相者言，事已前定，（其所繪人面上有痣，大約即主吉凶）大家安坐享福，亦大家可馬上尋死。不特物質文明用不着，即精神文明亦安所

用之哉。痴夢少做罷，立國不易呀。（但我確信，世界人類，如可免戰爭，除種種苦痛，則一切迷信，都可不掃而空）。小濱居雲仙獄之脚，街層式，長而不厚。海灘人工所墊地不多，有溫泉多處，街中裝置竹管鉛管，如人造水然，白氣冲天、熱度殊甚，就地居民，想全無肺癆癩疥之疾矣。（硫黃氣質效力，究如何，恨當時未一間就地居民也）小學在中段，予見時一教師領學生，皆作童子軍裝，排列中庭，即將出發，不知往何處，形式殊嚴整。街中曾見有用手搖機關絞魚肉如竹管形者，下面置火，焙之使乾，市上車站上所售者、想由此出去。是則小浜實一魚區也。我國魚類，皆全尾出售，不能久置，即有魚圓、亦易敗壞，參用此法，則未始不宜也。迫重回車站，時間仍早，當就車站旁之特營吃食店談話。主其事者，爲一四十許之婦人，能以日用英語，翻爲日語，積經驗所致，亦好學之效也。（另有英日文對照表由該氏所錄）余與梁君吃雞蛋多只。其店中有一幫女，年可十六七，適有車站職員來，余謂何爲不相配？該婦及男女皆大笑，謂她們是兄妹。然則「親眷省二份，」日本

亦不通行乎。但是他們皇室，必要同姓爲偶。則又何如。火車開行天已全黑，客少，一車僅我輩兩人，車掌因來坐談，非常客氣，沿鐵路所見之鄉村，似皆有電燈。（注意，小濱開行之私營鐵道火車則並無電燈，我決不代爲日人討好，）過諫早，有齋藤清次郎君，來會談，操京話，遞名片，甚有客情，詢之。知曾在滿洲漢口，開設商店。到長崎電車路，亦多承指導，并送上車。日人在國內國外，態度判若兩路，彼固耐人尋味，我更不可不自思也。

▲長崎小倉道中

（自長崎車行八小時至小倉）

長崎無故多宿一天，不無惘惘，梁君欲先往別府一遊，余欣然從之。蓋別府爲敵國大軍闕政客之桃源，固久欲一往觀光者也。六日晨即往長崎車站，購就至東京長途車票。并以小箱隨身，究嫌不便，遂先交荷物所（即行李房）直寄神戶，初索寄費一圓，梁君與之交涉，獲優待特免。（旅行人最忌多帶行李，假我二人并此小箱而無之，則必在雲仙享受清氣，并直上小倉別府矣。）車行，初則多見稻田，繼

則雖在山谷間，工業皆非常興盛，凡上海所見日貨之商標，多能於製造廠之烟鹵見之，如有田等處其尤著者也。在去長崎不遠之一站，似書有乃木大將故鄉字樣。（如果不誤，則此人之數子，皆死於日俄之役者。嘗曰「我死人子多矣，死己子應爾」可謂真真鐵血家。）日皇特賜崇典，以明治既死，乃木即與其妻以刀刺胸同死送葬云。嗚呼，是乃古代遺產，東方可憐虫之一也。沿途凡較大之站，電車汽車都通。而發電報，又隨站都可，日本一切設施，總可謂進步的。車中遇東京帝大學生，問其別府情形，全然不知。由不好的方面說，該大學生程度尙淺，從好的方面言，別府雖大名鼎鼎，爲中國軍閥政客之逋藪，世界富翁之別墅，而在日本人心目中，或者非工業之地，不足注意也。筆談有頃，該大學生下車，書「祝貴君康健而別」。大學生既去，又來了兩個女子，（姓名已忘）向梁君與予駢肩而坐。她們歌唱唱，開心無比，書看看，其樂難言。（所看者爲婦女雜誌，其題爲一春字可見日本雜誌編輯人之投時好矣。）愛潔特甚，火車上一時間，要洗臉化粧好幾次，二眉飄來，剛

與雜誌上題目對照。而她們有時興致動起來，還要把高木屐，碰碰皮鞋跟，好像張子望暗地躡足。回想國內受舊教洗禮之女子，（注意今日受新教洗禮之電影明星，學生，成績如何乎）一副冰冷面孔，令人退避三舍者，未免令人起何炎何涼之感。總計自她倆下車，筆談不輟，笑聲時起，真文字交中之別開生面者也。吳稚暉先生曾說過，將來新世界男女間。最後一着，必如談話式，隨隨便便。姑無論吳老先生之言，是能說難做。但余以爲如果這種事情實現，其女子人選，日本似已及格矣。閱者有意乎，到那裏去試驗試驗罷，呵呵。車進八幡，突見鐵工廠，烟冲蜂立，長有數里，規模極大，眼簾旣觸，心頓震驚。夫我國不有最著名之大冶鐵礦乎，乃不學無術，鉄砂雖富良，自己不能煉，必待假手外人，而乃復基於條約借款，主權完全非我手。以致富致強之原料，源源進貢，變爲弱我窮我之利器，天下可痛事，有過於是乎。外人爲誰，控制大冶礦者爲誰，即此觸目驚心之日本八幡鉄工廠也。急起迫迫，非國民之責乎，抵下倉已下午五時半。

Okura ▲小倉

(車行三點餘至別府)

往別府必須在小倉轉車，下車即見隔鐵道有偉大電工場，紅光四射，如日光出之火團者三，在不知電為何物之中國人看來，大可加「大可觀也」之辭矣。車站辦事者，多女職員，中英文都費周折，詢問一切，殊感不便。幸有一長大之日本男子，願為代問，於是方確定乘晚間八時三十分車往別府。(我們要注意，日本火車，是一分不誤的，不過如我們初到其地者，雖帶有火車時刻表，深恐或改變，總以問明白為是) 得有二小時機會，在小倉遊覽。初則街道頗狹，稍進屋宇尤陳舊。唯家家門前插竹，枝葉間黏紅綠之紙，臨風飄搖，到也美觀，日本人真好裝璜哉。(日人門前插竹掛紙，或為固定習俗，亦未可知) 過一女浴室，大開其門，全身現畢，倘被褻波老婆婆看見，必曰罪過罪過，褻瀆天神矣。(不知曾在何處見過，說日本夫妻開窗洗浴，習為常事，不過路過者休得窺探，免鬧意見) 云。只許暗裏偷香之中國人見之，必又大驚小怪矣。一笑) 予等享此過略順風，眼福誠不淺也。但嬉笑而

過，浴湯侍者，似有所覺，相將下簾，實則竹簾甚疏，室內光線又強，電影中裸體跳舞，無此清晰。「簾外桃花」添了布景，更足動人矣。（此浴室曾經二次，故得言之如此。不然予既非來日研究生理，何得故意窺探、屠門大嚼。）電車路頗濶，去車站較遠，大約車站區屋多街狹，電車不能通過也。因思我寧波及全中國各地，不把全城拆去，要與電車，當然萬難。有軍器店，專製刀劍甲冑之屬，日人以武士道自雄，購者當不少也。（落筆時，見報載俄代表在日內瓦提議廢棄海陸軍航空武裝全部，真是拜天求地，大大鑿成，所惜俄人骨子裏、或僅在制鞭長莫及之英人耳。）途不見警士站崗，惟三叉路口，間有派出所，小亭一間，警員中坐，見有生客，輒注其目，盡職固屬其責，因此却可見小倉雖爲轉別府要站，而下車遊覽者，或不多也。曾試乘電車，賣票人問往何站，可見不如長崎市內等價，予等不能答，付幾分，恐悞時，坐頃即下車。車掌甚客氣，誤以爲予等回火車站，恐錯方向，徑下車指導，雖停車攔時不願也。經再三告明，彼始回車。照此，不要說上海外國皇帝陛下之

電車，不敢奢望優待。即如號稱華商自辦之內地電車相較，恐亦差不多。嗚呼，究竟人性有別歟，辦法不同乎，敢問問我國人士。繼將回站，過一小街，道路正在修理，有宋式八角屋一間，殊低，或爲日人矮小之故，進出便利計歟。其對面爲一醫院，有二女子立於門前，見予等忽入內，及過、復立如故，觀其忸怩之色，大似中國閨秀態度，日本不可多得者也。（日本內地受中國舊道德者想不乏人，不過決其多數必日向新耳。）載欣載行，不覺燈光四起，在日間所視爲極平常之街市，至此頓時燦爛奪目，美麗異常矣，電燈之爲用大矣哉。（不過我們要知道，若上海先施永安，每夜必要消費百千盞電燈。全世界各大城市大的商號更不知要耗費多少。而在冷落街上去走，就差不多看不見路。至於鄉村更是黑暗世界，求幾盞油燈，且不可得。此種應用而不用，不應有而用之市鄉特形狀態，將來全世界都非改造一下不可。）但是小倉夜路，究屬不易走，一轉間，忽至大江鉄橋下，誤道矣。（梁君力說此路錯了）而往時則全不知有江有橋，以日人所建橋係平面馬路式，且電車迅速而過

，毫不覺察也。所幸車站對面之大火團，作了標準，於是穿幾條小弄達目的地。而小弄中之婦女，多承以手指示，亦互助之一端也。較之，『男女異途』的老話，不勝過萬萬乎。

Pepu ▲別府一

(由長崎轉小倉
十一點餘到)

車上趣事。黑衣華人。
旅館投宿。男女共浴。

八月六日夜十一點另，由小倉到別府，當車過中津，發生趣事一則。述之，足以見日本男女興致之勃勃矣。梁君對座，爲一雙二十外之日男女，人都平平。(情人眼裏出西施，本無所謂平與不平，此處不過姑說而已)二人實在要好，常常把腳兒綆得如繩子。不足，她還要把纖纖的去索摸海綿質。(此事我沒有親眼看見，乃梁君所述者)日本女子可謂好弄已極。(寧波人弄字處處用得着，如對新娘子有弄弄會生之類，煞是可笑)蘇俄「免恥會」何足道哉。梁君恐磨她們的好事，只好退位讓座，靜叫他們開心開心，暢所欲言。直到別府，我們下車，她二人深深的點首行禮，繼之以笑，若感謝成其美事者，不可謂趣極乎。

進別府站，忽見一黑色烤綢長衫之華人。余以爲同屬國人，遂率直問其往何處，該黑衣人凝視未答，疾行而去。繼見其車站外，早有汽車等候，不知來看他人，抑人來接他。據梁君言，該黑衣人，聞予問後，甚現驚駭之顏。是其來別府，必與國內事案有關，可以不言而喻。嗚呼，別府，其安樂之園耶，抑罪惡之藪乎，中華人，何多與結不解緣也。既出站，急尋宿處，適車站前有一旅館，（又忘其名）一老婦跪而鞠躬相迎，即入之。去鞋換皮拖，由侍女引導而上，清潔殊甚。房間臨馬路，對車站，正合吾意。宿費（日人稱宿泊料飯食稱食事）每客兩圓，飲食在內四圓，都不費。須臾茶來，壺小而雅，清香適口，侍女跪前，以備諮詢。問答用勉強日語英語，或中文筆談，尙能會意。最後且有一男子上來接談，俯伏而前，恭敬尤甚。梁君好奇，意欲招妓，女侍答稱欲往可陪去，招來則不可云，大約警廳所不許也。中國各旅館，本亦不准宿妓，以有擾旅客清夢，意至善也。唯有如化外之租界，實際適相反耳，時已夜深，侍亦早置二襲浴衣於側，因急入浴。由引導而去，

經一長廊，脚下殊滑，因漆地板揩得真光也。池在下層，湯爲天在溫泉，時浴者二人并梁君與予而四矣。忽梁君報腹痛出堂，大有羞如處女之態。少頃，一美人赤身來，右手執巾，左手捫陰；意態自得、展步亭亭；同湯而浴，非特日本人全不介意，即少小受中華古國禮教浸洗之戴東原，亦毫不覺得別情。可見習慣固能成自然，少見亦未必多怪也。（不過我要特別聲明，我之贊成男女同浴，乃在出之自然。若夫以人身爲「模特兒」，陳列課堂上研究「曲線」以爲美，則決不敢雷同，以勉強違反自然本性也。或者以爲視五十步笑百步乎）繼而美人與予，不約同出池，開水（開龍頭自來水也）洗個臉；一絲都不掛，雙方看是你；各殊形而已，何用稱希奇；美人一嫣然，我亦很嘻嘻。此時論論人生時代，在無懷氏葛天氏之上，穿柴葉衣裳之前矣。豈不妙哉，豈不快哉。我到要發一異議，目今世界文明國，（中國研究曲線美很盛，大約已有文明國資格了。）有美術學校，多出錢雇用「模特兒」。可是課室裏接班擺起，呆板不生動。無已、最好把各國的美術學校，都遷到日本去。如果怕利

權外溢、儘可各在本國，提倡共浴，作爲課室，以資深造也。因此又想起法蘭西人，實在愚拙。當大革命時，巴黎人民，如醉如狂，強脫女子衣袴，高置臺上，崇拜如天神，果何爲者。真是「席面」沒有見過，（席面是甯波土話）奉告法國人，日本多逛逛，（揚州話，不時來逛逛）免得再發狂。（法人在日者其少）鄙人已飽嘗眼福，特地在此介紹，所怕眼睛要紅耳，呵呵。（寧波人有見女性，要眼睛紅的話。我又要特別聲明，我往別府後，雙目清光皎潔，不會紅過。而看看日本人，紅眼睛的，更一無所見、是則多見這個，反爲無上眼藥矣，一笑。）

嗚呼，佛家『色即是空空是色』除一部分真能刻苦抑制外，當然難能拂性。而孟子『食色性也』，到是真合人情。縱觀全世界曆史，因秘密兩性，（女性尤甚）不知已起多少戰爭，已流多少血矣。因勢利導，尙可緩哉。故日本浴湯公開，合宜固不待言，而蘇俄免恥遊行，乃亦反動宣傳之不可少者。閱者細察已往、懲戒將來，而勿誤視鄙文，則大幸矣。就寢時已二點餘，來往火車，澈夜不絕。

▲別府二 周遊地獄

所謂地獄，乃日本人稱火山發洩處者，名殊切當。別府火山，尤屬奇特。如長崎雲仙火山，爲平地沸泉，而別府泥漿成穴，激水高噴。勝跡甚多（我們說聲勝跡，不知日本已死了多少人矣，在一視同仁，世界主義者之眼光下，烏有不致憐惜者），如八幡地獄，海地獄，血池，坊主，鐵輪，鶴見，血池，鬼石等。所好不勞來客尋索，有專走汽車引導。七日晨六時起身，預備往游，盥洗沐浴餐畢，得昨夜匍匐而談之男子前導。（當初以爲此人乃旅館之男役，因其書法之佳，曾深感動日本教育之普及，以爲可與長崎車夫先生比美。實則此君乃無線電商店技師兼經理也）至汽車行、購票上車，每人兩圓。車開轉折小街，復至二旅館，蓋有客由電話特約也。於是同車往遊者，又加一男二女。過海灘，是爲別府灣，泊有大坂商船公司輪一艘，看不見有碼頭。嗚呼，此乃中國大軍閥，大政客，高踏後，滿載東渡，專輪上岸之地也。灣水泱泱，美姬洋洋，樂何如之，然而中國人民苦矣。汽車直駛上山，

已雨滴零星。先至八幡地獄，進門須買票，所遊十餘處，除二地無料外，皆出一二角不等。招待概係女子。前八幡地獄，有所謂鬼骨一座，露牙出角，狀貌猙獰，全身皆骨，不類膺鼎。（似屬人骨）鬼旁有沸泉井，四周黃泥，滾成漿，井頗深，出氣岸岸，管理人用鉛製長管吸上井泉以享客，喃喃講爆裂時日歷史，各飲一杯，味尚可口。較之雲仙新湯，澀而不堪者，相去遠矣。購畫兩集，並蓋紀念章。（所謂間歇泉者，或即爲所飲之物，但據載每五分鐘一噴者，殊未之見，或爲另一地未注意歟）。八幡地獄東南，有古戰場。嗚呼，人類慘殺，古今同慨，當權利衝突之時，固無問國內國外也。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淡於權利也。繼至甘屋地獄，（以下所說到達各地獄次序，殊不可靠，而內容或亦不無稍有異同。以天雨時促，未能多留意，所幸尚保存其地圖照片說明書等，不至全無頭緒。）青色泥池，如大釜煮糊，不見泉水，蓋已爲混合物矣。有天然蒸氣筒一，招待人備有雞蛋，置氣筒上，須臾而熟，予匆匆食一枚，略帶鹹味，蓋已入硫磺矣。鶴見地獄，地漿沸滾，氣水四溢，不可

嚮邇。中有石製之鬼形，酷類八幡之骨製，大約皆震災後，日人立之示畏者，可笑亦可憐也。坊主地獄，發洩處最多，東一洞，西一潭，泥塗各異，甚至一池之中，紅白相間，青黃兩分，爲研究地質學者之好資料。一氣筒殊熱，旁置盤香，如以香已點一頭近筒口，卽發火光，試以自來火柴，則無之，復試以雪茄烟，則亦能火發焰焰。感應固有如是不同乎，亦研究理科者之資料也。而是火直發自地心，科學家工程家，誠能設計，化無用爲有用，大有造於人類可知也。豈特一地人民受惠而已哉。有「坊主饅頭」，亦地氣所熟，頗可口，一食四枚。鉄輪地獄，氣泉齊來，噴激最甚，入門近池，幾咫尺莫辨。池中裝有鉄製「菩薩」，像頗高，想爲壓地震也。事屬無謂，然亦人類生死關頭後，恐怖心理之表現也。有吸氣筒，有風呂牀（風呂爲土耳其式乃人臥牀上以氣蒸云）皆利用硫磺氣或口吸，或身熏，以醫病却疾。此種設備，他地獄所無，亦不另取費。地獄之最大者，當推海地獄，顧名思義，可以知之。內有照相館，天雨未拍。設販賣場，各色毛巾多

種，有印字，乃用礦泥所染者，價廉物美，購者紛紛，女職員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然頭腦清晰，手脚靈敏，無顧此失彼之虞。礦泥紅黃青都有，欲染甚便，遊客可隨意取其設備之筆泥，書於織物上，以試驗。予亦自書姓名於手帕，即由女子在氣筒上一烘，可不致退色。（但不日漸漸退去，至今留一綠色圍而已，大約因蒸得欠老，落水又早之故）血池地獄，泥色如血，礦泥滾動，如巨鍋煎大紅煤油。予喜謂同伴曰，假使此時地殼變動，我們且爲化石矣，相視大笑。孰知執筆前數日，竟見報載九月四日東京電：『二日夜間，日本大分縣，別府溫泉血池地獄，熱湯噴上三百尺之高，附近村店被壓潰，女僕一名受重傷奄奄一息』云云，使此事出於我們遊時，我做信口，有皇帝資格，（中國人誤解信口，說皇帝出言，百事辦得到，愚得可笑），烏得執筆爲文，有所謂『日遊紫思錄』哉。恍忽如夢，可浮大白。事後急尋遊血池地獄證物，片紙只字，杳不可得。幸而毛巾一條，書有『血池地獄礦泥印染』即取示同人，保作紀念矣。其他十萬地獄等，大都去過，惜腦海無影蹤。歸

途，車行海灘頗久，蓋汽車線西往東回，適兜一大圈子也，別府灣清景，幾領略無餘矣。計近遊三小時，

▲別府三 酒食店中之豪飲

既回旅館，即預備動身，案上有英文火車開行時刻一小紙，雖吾人於此已所詳知，但究不能不稱道日本人辦事之周到。回視本國，客既少有道，旅館執業，又多無學識，可愧可愧。另物既束，即去洗浴，至則已先有一婦人在，更自司空見慣矣。而出湯後，該婦，以紅巾圍下身，不似昨晚之一絲不掛者，有故意尋興之趣也。（當夜浴時，美女輒目注予。當在國中，數聞人言，中國人到日本初浴，往往鬪笑話云，急色兒或所不免，然則非胸有成竹者，難免不當場出彩也。一笑）浴畢，即與梁君出旅館，方至門，梁君觀表，去火車開行，尚有一時餘，遂將提篋暫寄門房老年婦人處，另找酒店飽腹。適旅館旁，有一洋食店，進而下顧，於是豪興開幕矣。該店廚司善英語，手段高妙，轉瞬佳餚雜陳，非常合胃。加以美人侍立，款客情

般。一杯在口，梁君已眉飛色舞。二瓶既傾，（指碑酒也）予亦不覺興致益豪矣。適時在午前，他客一無。內外少應接不暇，顧此失彼之虞，全堂有風景美麗，靜雅宜人。而明眉皓齒，全璧無瑕，年方二九，雅通文墨之石原女士，又得有相遇之機會。一若自然界造此以歡迎敵大國二貴客者。於是酒愈豪，形愈忘，把臂彼美，入席歡談，忸怩嬌笑，愈見天爛。此時心理，但覺同爲人願，同屬可愛，固無絲毫異域階級思想笑。（呵呵、無怪留東學生，都入迷魂陣。老酒要吃，荊州勿取，將如之何？）得地行樂，及時取歡，將無復加於此歟。我們既醉且飽，相將出門，復承敬禮致送，更覺快慰無似。寄語國人，豪客要到東洋做（其實只費二元加幾毛跌破而已）別府別府，令人懷念不置者，固自有所在也。然而禍國殃民之政客軍閥烏足語之。

▲別府門司道中

（由別府車行四點餘到門司）

「火車辰光已經差不多」，因即再至旅館取小件。而面目清癯之老婦，又跪而鞠躬不止。予以跌破稱謝而外，折腰更甚，胸幾及地。我國人文上字所常用之百拜，轉

得於此見之，日本人真善行中國之古禮哉。入車站，候車室中，又見黑衣華人，未幾又去，究不知何如人也，怪哉。進月台，有日本夫妻兩人，忽見一相熟軍官，該婦向軍官行禮，狀貌之恭、無以復加。日本軍人，是無論何人，不能干涉的。（九月十月間，上海虹口捕房拘捕日兵，致引起大交涉。日本官員，即藉口，無論何人不得逮捕兵士之日本特別大法典）宜其見軍人如此尊敬。不過我要講幾句平心話。日本軍人，到絲毫無有頭出角的样子，待人民是很客氣的。若話警察，尤無傲態。（在此亦可表明一句，中國警察之於「上等人」，非特無傲態，抑且甘為走狗，不過對待車夫等「下等兩腳動物」，他們就大反面孔，自視無異「大王」了）下走在東京皇宮前逡逡守衛宮門的警官，還要對我額手行禮呢！話長後說。嗚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車開，所經多海岸邊，甚至敷軌於石灘上。漁舟三五，板皆本色，不加油漆。沿灘捉捕，全用人力，無異我國。唯不覺如我國漁夫目無光，身瘦黑之為可憐耳。（我國漁夫往往年老眼瞎，原因大約有二。其一，連日連夜，過受風霜，其二

，不知衛生，常以手指刷目。唉！碗中魚，實兼傷心淚也。余就力所能及，正想補救之法「上德不德、太上無名」無形大澤、本是最好。但目光注下層人員，小惠烏可偏廢哉，山洞常過，但皆不長。車中遇大阪商科大學生四人，談論頗洽。行橋相近，有空中索道，自高山而下，鐵索繫籃，一往一來，殊形便捷。據云，所運爲石料。崎嶇山鄉礦區，建築空中索道最爲適宜。余當願一趁，詢之商科生，有否可供客乘坐者，答稱大阪北面有之，頗爲欣然。（然至大阪後，友人皆說並無空中索道，徒增悵惘）。此四人雖習商科，而好談政治，尤輒談我國政治，問張作霖如何。嗚呼，可見日本人目光之所在矣，滿州有不岌岌乎。梁君則操外交家之口吻答之曰，我們此行，專來遊覽，雅不欲談本國政治云，可謂得體矣。行橋中津間，見有沿鐵路一段地田，荒蕪未闢，草萊豐盛。查日本地小田少，斷不容些有廢棄，今該地反較雲仙山林不如，豈政府責有未盡歟。（信口開河，好容易批評人家。可是日本地小田少，固然不容荒蕪，難道中國地大田多，就可廢棄不墾嗎。怪不得中國偏

地都是草茅，做成蚊虫世界。嗚呼，究竟政府不像行政賦，還是人民不像做人賦，我要先打自己嘴，先打自己手，再問問政府與人民。）過小倉，十九分鐘即達門司。時正四點半。由車站直下輪渡碼頭，門司街無機會涉足，但見其烟突高立，機廠巍然，知其爲生產地，而非消耗場而已。

▲輪渡海峽至馬關

Moji Shihomoseki

門司與馬關，隔一海峽相對。輪渡開行，依火車時刻，碼頭進口處，亦如車站，以時開放。書有「人道」「車道」兩標幟，殊爲醒目。查道路制度，在我國二千餘年前，周朝時，已規劃詳備。乃下代子孫不肖，竟全然忘却。直至歐人東來，始見「租界」中之「馬路」「水門汀路」。然而今執途人而問之，何者爲人道，何者爲車道，則多數且瞠目不知所答。幸虧東洋老弟，既能於民行大大改進，復能善用昔時良好名辭，使旁人知東方人尙有創作。（我並不是要強分東西界限，不過隨便拾用沿習名辭耳）而不目空一切，自視爲世界人類獨一無二之創造家也。（近來歐人亦稍知

研究華籍，我國真相，自能漸明。不過仍妄生在現在的華子華孫去善繼善創，非真可以古代成績，打倒「洋大人」也。輪渡艙口，適與碼頭平，船身穩固，設備如車，鳴笛開駛，無異陸行。立船首四望，除西面海口外，幾是三面皆山。（東面雖爲入日本內海之通路，但南北雙方，山尖突出，殊不見有出口）峽中停泊輪船不多，漁輪到有三艘，中國漁區，以江浙爲大，有福海富海兩漁輪撈場面。乃要分身護洋，失其本來技能，驅生產入分產，此漁業之所以不進步，此中國之所以窮也。（近月聞富海間亦採捕，以充漁會經費）馬關海峽，闊度既較我國京浦武漢間之大江面爲狹。水流速率，亦相去遠甚，設造浮橋，似不甚難。聞日人有掘海底隧道以通火車之說，果能實現，其便利將更爲何如。（有人要插嘴曰，你國裏事體多去管管，多去做做罷。日本人自己是很有本事，很能設法的。何勞擁護有四百萬方里之地，而僅有鐵路不滿二萬里之中國人去越俎代謀）亦東亞之光也。馬關一名下關，噫！乃我國之國恥紀念地也。甲午之役，失高麗，割台澎，賠兵費，即是李鴻章東渡馬關條

約之結果。日本所得已多，而當時日民，竟猶有槍擊李氏傷額之事，以表示不滿。日本國民於國事，固有如此激昂乎，慾壑固有如是難填乎。嗚呼，大同未現，爭殺難免。甲午之辱，因中國人素性健忘，且置而不論。而就其他國際言，繼馬關條約訂者，已不知凡幾。最著者，允推巴黎之凡爾賽。將來不知又將在何處演更慘更大的把戲。過馬關而自悲，蓋未嘗不爲全球人類痛也。下關形勢扼要，且爲直達東京鐵道之起點，面南向陽，背山作屏，屋作層式宜於居人。惜坡不廣，非如香港大加工程，不能容納多數耳。車站外，即通電車，公共汽車。本想乘車同遊，恐目觸心驚，徒增痛感，且時間亦不甚足，故車站一街外，其他全未領路。郵局亦在車站旁，寄發國內明信片數個，然迄未收到，日本郵務，有時亦難免作般洪喬歟。

▲馬關小羣車中

五點四十五分車由馬關開，車輛較長崎門司間者爲遜，而婦女們亦似老色。（甯波人稱不大講談爲老色）同車中有日人某君，能操華語，在海州丸輪船爲機師，

因得上海電信，往神戶轉輪赴申云。嗚呼，背井離鄉，遠適異域，（在安於古土之我國人，似以背離爲苦，而交通既使之歐美人，自斷無此種劣見）無非爲吃飯問題耳，欲求生存，固無間中日黃白黑櫻紅也。海州丸現由華人租用，故日友更顯其親密之色。審知予等在小羣下車，即自動爲繕一介紹書。凡人當在舟車之時，確有共憐之心，而無畛域之見。我先哲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時頗足表現。所望天下之人，將此固有之良心，發揮光大之，隨時隨地，勿使汨沒，則世界大問題解決矣。其家中僅一老母，問其結婚否，（此雖然是好意問，却全是以中國主見爲出發點，）則以養不起對。婚姻問題，已成爲世界大潮。方到日本的人，一見東洋女子，勤潔寧雅，誰不見賢思齊，觀美而悅。可是其他且慢說，單就物質講，在橫濱有一同鄉號裏傭婦之女，她在一家富翁做侍女，所用的陽傘，一定要買十幾元一頂。其她女子所用的束腰帶，多數要幾十元一條。那麼那海州丸上辦事之日友，所說的話，真是實在情形。照此說來，東洋老婆不易討，乃是蘊况。然則還是大多數尙是守

舊禮教，而她尤能以儉約著聞之鹹勒魚好嗎？（勒讀如雷，甯波士諺，稱其妻爲鹹勒魚云。但是以昔與西施同區，今更以商業名地，打扮得如花如玉之她們，甘否以勒魚不稱鮮，而目曰鹹自居，或竟引起交涉，我却不敢負責的。一笑，）否否，否否，他們正在那裏怨天怨地呢，蔣介石君同他的髮妻？毛福卿君離異，就可作一大好例子呢！唉！到底如何是好？所幸天不絕人，人自會想法，而異說遂以應時勢要求而起。像海州九那個日人，雖然沒有正式的『妻』，可是在各碼頭所交接的女性，必已大有可觀。爲叢毆爵，爲淵毆魚，照此情形下去，『廢棄家庭』之牛克思學說，（廢棄家庭，首創自推耶穌，馬克思共產宣言中，不過盡量發揮耳）終難免飛揚跋扈於大地也。繼該日友言，倘乘夜車往神戶東京等處，小心竊賊，當心物件云。我曾聽見過，日本是可以開門睡覺，道不拾遺的。而今火車上還要出毛病，可知沒有飯吃。終要挺而走險。孟老夫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爲能』的話，早已承認多數人應有恆產。（此反面解說，似前人未曾說過，要請閱者注意），而今有恆產者多乎

，無恆產者多乎。恐是後者居前，烏能強之待斃？且孟子所謂士人，勉勵勉勵，是無上了。若真個衣食住沒得起來，則『弄刀筆』『敲竹槓』，也是常變的法寶。那有異於火車上的抓手嗎。（在此要特別聲明一句，當今人自爲戰之時代，爲富確多不仁，然好在「石坂上種田」，蟹蟹腳式的無聊朋友，亦應在反對之列）。目今所謂列強，日本亦其中之一，政治似乎比較清明些。但觀其人民火車中之戒懼，則其根本上顯然有缺憾，謂執柄者可高枕而臥，未也，未也。由別府同來之商大生，居後節車，邀梁君談甚久，車到小羣，皆下車握手爲禮。以向梁君探知予考察教育，故特歡迎云。日本人交際之靈敏周到，固足感佩。而虛聲之不可廢，揄揚之不可少。固異地而然也。

Osori ▲小羣 (由馬關二點餘到)

七日夜八時許抵小羣，街中不見車影。肚餓過一洋食店便入，孰知雞肉發臭，洋蔥衝鼻，急忙放下屠刀，（謂刀叉也）會鈔老價而出。而一個大而胖的「女店主」似

的，還裝出不快活的樣子。在街上躡躡，也不見什麼，遇一比較清潔之洋食店，想入內再吃，終以恐再上當而止。稍進店燈多熄滅，有一家樓上爭執聲頗厲，是爲到日以來，第一次所聞。急尋旅館預備下處，得『鹽見』，會計女職員冷子歡笑接待。正在談話間，頃間洋食店胖而大之婦人適門前經過，竟自語自道，說若是若非，一二句不好意思的話。（大約叫旅館也同樣相待）哼！我們走大碼頭大地方看看，以爲日本各處，必定都很道地了。可是一到小羣，就是如此如此。到底淺觀不如深察。必要多走地方，多行交接，然後可以說話呀！然而婦人孺子一人行動，我們不必深怪。且冷子亦已嗤之，觀其巧笑晴兮，捏鼻示意，大足令人噴飯。火車上日友本寫有介紹書，余以爲無交遞之必要，忽爲所見，竟激起其好奇心，率直的，由手中搶去，閱畢大喜。看其言詞婉轉，問答耐心，殊爲愜意。吁，畢竟受教育之女子，（冷子受教育八年）爲可同道也。頃之惡小羣者，幾忘之矣。人類心理，隨環境變遷，此非明證乎。登樓入室，浴洗既畢，食親子并一碗，乃由電話招來，味亦不佳。

須臾帳房中，忽聞錚錚聲。冷子，邀余往觀，似表示特別歡迎者。至則見一男樂師，席地而坐，以彈以唱。少女歌舞，詞悽色莊。雖音調簡單，而節奏殊當。（日本音樂、世所詬病，而歌舞時以頓足爲拍節，似未嘗不可取。故雖女子，慷慨激昂，有壯士氣）三齣而終，舞女已汗如貫珠矣。教坊才成、夫豈易易哉。鹽見旅館之主人，年約五十餘。解中文讀經書，爲受中國舊教育之紳士。當予觀歌舞，承出而鞠躬相見。二曲畢，休息時，予就其臥處作筆談、詢就地情形。先問『小羣商店人口有幾何』，彼即回書『支那友人來日何事哉』且似有予何爲問此之意。予書『遊歷』，彼仍不肯回答。予知其誤會，改問婚喪情形，火葬是否盛行。彼答間亦有之云。可見日本人實在厲害。他們於無關緊要之處，儘可客客氣氣，隨隨便便、稍有上落的地方，那就一點不肯放鬆。觀於監見旅館主人，則世之與日人交接者，可以知所酬應矣。時已一點，將就寢，而一同住館中之一日本人，會集友人五六茶圍清講不輟，日本人談興誠不淺哉。較之我國人動輒在旅館中打牌賭錢，顯然有優劣之分矣。

(阿拉寧波麻雀是頂有名的。到底我所話有枉曲嗎，大家快些自反，省睹睹罷) 臥時掛起藍夏布大帳，此為到東後第一次所見之中國貨。或受我國文字洗禮之鹽見主人，特購此以示不忘本賦。但蚊子仍有、燃綠色蚊香，始得安睡。晨五時許，冷子忽前來牽予手，蓋頭班火車將過，問動身否也，因已決定六點半車去，却之稍睡。以不無疲乏也。既而覺醒，匆促預備、冷子即以茶點來，并陪坐焉。女士年方二十二，嫵媚善笑、梁君不覺拜倒裙下，以股作枕。君新喪偶，宜其有此，余亦一行俄禮，以示好感焉。山口縣去此頗近，火車可達，惜無暇一觀耳。

▲柳井津

(由小羣車行二點四十分到)

小羣柳井津，皆因區間車關係，得下車一看。八日九點餘，至柳井津，預備作一點遊覽。該地固無若何名勝，而銀行殊發達，幾觸目多是。有三一銀行(只記得以數為名，『三一』兩字或有錯，亦未可知)門前大書資本總額，『〇』字着實不少。而工廠則一無所見，是柳井津為日本內地金融之中心也。街道濶狹互有，

往來者少。故不喧闐。上海爲中國第一大埠，路上行人磨肩接轂，前衝後突。驟觀之，必以爲上海事業興盛，已達極點。實則此種熙熙攘攘，乃是馬路跑街便步，無業遊民賽富。識者觀此，轉知中國生寡食衆。而柳井津路少行人，正足見其國無空手也。管理店務者，似以男子爲多，與他埠女子爲盛者有異。警察一無，銀行門前亦無管門人，可見頗安然也，日本警察之制，倣自歐美，中國則效自日本，此之謂人看人樣。好拖辮愛小脚之辜鴻銘，嘗大加批評，自有一部分理由。今日本警察，轉屬少見，吾知中國倘能飯碗問題除外，已有人提議步後塵矣。若夫辜君要自動廢除，恐尙須中國人有獨立性之後。市內有一寺，雖不宏大，而頗清潔。大殿兩旁有高桶，用竹管接雨水，桶上書『用水不吃』字樣。日本衛生智識，到底比較高多。灶間有少年女子數人服務，衣裳斑斕，中國所未能也。少間，一僧人入，穿着精潔，狀如紳士。查日本僧人，可吃葷娶妻，雖違佛氏之戒，要亦人情宜然。較之喇嘛之無多於有，俗僧之私富於公，不其正式愈於秘密乎。且其目下多辦社

會慈善事業，不比我國僧人全以打醮放焰爲功德，聯絡婦孺成蛀虫也。但日人好看歐美人歹樣，要變佛教爲基督教，充其侵略之先鋒。『廿一條』中布教權，明明載着。呀，可畏哉日僧也，我國僧徒其有所覺乎。出寺回站，途經一便食室，購雞子數枚。每只七分，較我國貴三倍。然八年前，予遊河南時，每只僅一二銅元者，則昂十餘倍矣。夫物賤傷農，（指原物）物貴病民，此經濟學說之無間古今也。今歐美人士，競言提高生活程度。而世界守舊者，則力主減低。事屬兩極，勢難兼全。竊以爲必以高爲尙，則歐美正顯弊端。必以低爲得，亞非正多人獸也。（謂亞非兩洲人民生活程度多低得如獸也），必也高者勿再進，低者漸上提，使平衡適宜，然後方得共躋幸福之林。中庸中庸，仍舊可搖頭大讚也。

Hiroshima ▲廣島

（由柳井津二點到 由下關七點許到）

十點半車往廣島，仍爲區間車。過宮島，地處海中，風景甚好。本定過宿一宵，乃以時期關係，只得任直馳而過。到廣島預備作四五十分之遊。站中女職員好

以我華語答問，欣慰何如。車站裝無線電話，正報告交易所市情。交易所只種事業，好處雖有。但買空賣空難免，實等買賣跑馬票。暴貧暴富，行險徼倖，歐美人『撒一屁』也香，舶來品件件都好，日本先進，中國後行。現在談談上海初興時之盛況，正是風興雲騰，如醉如狂。很有名的章君戴君，一則溜到北京，一則幾赴冥城。而蔣君雖輸贏兼有，但據說最後是張君周全。上幾位人物，總可說近年來中國一部分之代表。乃也看歐美商人樣子，抱起投機主義來，於經濟思想，似乎尙欠通透。所以蔣君曾有出洋考察政治經濟四五年之語，不欺之言，欽佩之至。但是我要在此進幾句話，歐美的經濟制度，事實上已告訴我們不全了。他們也差不多要改弦更張了。本國的從前裁制壟斷之說，刻下到很有可採的地方。（壟斷之最著者，如前有美國『蕃茹大王』年荒不顧平民餓死，反大收貯。最近法國『許士丹』君，發明電耕機將大有造於全世界農民，而被壓於其國中之營肥料大資本者，至不准許氏宣傳。不過此乃實物，爲金錢所害，非賣空買空之弊也。）所以蔣先生如果往歐美，

除努力探究最公允經濟學說外，還要帶幾部中國舊書去。那麼不但將來交易所的監理官，可以不等虛設，而中國經濟方得真正改進罷。（但蔣君獨言赴美考察，不外求中國法美致富之意，閱者切勿誤會）廣島爲日本山陽道之一大都會。甲午之戰，陸仁親蒞設大本營於此，卒以挫我。嗚呼，應與馬關同視矣。郵局在車站旁，梁君先入內蓋印。（梁每至一地，必尋郵局蓋印於紀念冊，是亦游歷留蹟之一法也）街中有老松，高枝巨幹，非近今所植。川上跨長橋。水淺石露，正目前落成。雖處盛市，宛在山水之間，風景概可想見矣，唯電車未築，交通究嫌不便，警察未見，秩序則各井然。觀人省已，難忘當年，前程非遙，何用流連，廣島廣島、行矣行矣。

Kobe ▲神戶一 抵埠 導遊中國街

（自上海輪行兩日夜 自長崎火車廿四點 自廣島九點半到）

下午一點四十分由廣島行，到神戶已將夜半，遊興不淺，仍復東走西看，經一旅館，又有一婦人跪而鞠躬相迎，入之。然臨睡時取出之被褥，轉不如小輩等處之

潔白。奇哉。神戶爲日本中央海港，商業甚盛，自橫濱震毀，中外商人，尤多遷此，今已爲日本唯一之大埠矣。華僑以閩廣人爲多，三江人次之，有我國領事館，國民黨部。神戶地勢，背山面海，除沿岸較平外，其餘皆依山築街，故有山上，山中山下之名。有同鄉張鶴年君，營合昌號於山下手通。因於九日晨七時許，由旅館往訪，先乘電車至榮町，（榮町近輪船碼頭，爲神戶交通要區）再轉高架電車，以山下手通地址示賣票人，達相當地點，即指導下車，按號而索，尙囑不難。至則以時尙早，張君在家未出，由鎮海鄭君，出而招待，並即電傳其家。少間，張君至，文雅如書生，小少在日本受教育，操日英語，皆甚流利，歡談鄉情。有頃，即引導出外遊覽。聞合昌號係運中國藥材，兼營他項進出口。曾據別友談起，該號大股東爲鄭源來，人稱鄭百萬，今其子更增至六七百萬，以營地產而致云。又慈裕吳錦堂，在時頗能盡力故鄉公益，人所聞知，其所以入日籍，即爲置產權云。是則華僑財雖發大，情殊可憫。政府政府。何時能達保護之目的乎。神戶有中國街，張君特領往，

一瞻狀況。無奈此鼎鼎大名之中國街，既狹且短，兩旁又皆是蔬菜魚肉攤，實是一個不規則之小菜場（中國律度量衡紊亂已達極點。日本小菜場，想不至如上海三十二兩稱，廿四兩稱，十六兩稱，鬧得不可收拾也。）稍一不慎，脚下烏泥，身上油膩，衣履增輝矣。竊以爲既名中國街，不特日本人要常去看看，即歐美過客，亦必特地參觀。今卑陋如此，其能使人生良好印像乎。以吾親見，旅日華僑，實甚要面子，譬如上食堂等處，必優予小賤，以示我華人之豪爽，意未嘗不善。乃對於小節，則知顧之，關國際體之大段，則勿管。一若天生中國人，是應居於小街絕巷，不講衛生、反能增其康健者。詎不大可異乎。粵人所設之杏花樓菜館，即在中國街中。門面洋式，室內清潔。張君牽手而入，吃碗鴨麵，味極鮮美。出杏花樓，折入後街，一設攤同胞，起而作歡迎狀，旅外國人之親，固有如是乎。善用之，即民族主義之根本精神也。查旅神僑胞，有五千餘人，所望大家聯絡，把街擴而充之，使頃之設攤者，得有開店舖之地位。敢謂神戶新中國街發光之年，即爲日人尊我華僑之日也。

勉之，勉之。神戶有中華學校三。二，廣人辦，一，三江人辦。曾過一學校，建築古式，外觀如宮殿，門皆關閉，匆匆而過，未暇入內，所望華僑好自爲之耳。

▲神戶一 銀行 神社 瀑布 摩耶山電索車

張君老於神戶，熟友殊多，路車相逢，輒忙酬答，日人見之，尤深鞠其躬。因三菱銀行有匯款，故先至三宮（三宮爲神戶熱鬧之區，另設火車站）該銀行，辦事員邀請內坐，以時促却之。電風習習，尙覺涼爽。三菱銀行，爲日本著名私人銀行之一，上海亦有分行，勢力概可想見。備有中英文火車時刻表，任客取用，簿面印該銀行路由，日本人注意廣告，於此可見一般。事畢而出，過另一銀行，鐵門雙鎖，封條儼然，蓋受鈴木商店之影響者。查日本銀行，營業散漫，其組織往往以一家富豪爲中心。（是實無異中國錢莊之擴大）故一有牽連，即倒閉相聞，鈴木卽其一例也。然東濱地震，損失極巨，各銀行即無意外之感，欲求安穩立足，固已不可得矣。市內有湊川神社，地頗曠大，東廊有銅馬，旁有石碑，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并有碑記，書爲顏體，全用國文。（謂天朝中國文也）日本文化，全得之我，同種同文，夫豈虛談，得魚忘荃，智者勿爲，日人其速覺悟，取消所謂二十一條也。出社折至榮町德泰錢莊。係同鄉孔君所設，應君亦同事，相見之下即破西瓜待相，以表歡迎。告以鄉情尤多快感。予等以明日卽往大阪，今日頗希望在神戶多走幾處，辭出上山，至布引雄瀧，即瀑布也。沿途路似新開，尙不甚高。一至瀑下，地位雖不大，而濃蔭蔽天，氣候頓易；涼棚架空，（棚築於兩峽間）足堪飲息；白練下注，宛如珠射；中貯爲池，閒裝接自來水管以供用食；風景實益，兼而有之，可謂神戶之特絕矣。（據說神戶自來水，下午四時卽閉，可見水源之缺乏。世界大城市居民，浪費自來水者，應以神戶爲鑒，大加節約。）

摩耶山爲鳥瞰神戶第一勝處。山頗高峻，可乘電索車而上。先在街中趁汽車，至電索車站，汽車所經道路，崎嶇不平，搖擺殊甚，同是山路，與香港不可同日語矣。而電索車則較香港爲適，蓋香港車底平面，故坐位倒斜，乘客無論上下，概面山

而坐。神戶已改良，車底層式，車面轉平，雖山較香港爲峻，而宛如坐街車也。（摩耶山車道全係開鑿出來，因此又記起一件事，在敵大國鑿山開道，已爲「葬身所」占第一優先權。下走素以破除迷信自任，現在正把敵故鄉東錢湖濱風景很好之奔大山開鑿。當初一般智叟，聞知朕是預備「活人用場」竟多有奇怪起來。後來我對他們說，「我情願做愚公，十年之內，必要辦到汽車上山。」雖相顧愕然却大大贊成。蓋承鄉老之情，予之言論無不信服也，思之解頤）又上山電車，在此再特別講一下，我在國內，常聞人奇怪，以爲電車上山，何爲不至跌下，蓋其心目中所謂電索車，以爲無異街上者也。實則上山之車，雖然用電，但若沒有東西拉住，必要打滾。神戶香港之「抓山虎」是用鐵索牽於車底，設總機關於山頭。鐵索一收一放，即成兩車一上一下。故「英國大老爺」名曰「Coble-Car」朕名之曰電索車、似尚相合也。聞神戶該車公司資本爲五十萬圓云。（智叟插嘴曰、「在火車電車汽車、尚微乎其微之中國，何必愚公嘵嘵叨叨。恐怕鄞縣東錢湖風景雖好，電車到沒有上山，而愚公墓木已可拱呢

。「哈哈！短人之氣，可請孔老夫子「以杖叩其脛。」摩耶山上少見蒼翠點綴，但息息所數處，極宜遠眺。俯視神戶，海港遼濶，街市整直、全部在望，明晰無比。而和風飄飄，尤饒快感，誠瞻矚之名所，呼吸之良地也。左下山上，略有小松，中有幾處帳篷，如行軍床欲夜宿者，出費一圓云。查野宿確非常有益於身體。况經放一屁也香之「美國大王」提倡，宜乎各處多聞風而起也。眺望所後，有簡食堂數家，值堂女子，嘻嘻哈哈，特產有魚餅，當點心吃尚可。據說其瀨越陳越煮越好，然則衛生二字，有時固講不通也。最好請好吃臭野味以爲乾脆之「美大王」等碧眼先生，再下一斷語「死蟹、臭魚餅瀨、都無害衛生。」則叫化子必且滿天下，更將坐無虛席矣。（魚餅吃客甚盛）摩耶山本身，少若何天然風景，所以有今日，乃全由人爲而來。我國地大山多，天然優美，不知萬千。乃皆任牠廢棄，現成福且不會享，遑論用力哉。嗚呼，人傑地靈，（謂人傑而後地靈也），真不欺也（正當的地理，到陰陽家手裏，又變成說鬼話，看風水了。他們以爲地靈則人傑「千人奔不如一

人圈，」於是東看西謀。大做其墳，求後代富貴。好好的山，反而糟脫不少，唉！真真勿會做人。）

▲神戶三 中外三餐 生活一般

神戶有一百貨商店兼酒樓，如上海之先施永安者。張君偕往午餐，店屋新建築，約四五層，電梯直上，最高層大廳在焉。地位頗寬，食客殊衆，招待女子，革履白領，青色衣裙，雖頗淨素，而無日裝五彩奪目鮮艷動人之處矣。檯鈴爲號，聞聲而至，矯捷異常，非有訓練，不克至此。初來和菜，每盤冰生魚熱湯等六七種，張君用之。余與梁君以不合胃，改點西菜，尙可口。鄰桌一日本中年新式女子，似爲所謂「貴族中人，」侍女上菜，頻行其禮，毫不介意。禮乎禮乎，固爲片面的而不上於「貴族」乎。飯後無面巾，用紙揩口，如「出恭」後照例行事而已。（說雖如此，中國人大多數，尙用不起草紙，還是在那裏草團一抹呢。此即余所語生活低得如獸一般之一。）因往往嗅得日人魚腥甚。中國式面巾，如欲通行，除自身改良外，（

如多打肥皂，目疾勿用等，）更應乞靈阿美哥，借重一言。晚間又蒙借至杏花樓中餐，直上三樓，有日女招待。（晨間二樓食麵，爲中國堂信）鷄絲鴨肉，魚翅海參，滿席紛陳，非常豐盛；越醇日釀，承勸殷殷；酒酣耳熱，心樂神欣；張兄厚意，幾欲侑飲：一席半年，（謂一席之費，等通常半年糧也）何以爲情。鄰桌一大團圓面，一日男三婦人食焉。似爲家屬者，菜亦招待不少，但最後出菜三只，全未下箸，即相率離席。大約我國所謂大請客之一班忙人，不終席的習慣，又被日本人模倣去矣。是日張君梁君與余三人，歷嘗中西西三餐，自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假使就物美言，則推我中菜首屈一指。「東洋皇帝」派光祿卿來中國考察，真有見地。西菜亦佳。獨日菜不解烹調，價又最貴，不知日本物價，以何爲標準也。張君眷住神戶。當百貨公司餐後，因將往寶塚遊覽，特一至冢洗臉。將到，遠見其夫人，蓋出去訪戚者，急上追回。否則門已加鎖，傭人亦隨去，真個享閉門羹矣。房子係東洋式，磚砌，一間一衛，月金七十元。所以年進五六百金之日本工人，尙難渡日。

到底日本生活程度高多，比較的中國還可以住住罷。（不錯，不錯，中國房錢多麼便宜；所住地方多麼寫意；涼亭，碾子，衙堂，馬路，都可隨便；最超脫的，還要推住在巴城，食客盈盈，望望川江滾滾、夢夢天眼昏昏之貴客，（貴鬼同音）呢。

（去年予遊川江，在重慶城下，朝天門前、見一滿股黑色，年約十六七歲之人、以爲股間何來如此黑芝蔴。逼而視之，乃全部腐肉，蒼蠅先生正在大享也。此不出房錢可得便宜住所之人，除坐而閉其不自然之眼眶外，已無其他運動。噫，人類至此，嘆觀止矣。此大約生活程度越低越好之現象。嗚呼，中國還可住住。）相將洗面喝茶，張嫂還要行起故鄉客情，弄起點心，急忙止住。但室中布置，已東洋化亦西洋化，與阿拉脫離關係矣。聞張君在日本稅額年在五六百圓以上。日本人之有不得已苦衷者，輒兩其賬簿。然則日本生活之所以高，當然與稅收成正比例也。中國向來主薄賦輕稅主義，是否合用，尙望世界高明人士，一研究之。

▲神戶四 電鐵公司特營之寶塚

寶塚在神戶大阪之間，有電鐵公司特營之商場。所謂電鐵公司，乃鐵路電氣化之公司。所謂特營，乃特地直接所經營。可見日本人利用交通事業，以啓發地方之一般。嗚呼，有南滿鐵道，而沿路兩旁四十里內之地，遂正式非吾有。邇來東三省自動建造鐵路，而日人全力破壞之。蓋鐵道對內爲富國強兵之原素，對外即是制人死命之利器也。可畏哉，鐵道政策也。由神往寶塚，稱市外電車，須中途西宮北口地方換車。假使無友引導，實并其名不知之，故寶塚可謂意外之遊。下車處屋舍簡小，大約爲新建築之新村。當街有牌，懸居住人姓名。中國版籍，廢之久矣。亦轉得以日本公示見之，真可謂善法所長矣。（在此且發鄙見，戶口登記不清，必成如我國之惰民成羣，盜賊徧地。不過拘束過嚴，政府易流專制，人民亦陷不自由，在善用之耳。）中間有大川，面闊底淺、隔岸爲舊鎮，氣象巍然，有長橋與遊藝場通。橋面「水門汀」多龜裂，或寶塚亦受地震耶。橋旁一茶廳，爲遊藝場之一部分，面山臨水，荷花亭亭，溪流瑋瑋，良好憩息之所也。客欲入遊藝場，概由東側前門

進。入場無論何鞋，皆須脫去，改着皮拖。拖鞋頭部有號碼，可按號認物，有三數人，特管理鞋子。所以門票外，又另出擦鞋費。場內潔則潔矣，其如換上換落討厭何。（揆日人初意，大約爲木屐而有如此辦法。）萬一尊襪不漂亮，甚至前後都生起嘴吧來，（中國人所穿的襪子，除一部在堂子裏、扳起脚和信人舉談，須綳場面以外。大都是張口要飯吃。不比日本人，淨白無瑕，貼伏入微。不過此皆從不體勞而食者說話。大多數不得襪穿的朋友，只好置之筆外。）那未免難乎爲情了。既入，電光照壁，彈台四立。絨毯鋪地，步步生蓮。（日本女子間有赤脚而行。）服務概係女子，劇場客衆未入。茶室西瓜等物多備。女執事各執鉛筆，隨客所點。劃其印單作識，隨便敏捷，省却無謂記憶不少。顧客男子反少，可見日本女子之趨勢矣。浴室甚大，（非天然溫泉）價照通常貴數倍。不見女客，想專限男子。藏衣處有層式之箱，如上海青年會然。浴池頗堪游泳，余亦略試技。唯中柱砂石甚粗，手指皮稍爲擦起，工程何造次乃爾也。池後有一室，書「土耳其古風呂，」蓋以水

蒸氣薰身處也。又有一沙小池，溫水源源而來，以手足納沙中，熱度較池水爲甚。有人滾沙中，作海獸狀者，可謂無思不好運動，亦海國居民之奇特運動也。總計此遊藝場，前門雖略有樹木動物，而地位不大，空隙甚少，遊藝亦簡單，較上海大世界爲遜。而是日雖爲星期二，遊者猶滿坑滿谷。豈年來日本上等遊民，亦如我國之多耶。（場中勞動中人，一無所見，可知日本下等遊民之不多。然遊藝場之辦法，中國確較日本勞動者易於插足。）而電鐵公司建此以興市面，則已煞費經營矣。出場將回神戶，路過一小灘，有紅色球形物，養水中如魚類狀，四周有小孔，如麻面然。頗以爲奇特。張君詢於陳灘之女子，乃生薑所切者，手工可謂妙矣。至車站，適來車到，一日人穿中國烤綢衫褲短衣，手司的克，精神奔奔，出站而去。可與美國女子好着華裝比美。於此足見厭故喜新，人所同情。人類好奇動物也，改裝易服，特其一端而已。予以爲目今世界。競言大同，而衣服異形，實附礙大同之一。最好集各國各族通博之士於一堂，開一衣服改良會。去中國之長，日本之寬（其他民

旅，大都犯中日二病，）歐美之領結，以及種種以人爲衣架之桔槔，使適合身體，無害人生，不其善乎。有馬在寶塚之北，有溫泉，未暇一行也。

▲由神戶到大阪與旅館之留難（神戶大阪約五十分到）

神戶一日間，所走已不少。但不能多留、日友庄司茂君，亦未及一視也。（予前年遊川，同舟有神戶庄司茂。曾以手本請予書端、余有「去其私意，實行真善」等語。承約如子到神戶遊歷，願爲嚮導云云，）而由長崎車站所寄箱子二只，沿途帶去，既屬不便，七日滿期，存站又所不許。因從張君言，將物存神戶，遂同至神戶車站取件。一檢即得，迅速異常，日人辦事，詢堪嘉獎。遂雇汽車至榮町田中屋旅館暫寄，以便回來過境時送入輪船。該旅館有華招待，鎮海人，一日女子亦善華語，接洽頗便。開箱檢有中山幣三枚，此銀幣日本似尙不多見，即贈張君子女，藉爲紀念品。於是乘市內電車至上筒井，阪神車站。而鶴年兄必欲親送上車，堅却不得，輒發始返，盛情殊感。電鐵車身較火車稍狹，而長如之。沙發體適，電光明亮

，煙煤毫無，疾快逾恆。鐵道應利用水力、改爲電化，彰彰明矣。八九月間報載意大利改造後之電鉄車，可以一瀉千里，中途無換車加水之煩，其便利爲何如乎（附注，此處亦並非越俎爲人謀。不過鼓吹國人，應實行孫中山建國方略中之利用三峽長江水力，以啓發全國鐵路耳。）車到大阪，已夜半矣，

大坂爲日本工業大區。當在神戶時，梁君曾謂予曰「大阪流氓甚多，應加注意。」此語蓋爲西人告梁君者。及夜半抵大阪，本可雇汽車至友人處，以時已不早，恐多吵擾，故擬先宿旅館一宵。初在車站相近走走看看，繼到離車站稍遠一家旅館，忽以爲時際機會已至，去履上樓，須臾茶來，循環簿來，以爲照例行事而已。乃半老女侍，忽謂日本人朝鮮人可寫簿上，中國人則須錄在另印紙上，予等殊不解。但亦勉強書一紙交之。不料該侍又來，謂須寫一正一副兩紙，問其所以，則又言語文字，都不大通。予決定不加寫，又纏擾再四，爲免多煩，姑再允之。又少間，不料又持已蓋旅館圖章並略附說明之副紙來，謂須親到警視廳一去。突如而前，殊爲可

異。此時方知要寫兩張，其一卽爲送警廳者，予不覺大怒，囑她轉告經理，「予等善意來東遊歷，各地皆非常優待，今大阪竟有如此慢客之事，實所不解，且果欲報告警署，則儘可由旅館送去，何必親到」該女侍亦不知作何答，因決計不宿。隨一面收拾衣物而出，挽留已無及矣。既下樓，索費一圓，予謂須將所墊印紙交出，經理微笑作不甚解意狀。侍婦言辭雖婉，仍纏繞不休，予等預備穿鞋。而突有在門旁着棋之一日莽漢，目注侍婦，大聲囑阻，似包鏢然、此時方晤西人之言，爲經驗談，而梁君亦預不戒心，不免色變，因視予示意。余問旅館究欲何爲，若區區者，何足計較，不過須速將所書名單交出，該經理謂當撕毀，遂不堅持而行。卽雇汽車（大阪汽車最多、不論遠近、市內概一元）往川口日新盛號，車夫（汽車夫有二人，一司機，一照料，）東望西問，毫無倦容。最後下車，且深深鞠躬示敬，何與旅館莽夫相去之遠。時日新盛之門燈尙未熄，急呼虞君兆隆。聞聲睇視，相見幾不相識，蓋不防予突然而至。（老友虞鑒寶兄特書之介紹信，亦未先寄發，）且相隔已十年

之久也。告以旅館留難情形，虞君云或爲警廳防 CP 份子。嗚呼，洪水猛獸，固有如恐懼乎。然而日政府曷不謀根本上解決，隔靴搔癢，擾及旅客胡爲者。

Osaka ▲大阪—大阪華商 大阪之晨

日本今已工業立國，其最大製造地，卽大阪。最大運銷場則吾中國也。蓋天生華人，可以不勞而獲，不思而得。故不工不造，可以安坐享用世界產物。前多英德進呈，今則日美貢奉矣。而日本以近水樓臺之故，更得獻其慇懃。大地驕子，闔爲何如乎。今上國一份子來日，尤其是到貢品出產最富之大阪，似乎應稍加注意。所以幾次要到各工廠視察視察，一看「倭邦」做貢品的兩手動物，勤惰如何。無如在坂「上國監貢員」，「一定要領我去賞觀瀛洲美景，不准我去」行使職權」。一若工廠是污穢之所，斷不容敵大國貴客親勞玉趾者。以致竟一無機會得到工廠。羣衆心理如是，其奈之何哉，內疚於心多矣。大阪華商，皆居川口。虞君所設日升盛號，乃創自其祖父者，（當其祖父時，日本正奉中國爲天朝。日人見我皆甚敬畏。據說當日

日升盛號前，有一大木椿。虞君之祖，素性正直，見有不規則之日人，輒繫於木椿示懲。故是時日人過其地者，常大呼「大老爺」，不敢仰視焉。今國勢民品，皆居相反地位，能不動今昔之感乎。專辦藥材。查藥材爲中國出口大宗之一，所惜一種原料去不如多數製造品來耳。故大阪華商，平均而言，輸出國產，斷不及辦進日貨之多。謂「形而下之器」誠不足道，而能保持太古樸實之風，固亦已矣。無奈人慾既高，物質求精，一味仰人，金匱必溢何。嗚呼，大阪已大矣，將來大大矣。（日人有大大阪港計劃。）中國日瘦小，其竟任之乎。華商華商，其終應多多實地考察，以爲與本國工業地步也。（虞君之兄德壽現在上海創有永盛薄荷油廠，成績甚佳，塞漏洞不少，如此方不愧爲華商。）大阪有華商聯合會，神戶領事大阪分館在焉，副領事間日一來云，曾往參觀，屋空人少，生氣無有，間因經費缺乏，故難發展。然辦事必全以金錢爲前提，是置志氣於無有之鄉，世上有幾事能成乎。中國今日政界教育界「窮看富樣」，「動輒以歐美爲口實，正大犯「經費病。」（這是鄙人發明名辭、

板權所有的、一笑、)再不改正必至民窮財盡、事無可做，烏可不知哉。美國去過的朋友，他們以爲通常工人，可得十來元一天。那末回國做官，做教授，做醫生自非一月數百幾千不可。不知中國是窮國，亦非盡金錢主義之國，邯鄲學步，躓而已矣。不知在何處曾見有「巴黎之晨，」其中似述貧兒之苦况。今予所見「大阪之晨，」則較勝巴黎矣，十日晨六時許，(執筆至此，忽想起鐘點之制，何不依巴黎逕改爲念四點鐘，可一望而知晝夜早晚。)獨身出川口大街。街中僅少數人往來。而電車乘客，却無不充足，予屢欲上車，俾得經濟之遊歷，而皆因客滿而退。適一小書店已開門，見有西京大阪神戶圖，即購一幅。詢電車滿載之客，知皆爲工人往工廠者。噫嘻，盛歟，即此可見大阪工業之旺矣。繼至華商居留地之後，有日本住家五六戶，大約爲工人之家庭。前僅小徑，後無出路，四圍皆較高之樓房，真可謂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矣。婦人皆晨炊，一面洗衣，耐心耐想、從容不迫；小兒自由，在旁歡躍；室內雖小，揩刷清潔；後天井種植物，布置非常雅別；(沒有後天井的

，室內亦必有花草）時候固早，迄不見其婦女頭蓬面壘，身污室雜。唯其使所，想以經濟關係，未能如他處深入坑內。僅在小徑中裝一毛廁，有如阿拉寧波之糞缸，過之未免掩鼻矣。（在此先聲明一下，如果處今日環境，見黃白物，即欲掩鼻，則田地無人種，飯且沒得吃。不過處置地方，總要暗藏些，遮蓋遮蓋。）但走來過去，此數戶之工人家，迄不見有男子，（下午亦不曾見）想已由電車上廠去矣。工人所享家庭幸福，究爲何如乎。然而大阪之晨，只見勞動中人行動，於心雖仍有不慊（一部份人正在高臥享樂呢！）而較之上海之晨，臭氣沖天，拾遺窮民成隊者，究有上下之別也。

▲大阪二 公園 博物館

大阪公園，在天皇寺區，故名天皇寺公園。（此公園不識是否寺院一部分所改。若然，日本人真可謂能因地制宜矣。查我國寺院甚多，往往占地絕大。如杭州爲中國第一名勝。而所謂公園，僅僅西湖邊一小區，略備憩息而已。倘能利用寺院，

則睡手即得矣。）園中畫有日本新八景圖一方，蓋宣傳作用，以便遊客往遊者。動物園購票而入，鹿猴蛇鳥等多備，並有大鯨魚骨一具。園中有專爲小兒設備之游泳池，男孩女孩，跳進跳出。非常活潑。一女教員者專爲指導照料，大人概不得入內，有一女傭偶人，爲揮之而出，是儼然課室矣。博物館爲新建洋房，入內無票。上下兩層，陳列各件；有新大坂港計劃之地圖模型，一目瞭然，非常詳盡。又各國都市，如紐約，倫敦，柏林，巴黎等之地下鐵道，架空火車，以及橋梁等新建造，亦無不繪圖製型。日本人興市之求猛進，於此可見矣。查市政一道，我國亦正在進行，滬杭甬各地，市政府已相繼成立。然有不可不知，在歐美現勢，薄鄉重市，（雖說是歐美薄鄉重市。然而他們的鄉村，恐怕要比我們城市好些呢。可嘆可痛）未必爲天經地義。彼邦人士，亦已有論列。故總宜根據平均發展原則，庶無榮此枯彼之弊。日本事事師人，固不能深怪。其目謂有文化獨立資格者，益以孫中山之主張，（實業計劃鐵路中）可以知所進行矣（上海市政年收入六十餘萬，預算支出二百餘

萬。寧波收入廿餘萬，支出六十餘萬。在窮國不免因此亦成難題。）明治以來貿易比較表，另掛一室。最足注目者，輸出線依次加長。茶絲二項最後竟成反比例，由輸入一變爲輸出。噫！執此即可見中日之盛衰消長矣。夫豈必待兵爭，方爲勝負乎。上層懸豐臣秀吉像。大阪東部之大坂城，即其所築。館中陳列新舊兩城，宮室模型明晰非常。秀吉富於才智，饒有軍略，明神宗曾封爲日本王，日本之有數人物也。又有戰爭圖，風俗畫。古代情景，躍然紙上。嗚呼，彈丸三島地，以元人削平歐洲之勇，竟不能損其毫末。以英美氣吞全世界之勢，卒至自願退出。夫豈偶然哉，夫豈偶然哉。工藝機器部又闢一部。電燈機自開自閉，無線電話大談大講，電車電報，皆有肖形，詳示內容。小旋轉器觀衆皆得按機搖動，試驗物理，意至善也。上樓掛世界發明家像，大都所謂「形下器」之發明者。達爾文亦與焉，似可居「形上道」之類矣。噫！（我並不是以尖刻之言，去譏評古人。實以我國習俗，「文人武人」，「長衣短衣」，觀念太深，受毒太甚。故借此略爲發揮耳，）所陳皆另星小

件。有擴大鏡、近窗口裝置，以便探望。然試之殊糊塗。（按倒看千里鏡，吳稚暉先生常喜用之。其實凡事往往順看反不如倒看爲清。擴大鏡，千里鏡，固無論矣。）軍器部又另爲一室。飛機潛艇，魚雷機槍全備。飛機形式污舊，上有日本飛行家像，蓋爲去年東京日日新聞所發起之飛航歐洲成功者。潛艇爲德國式，蓋做自青島所捕獲者。有水底探望鏡，另立如長柱，標明修理，大約已損，未獲一窺。魚雷只見外形，不詳內容，如一砲彈，後有葉子，或亦做自德者。機鎗表明爲日俄戰爭及攻青島所用，而名之曰某式某式。然而使軍器中真有秘密特異，恐日人決不肯宣示公衆也。予雖不會在大阪見到工廠內容。而得處君等引導，幸而覩此博物館。縱不學無工藝素養，廣見已不淺矣。嗚呼，己不如人，內愧何益，取人之長，理所當然。國人到大阪者，切勿忽此博物館。

▲大阪三 交通博覽會

予到大阪，適逢交通博覽會開幕。（自七月十日起，八月底止）會場即在天皇寺

公園新世界內。晚間虞君約同孫君陪而往遊，門票約照上海遊藝場加倍。遊者殊衆。進場首見高大輪船一隻，艙面電燈輝煌，趁客羣集。船底水花四濺，宛如浪激，號曰交通丸。合之此博覽會之名，不問可知日本人之注重交通矣。無怪全球五洲，已皆有其航線，美英人側目而視。但稍就狹義的膚色言之，爲我黃種生色殊不少也。同遊四人與羣衆，正在甲板上看熱鬧，忽大雨驟至，遂離船入館，隨意流覽。首至各國航空比較室，統計周詳。航空力以法爲最，日俄最少，自詡有四百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人口之衆者，隻字影蹤，不可得。首尾終靚，顏之厚矣。次至名勝投票處，即以所定日本之八景，雲仙嶽，別府溫泉等，徵全國人士同意，並藉作廣告鼓吹。所投之票，堆積如塔者三，惜予拙於算數，未能一目即知。混滾講講，大約有幾千萬張。日人雅興，誠不淺哉。其發起人亦即派員備艇作日歐飛航之舉之東京日新聞也。嗚呼，日本報館之毅力眼光，爲何如。我國辦報者，其有留意乎。次至汽車部，陳列汽車多輛。查汽車爲交通利器，興築車道亦較易，我國最宜提倡。不

通上海等各國大都市之汽車，多數屬消耗，且爲追逐窮苦兩腳動物之「街老虎」，殊非吾所希冀。吾之汽車唯一願望，在農工多得駛用，以減少其肉體上運輸之痛苦耳。有大小砲彈多種，亦陳列場中。表明若者爲某年製，若者爲某式。豈砲彈亦關係於交通乎。大阪有著名之砲工廠，其意或者以爲砲彈弗達之處，交通權必等於零。然則砲彈與交通亦成連帶關係，其陳列之，蓋有深意存焉。總之，我對於此博覽會印象，深刺不能忘。良以交通事業，關係最大。今日全世界種種劇變，一言以蔽之，謂受交通影響可也。固非徒縮地有方而已。

▲大阪四 雜談

既周遊新世界交通博覽會場，暑甚，共旁飲料所吃冰西瓜，（飽冰雜西瓜甌加糖而食）殊涼。置竹榻，書有「坐臥無料」，是可知日本已動輒須錢。將來金錢主義發達到極點，必定有立也要錢之一日。不禁先爲生產不得之真正良民哭。此竹似屬華產，（榻或亦我國製。）查我國之竹，裝運日本者甚多。因此國內竹價飛漲，平民

已有用不起之嘆。所望多發竹園，庶可自給供人於不絕也。繼出新世界，入新建之溫泉浴室。（究爲天然泉否，未敢必也。）浴料較尋常大五六倍，要重物件，入門費要處可代保管，想大阪剪綴客多也。（五方雜處，難免多毛病。况乎工人程度，至不齊一。欲求「安命聽天」，自至不易。此各國執柄者，所以不懼隔洋開戰，而深畏變生肘腋乎。）入浴揩布例概自備。如用巾皂，另納保證金，認錢不忍人，與我國浴室習慣，居相反地位。中外異情之一鴻溝也。然所發毛巾，劣而黑，未免太不道地矣。會計招待，皆爲女子。一室三人，對無遮大會，時凝自耳談，趣矣哉。夫世之所謂「模特兒」者，非專指雌性而言乎。今日本有雄的模特兒，以資女子寫「直線之美」，謂非世間公允之事乎。吾意際此性慾橫流，正在啓示之時代。（性的啓示時代，似爲胡君適之所言，非予所創也。特此聲明，藉避略美之嫌。）全球雌勝軍，研究雄理（謂雄性生理也）之熱忱，必不減男子。各國極目之士，理應及早提議，效法日本，以感普天下之窮窮同情者。毋專令東姝享眼福於瀛洲也。（今日理想

將來或成事實。呵呵。予等入浴室，時際本已不早，衣服既卸，侍女以藤筐來承代存入箱，並加鎖交鑰匙。予一生東遊西走，未嘗有失。所以覺人類皆可親。對此防盜賊式樣，實所深惡。即囑侍女將鑰匙置箱口，不必帶身，以示大度。伊俯首不敢置答也。進浴湯，水熱氣甚，無異混堂。（注意，同湯而浴，中日無異，唯中國之混堂，客皆污身入池，弄得滿池骯髒。而楊梅大毒，也公然入池無禁。如民國紀元前，予偶入上海某混堂，一北方人淋漓患毒的長物，竟拋得如馬莖。而日本人則必先^必先在池邊用肥皂洗去污穢，然後入池。此即中日洗浴方法之不同，而亦國民程度高下之攸分。）洗畢出池，已客座全虛矣。通天閣柱塔直立，或為大阪最高建築之遊戲場，有電梯上下。惜予等到遲，早已電熄燈滅。閣下有出售照片之商店，營理者為一中年女子。梁君向購照片，且欲握手為別，女報而止。梁固率直，女何忤悅也。就近多戲院，門前所繪皆為勇士俠女，日本所提倡之戲劇，謂非軍國民主義可乎。後乘汽車回川口，將近日新盛，過一水果店，孫君購西瓜一，銀一圓餘。日

本農人，想比較可過活乎。（所恐農產品中經人手，原價僅及十分之幾，出脚人賺錢，終不及扳算盤者之精明耳。）

Nara

▲奈良

（由大阪至奈良火車電車都通約一小時）

奈良在大阪東南，日人稱爲南都，日本舊文化淵源地也。十日上午，虞君陳君梁君與予四人，乘電鉄車往。中間過生駒山，洞長十里，電燈四照，歷歷可辨，陰風颯颯，宛如涼秋。既到奈良，人力車夫爭來兜生意。余素好走，不願坐車，尤不願坐人力車。卒以乘意難却，不得不坐而代步。於是四輛人拉人的車子，就啣接而去了。至公園口，左側有池，魚游禽鳴，頗醒耳目。但再上地勢頓高，上拉殊見吃力，彼亦人也，能不戚然。稍進，古木參天，馴鹿徧地，非一朝一夕所能致也。鹿喜吃餅，時向乞食，購以餵之，則大隊羣集，纏繞不休，往往經車夫呵斥始散。聞此公園每年出鹿角不少，係投標售賣，亦奈良一名產云。有一神社，似係舊宮殿。其中有一奇樹，籐質，葉分八體，蓋由根部混合數種植物而生也。今已死其一。樹枝

上掛名片不少，足見愛慕者之衆。然一究其心理，爲愛混合樹之本身乎，抑爲別有會意，而以樹爲象徵乎，是在掛者自知之矣。假使此樹生在中國，則必香燭高供，目爲神樹，一般愚夫愚婦，又將大拜特叩，祈福求藥矣。（奈良公園之鹿，日本人尊曰神鹿，猶之中國之有「菩薩羊」，何嘗不迷信。不過奈良公園四周雖設有圍牆，其人民不敢犯鹿，恐是法律的效力罷。）東大寺有大佛殿。地處較下，自高而往，車輪急轉，兩腿如飛，日本人誠健步哉。無怪遠東運動大會，長距離賽跑，錦標多爲日本人所得。然而車夫乃爲吃飯而做此等工作，究竟是人，不是牛馬，不是機器。萬一如上海敵下等同胞，一跌氣閉，一命嗚呼，奈之何哉。在上海洋大人即跌死幾個兩腳車夫，不算什麼事，而在日本、車夫自己磕殺，恐亦不肯放棄乘客過去呢。抵大佛寺有徒步而行之歐美日本女子一隊七八人，方同時到達。對我們坐車，顏開目注，頗現欣然之色。諸位要知道，在上海坐汽車，算頂闊綽。在日本則黃包車爲鱗鱗甲魚，（這是甯波鄉風。若在上海，則可易魚翅燕窩，）而汽車則家常便飯矣。

中國人到東洋者，多要坐東洋車，以爲快者，蓋有以也。大佛殿高十五丈餘。柱直徑大者五尺半。大佛長五丈三尺半。眉濶五尺四寸半。目廣四尺。鼻高尺五。口大三尺七。耳直八尺半。膝三丈九。掌六尺八。所謂大佛如是如是，爲青銅所製。殿門旁有一人守候，凡出金二元者，可永留姓名云，是亦中國水陸堂牌位之類也。此外除又有一發售名勝照片者，不見其他一僧。足知日本寺院雖多，懶人實少。其他所歷有福興寺，正倉院等，然不甚詳記。某寺外，有大鐘，一敲一角，（角字名不副實，不宜多用，）亦生化之一法也。寺外往往見所謂石燈，多大阪糖商木商所捐助。世界金錢，歸入一級，即有爆發之危。蘇俄已造端，歐美正急急。調和適宜，是在爲政者。既參觀各寺，漸漸下山。中途過一比較的平易之山，山上全無樹木，惟草色蒼青而已。余欲登高一望，急步已及三分之二，而從者僅陳君一人。（陳君在上錢莊執業，設有印花綢廠。此次到日，爲向京都購辦印花板云，）且又僅及予二分之一，遂折回。虞君已饜於山麓之飲料所，而予則汗發滿身矣。稍息，即乘車行。

「刀店兜生意，車夫停車。視之，類匕首，削鐵如泥，當面試驗。價四圓，未暇購也，繼車落平地，見有武術研究會之牌，急入覽，廣廳一座，平鋪如臺。（日本居室，大都如此，以席地而坐也。）武士六人，四角率，一一對打，毫不假借。二頭面戴鐵罩，身披皮件，各執竹棒，互相技擊，努目疾視，伺隙而動，猛力既下，怪叫隨之。此種武術，較之我國，陳陳相因，按步就班之刀鎗對打，勝多矣。曩於上海日本領事館，曾一見之，今其國內各地，有此研究會，則日本所謂武士道，非虛聲可知矣。嗚呼，寡勝衆，小敗大，以蕞爾者，足令天下雄強側目，其在此乎。再下有新建食堂，外部未完工，內容初舒齊。時已一點，（何不直話十二點鐘，）遂付資令車夫去。相將上樓，廳尙大，可容客百餘，下層紅氈鋪地，似爲遊藝場，入者去履，如穿皮鞋外須加套，套係布製，不甚清潔，反嫌多事。西餐頗可口，侍女把酒相敬，亦周到。執賬席之女子，身材短少，面目姣好，坐不稍動，時或微笑，絕類畫中人。我國畫家，輒好繪古裝女子，如欲得活動臨本，可到此中求之。其所

執之扇，紙面骨幹，小而雅，絕類十餘年前之甯波通行者，豈亦由我甯波人傳之日本耶。按扇之一物，從前西人頗輕視之，今則有稱爲「隨時招致空氣之良伴」焉。或者中國二字，稍在白種人之眼上乎。（愛鳥及屋，反之惡鳥亦及屋矣。此乃實情。）要之愛惡多起於情感，世固少真知灼見也。奈良有博物館，比予問及，已車過，可惜。所產陶瓷器頗多。有陶製狗頭熊，陳列頗相宜。瓷器酒壺，瀉時能吱吱作聲，中國所未見也。下午二時餘，仍由電鉄車回大阪。

Kioto ▲西京一（由大阪火車一時半到）

▲寺墓 女裝 乞丐 遊園

十一日，予預備離大阪往西京。虞君兆隆，欣願同往，並約胡君梓賢共遊。十時餘，火車開，午到西京矣。西京爲日之舊都，故亦稱京都。自維新東遷，因稱西京。下車即先到宮本旅店接洽，備晚上住宿。遂往東本願寺遊覽。該寺規模頗巨，楠木藥柱，均甚偉大。木階數寸，須去履而升。中爲一空曠之殿，全無佛像。開有

有紙衣掛壁、此方爲日本式之佛寺。（當明治維新、嚴禁佛像、本願寺卽自動改革者）寺前有一出賣地圖之女子，一目廢，不識字。其他婦女皆髮髻高架，無一新式者。而裝束都麗中，帶嚴正神氣。不似前所過各地之活潑有緻矣。書稱其「社會情形，猶多故風」，其指此歟。凡事改革，本屬甚難，尤其是政治中心之京師，欲盡革其舊觀念，舊環境，談何容易。使明治當年不遷都，執此「猶有古風」之京都，以發號施令，行其維新政策，烏可得哉。故中國統一後，北京之爲廢都，實不成問題也。繼乘電車，擬往公園。至博物館前下車，適遇出喪，送者和尙，軍警，及花園點綴而已。進一寺，（大約爲西大谷）中殿適有兩婦女跪前，一僧在旁念經不絕，做「功德」之類也。余以此爲來東所難經見，即就廊下再三注意。轉令二婦人含羞不敢仰視，未免惡作劇矣。出寺邊門爲上山小徑，乞丐數人，內有殘廢者，此亦爲予到日本第一次所親。余一一與之錢，周濟固不限乎國界也。人宜自立，乞丐本屬可惡。然老幼殘疾，在社會設備尙未周全以前，個人與個人間，斷不能不與同情也。

書見有言辜鴻銘小史，謂渠閉乞丐敲門，必立行下樓，而與之銀幣。余殊欣然，以爲行徑何相暗合。此即中國固有之社會主義也。（然予對年壯無病者，必與規戒。免得無恥，轉以討飯爲業。）以視歐美人專抱個人義，斬而不與者，果爲孰是孰非乎。旁有飲料攤，另有一中年婦人於此閒坐。赤膊露乳，口啣短煙管，若有所思然，（在日本火車上，可時見露乳吸煙之婦女，然其乳峯往往如小兒所吸之牛奶瓶。與此婦之饅頭狀近中國式者異耳。）見予濟巧，露其黑而鑲金之齒，笑表贊成。嗚呼，滄桑靡常，焉知若輩非「王孫泣隅」，「宮女說玄」之類乎。石級漸上，全是填山，小得如塔，書「某氏歷代之墓」字樣。此區區所據之地，即可藏其不絕之骨灰，真是無上經濟。人謂日本地小，宜其創此法式。然無論如何地大，終屬有涯，斷不能容無限之人屍。今我中國，尤其是阿拉甯波，田野山鄉，大都爲死人占去。諸位請看，甯波輪船鎮海關進口，兩旁星布的是什麼。到各村去逛逛，四面包圍的是什麼。入土爲安，早置腦後，寅葬卯發，深中心。故露天棺材，隨意東疆西放，

弄到臭天薰天。石槨墳墓，任他大築小做，變如雞矢滿地。明明是人世界，偏偏要造成鬼區域。再不改革，將無住所無飯吃矣。或謂日本「皇陵」，何嘗不大。中山新墓，建築尤偉。無非欲示後世而已。今民衆欲自記念其本身，有何不可。然若輩爲曠代一二人。豈民衆所得盡如此。且人類理論，日新月異，死求速朽，古亦有言。凡紀念太甚者，即是受封建思想之餘毒，而亦環境造成之。使民衆俱能實行伍庸秩火葬，美報記者灰飛。（最近美報記者某，在莫斯科死，遺囑將骨灰飛揚空中，）則將來病根全免，日本簡單墓式，且可無所用之矣。（但西京墓地，四面全無樹木。（全日本如此）日人不知利用墓地造林，其智識較淺矣。）公園無甚建築，不見動物院，間有小商店，供給解暑品。店前有小池，白鵝有興，對客泳游。可謂樂其所樂矣。繼見有汽車一輛，停留園中，車夫正在看書。虞君遂約開往嵐山一遊。車中裝有計數器，價以里程算。

▲西京一 嵐山

日遊嵐山錄

由西京汽車行，約四五十分而抵嵐山。嵐山地處鄉間，山水殊佳。當溪架壑長木橋。備有專船可遊。頭尖身胖，如吾寧波奉化之賣缸船。船夫三名，價有定額，來回五六里，須三圓另。日本人力較中國貴多矣。當其船未開時，船夫皆各在室內結綯，無有棄時。勞動界之勤力，大都如斯，不可不知也。既而虞胡二君酒肴備，解維而行，三人皆在船頭拉牽。初則溪澗，水勢尙緩。繼而湍流，愈上愈急。飛觴浮白，興味殊濃。適溪濱松下，有二美人憩息，梁君招以手，彼亦報歡笑。真所謂「放浪形骸之外」矣。至終點兀石下，飛流爲瀑，水濺成渦，無異吾故鄉東鏡湖之開磯闔。前望則兩山合插，回視則岸樹蔽天。真置身畫圖中矣。（少小時，不知讀那一本「大英國」之書。其中有山水圖一幅，一兒睡樹蔭下夢中鳥語悅耳云云。曾非常羨慕。本次到嵐山，髣髴得實現少年事，豈愛山水，亦有根性歟。）舟既不能再進，隨上巖逍遙。皮底雖滑，巖石雖險，容何傷。（余走山涉嶺，亦著皮鞋。十年前遊宜昌之三遊洞，路極險狹，稍一不慎，卽落峽口去矣。同遊不免危之，然固無

恙。有釣者二，據巖下餌，不見一獲。「不爲食死」，溪魚其智於河魚乎。而是時適有火車隔岸經過，（此火車係開往京都之北舞鶴等處）蜿蜒如長蛇。開洞鑿山，工程非易。天然人爲，俱臻美境，會逢其適，樂爲何如。盤桓逾刻，返掉而下，順水行舟，不廢大力矣。較之逆流而上時，難易遠矣。人生處境，亦猶是也。當其一帆風順，幾不知有何困難。及事不得手，亦即阻礙叢生。前者往往趾高氣揚，目中無人。（最近美國人自恃富厚，大犯此病。）後者則又悲感傷心，甚或輕生。唯明達爲能逆來順受，順至逆處。放乎中流，不偏不憂，而無所容心於雞虫得失。斯可矣。中途一對青年男女，打雙槳，划小艇。又有一妙齡者，獨自泛掉，笑呵呵。活潑，真快活。但願將來機器發達，人力省却，普天下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得享此快活。去船埠不遠之高岸上有浴室，係新建，小而潔。浴能憑窗俯視，別有勝景。近旁爲旅館，住客多來養病云。浴室前爲簡單動物園。猴子一籠，一美人前鑿西瓜皮，猴大搖鐵柵，如醉如狂。爲食歟，爲色歟，性之激動大矣哉。上有密林

，聞劈拍汽鐘聲不絕，想小禽多，游者羣也。此等地方，高礮壁岸，人跡難到，故林木叢生。今一加經營，連我遠客，亦得優游矣。天然謂可少人工乎。後在橋南新船埠上岸。馬路開闊，洋房新建。路旁空地，插有某地產會社字樣。不數年後，嵐山更將熱鬧矣。改乘電車回西京，初時人少，繼則幾難安足。到已萬家燈火。（西京北山有大原女，畫片稱其風俗優良，余觀其足上所穿「牛鼻頭」草鞋，形狀穿法，全與寧波農人同，是甬人與日人，必有特別關係歟。）

▲西京三 臨流夜宴

由嵐山回西京，虞君欲上酒樓晚餐。因爲求其相熟者起見，東尋西探，所過妓戶酒家，狹街小道，殊爲不少。歷經美人招手，壯士鞠躬而未入。最後卒尋得範圍較大之一家。該館築有露天筵臺，面山臨川，地位絕佳。中置琴桌，各據一方，席地而坐。肴則烘鱈，（日本溪鱈，大幾如海鱈，直接火烘，油頭甚足。）生魚等，俱稱上品。然烘鱈或胡梁三位，皆吃不慣，幾盡請我。而生魚子又不配胃，當囑侍女

沸湯一煮，卽熨腕滷異尋常矣。是時浩月當空，伴我作飲；川流有聲，如鼓如琴；幽靜無言，相對若屏；電燈星羅，點綴風景；此夜此境，真令人不能忘者也。加以筵前沙上，小曲怡情；胡琴高拉，悅耳傾聽；仿佛華土，幾忘西京；雖爲一對老年夫妻，隔台聞之，宛如三八妙齡；與以「阿堵」，鞠躬表心。其「門前冷落車馬稀」，王孫大少之收場乎。要之，遠客來遊，助興殊不淺焉。臺下更有乞丐，大呼「大老爺」。〔甲午前，日本奉我爲天朝。日本人見我國人，輒稱大老爺。今老年人猶然。〕唉！我的肚子裏既充滿了佳餚美酒，他們飯且沒得吃，心裏那能耐得住？（這是我戴某素來的觀念，也是我的社會主義。決不是自己國內沒有飯吃，反到了比較有飯吃的日本，見了幾個叫化，就生起哀憐心來。）於是處君以角分之幣，用紙包而擲下，計有兩次，皆歡躍而去。臨流建臺之酒樓有多家，而以余等所據者爲寬敞。雅坐客寥落。而隔座一家範圍雖小，生涯却盛，頗以爲異。後知隔家之姬，年少容絕，所以皆趨之若鶩。然則孟子上「魯色性也」之語，可作連辭別解，謂食時加色

，則興趣勃發，胃口大開矣。酒樓旅館主人，欲求生意興盛乎，可以知其所急矣。阿阿。（廣州酒樓、前亦有女招待、當余往遊時、適為胡君漢民禁止、自有其理由、）散宴時已遲，虞胡二君，恐回大阪電車軌出，急往車站。並代予等雇汽車回宮本旅店。方下車，瞥見西京名產陳列所，尙電燈輝煌，遂立往一看。然大門已閉，僅由大玻璃窗見其一部絲織品。五光十色，燦爛奪目。黍絲歟，人造絲歟，中國人一部分之飯碗，打破於此矣。

▲西京四 歷史博物館

十二日晨偕梁君參觀西京博物館。（此博物館與大阪全異，所陳皆古物。故予於題目冠歷史兩字。）以時尙早，先在館前草地上散步。有女工五六，用小鐮刀割草，手法殊熟，想為鄉間農婦也，可敬，可敬。館內有白衣警察照料，買票後入，物件須放門外。其中所陳列，佛像神像，占大部分。或泥塑，或木雕，大都蛀朽糾落。其亦有價值之古壺 越陳越好歟。唯有幾種神像，頭角齶蝶，中國所不會見

，而爲日本特有者。查日本寺廟，仿自中國，自非盡無偶像。今其寺皆空無所有，初頗懷疑，今多置之博物館，是爲日本維新改革寺廟之成績。中國已成象教國，雖少足懲惡。要大礙進化。追國事統一，民生稍足，急應多建館所，以備將來擇尤存貯。古式櫥箱多種，中有「唐櫃」，黑漆金花，光可鑑人，古雅特甚。唐時中日交通甚頻，且有日學生來留學，此櫃不識得之於唐，抑倣唐式製造而名曰唐櫃也。由發掘而得之瓦器不少，且有石器時代之石斧，皆表明日本發現地點，發掘人姓名。然所當知者，世界所謂某時代若干年前之物者，皆無異於看古董而爲假定之辭。若視爲千金萬確，未免失之「盡信」。「錢櫃」所陳古錢，各有年號，自較真矣。然亦有宜注意者。譬如明天啓時，日本之寬永錢。流入中國不少。直至清末，銅元尙未大盛時，通用如故。然安知非有人在後乘銅價低落時，特行鑄造乎。余之言此，非謂博物館中各品，皆爲鷹鼎，毫無價值。不過欲說明凡參觀一切者，總應抱懷疑態度，庶不致有盲目之弊耳。猶之遊歷，若全恃嚮導人，自己不加探索，曇花一現，必無所

得也。刀劍之屬，以古倭刀爲最著。甲冑如我國式。金鏡則係細條綢絲所編。今上海有德國鋼絲馬甲出售，想亦如此編成也。日本繡品陳列稱是。床帳一座，厚而樸，又棉寢衣一襲，色紅質實，甚爲寬博，爲日本前代皇后用物。今物質文明，中人以上婦女，衣服所享用，早已凌駕帝王時代之皇后矣。猶有不足心何哉。（注意、中等以上之婦女，大抵坐吃而已，）書畫所占地位亦大，大都爲我國明人之手蹟。其自繪之風俗山水，皆似不逮。不過以國別眼光，實覺另有風味。日本前某大臣自書「奏章」一道，亦陳列書畫室，書法顏魯，筆力勁健。（在此要講句不衆聽話。士仕（謂讀書人，與做官者，）若專考究寫字，決無益於民生。只可偶得之。畫亦猶是也。）旁有「上諭」金屬印刷板一方，均完全漢文。日本學部最近有中學廢止漢文之議，視此不知作何感想。（日本人所謂廢止漢文，大約全部廢棄。而中國人士之主張，則廢棄古文，（即文言文）而用今文。（即白話文）此古文今文，乃舊名詞而新用者，特此表明發明權？）鐸鐘編鐘，不識去自我國否。其他所陳尙多，此僅就所記

憶者錄之，掛漏多矣。然我國文化，早稱宣揚，古物之富，世所公認。故會到過北京者，謂入日本歷史博物館如大巫之見小巫，亦不爲自傲。雖然，物而稱古，文化名舊，既已保存於歷史博物院，則不宜於今可知。乃或有昧於斯義，不知鑒往察來，除舊更新，以爲擁有多量之古物，即足雄視天下，世界無敵。於是科學不重，機器不用，國弱民窮，此爲真因。中華中華，目今覺悟者，究已不少，忍令中華地圖，中華民族，占日本歷史博物館一席之地，而爲陳列品乎。

▲西京五 雜談

西京雖爲日舊都，而上京區下京區一帶，南北街道，皆成直線。足見當初規劃之周到。圖籍所繪，下有隧道，惜未往遊覽。陸仁陵步砲騎輜重各營，兵工廠練兵場，皆在車站東北云。西京北部之山，夜間燈景頗如香港，不過一島一陸耳。卽山開隧道兩條，火車電車所經也。據云亦有上山電車，虞君在酒樓時，曾手指之，深以未及同往一遊爲憾。大川居中區，水流甚稀。蓋時在夏令，且經迫入人爲水道，

(溪北築堤，迫水入槽，甚爲洪急。)大約爲發電之用矣。(此完全個人僥倖。)溪上洗衣女衆，赤足露臂，別饒風味，浣沙溪畔，何以過之。教育甚盛，大學外有工藝美術高等女校等。天文台在離宮之南，工廠有織物會社，陶器會社，瓦斯會社等。嘗過一街，一米店用石臼舂米，以電上下搗子，不用人力。事較機器軋米爲緩，然數據米業中人言，機器米剝削太甚，往往至將外層滋養料擦去，是則似用此法爲宜矣。(不遵機器軋米，我是外行。機器是否必不能改良，而中國各城市及鄉村電力是否能辦得到，只好算另一問題。)嘗遊一等，(已忘名)寺之東南部，有一閣，居高臨下，瞭望頗宜。唯破舊已甚，蝙蝠之矢滿地。有小神龕多個似狐座，窗皆閉，外則結繩累累。余特揭開其閉視之，除木頭外無一物，可見日人之迷信，有上古之遺風焉。(寺廟偶像，雖一時盡不得付之博物館。而如中國之神，且多係榜有功德於社會國家者而立之，一時當然勢有不能皆去。唯淫祠則在所必除。記得吾鄞之東海丁灣地方，(此處出桃)有一伽藍廟。匾聯得「靈驗異常」，聲名頗大。彭年

前金佛過其地，果然「有求必應」之區，（始丟迷信不談。骨子裏「有求必應」，還是好私人說情之結果。）兩旁松樹上，掛得熱鬧非凡，視其「神」，則一焦木也。余遂發缸擲神，一掃空之，以除其誤人疾病之罪。今日本小龕林立，是何異吾鄆之缸蓋廟哉。寫到這裏，又起一個笑話。目今有所謂「狗肉將軍」，是獨一無二之蠻王。他有膽在歷城山上開砲打天。而山東「督署」裏的狐狸座位，却恭之敬之，沒膽沒臉除。然則古人「神道設教」，於若輩正大有價值也。（龍後塑關羽像，呵呵，前之威震華夏者，今已「威震倭邦」矣。（吾鄆東錢湖村廟多祀唐裴蕭。廟中匾額，有書威震倭邦。）何幸運之亨通也。我中國軍人，若雲長者何可勝數。而偏偏他行運，殊不可解。或者其「雙方兼顧」，「兩全其美」，（此予對雲長不絕孟德之測辭。）最合國人之脾胃乎。日本如亦以此心理，崇拜關公，未始非世界和平之一助。若迷信武力，則羽已敗矣，正前車之鑒也。西京精美術工藝，中國所用新式印花紙板，即出於是。據云利用川流漂洗而成，惜余又不得躬獲觀察。宮本旅店，店面頗廣，中間一小天

井，布置假山，非常精美。執賬席者（或即經理人）能京語，蓋曾在東三省辦事也。知余將在名古屋下車，臨走即面交一介紹函，日旅店辦事之周，益可見矣。

Oian ▲大津 (Biwa Lake) 名古屋道中 (西京至大津約半點
大津至名古屋四點餘)

十二日午前離西京，擬先在大津下車，一遊琵琶湖，再至名古屋。結果均不曾實行，臥遊坐看，到也可以。琵琶湖以形得名，亦稱淡海，爲日本第一大湖。面積較吾故鄉之東錢湖大多。（東錢湖在中國地圖中，皆能見之。）風光秀媚，有近江八景之稱。（東錢湖風景幽勝，有十景，泛棹甚相宜。明春汽船即可由甬直達。上海西藏路客波旅滬同鄉會，攝有長照片，便可去看。特在此介紹。）火車繞湖而行，時近時遠，若拒若迎。湖中山水，在火車上已能領得。故雖未親身涉足，似亦可以稍慰矣。米原亦臨湖，欲遊者亦可在此下車。計自大津至此，沿湖車行點半以上。自米原車軌始折而東，再行二時半而抵名古屋。名古屋在東京西京之間，製造貿易俱盛。橫濱震後，絲市有移此之說。嘗未到名古屋前，同座有日人某君，相談甚

屬莫逆。渠大學畢業，現在橫濱銀行辦事。述其大地震時經過，謂當發動時，彼即逃出室外，直向街道而奔，想到空場保全性命。誰知一霎時，一高大之旅館倒塌，遂爲夾成一團，智覺全失，不知生死。無何，次日忽有人來救，則身適在旅館大浴盆之下。而橫浴盆又巧有一木幹擋住。因此得慶更生，否則早爲肉漿云云。言下喜極，余等亦深爲致賀。嗚呼，人生世上，本屬暫局。但得人人能過活，即爲於願已足。爭權奪利，損人利己，馴至你一鎗，他一刀，殘殺不已，果何如者。閱此君所所歷之境者，其亦可少減畜性乎。近名古屋之地皆平陽，坐火車而望，全無障礙。屋宇歷歷在目，西斜之日光，射一高大古屋頂，反映作金色。日友謂此頂爲全金所製，前曾有人乘紙鶴去偷云。將來航空發達，飛行器具大行，則智仁勇兼全之梁上君子，必棄其紙鶴，改用飛具，以達其目的。然則能防得勝防乎。仲尼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我們總要想法子，使盜竊不作，把此不名譽之兩字，驅逐字典之外。根本解決，不其善之又善乎。名古屋所以未下車，時間雖爲關係之

一。然大原因則在此日友謂並無若何風景云。(回來時予曾特遊詳後。)而「名古屋」之因此有名的古屋而得名，則固顯然矣。

▲名古屋靜岡國府津道中

(名古屋至靜岡四點餘
靜岡至國府津三點)

名古屋既過，目的地就在箱根，應在在國府津轉車。沿途因有日本再生朋友同伴，問問路程，詢問情形，殊多快慰。車經豐橋濱松之間，見立有「辨天館」之大招牌，披閱地圖，知火車將行海上矣。(蓋此處適為空隙，須跨海而過也。)凹入如破隄，隄口小，內成一海灣，形圓似湖。靜波清碧，黃沙細澤，浴者紛紛，意態閒適。抵靜岡下車者不少。余亦一上站。(每抵一站，有機會則往往暫行離車，以為總算到滿矣。)聞靜岡工商業頗盛，前同輪來日之葛君，即為探問在上海所定造紙機器事。結果，經神戶吳慶瑞君之友代為詢問，方知機器未曾定過，而為經手人設計騙取銀錢云。辦事固有如是不易耶，想為偶然所遇耳。(從不好方面講，士諺有「紅眼綠頭髮，鼻頭管朝下都是賊」的話。要亦環境造成之耳。上海生意上種種騙局日

多、非小心從事，自鮮有不上當。過靜岡，（回時亦曾特到，詳後。）即漸入富士野麓。兩旁所見，多草本農作物。田中似置有盛物器，上皆草棚以遮。一大廣場中，有十餘個。初不辨其爲何物。繼而方知乃是「走盡天下，不如寧波江廈」之寶貝。而爲日本農夫積貯肥料之所也。我此次遊日，對於這「寶貝」，却會相當留意。但沿途街市中，都找不到一個公共廁所。沿鐵路的鄉村，也見不到一個隨便便處。若是沒有犬坂日本工人家前之那小寶貝，和這些富士山下之大寶貝，幾疑日本人是「瞞屁股」矣。不然，日本人必又模倣做敵貴國于晦若先生的法子，隨身帶着包裹物，把「貧囊珍藏」起來了。（唉！說來可憐。約二十年前，同里陳姓，他在上海做木匠，晚上睡在下海浦。有一夜，他的尊物，肚子包容不住，差不多要自由行動起來，出門則沒得寶貝，懼到「行裏去」。（行裏去三字，是上海「租界」警狗之口頭話。人力車夫在這三字上，不知乞多少苦。）拆在房間，又人多口雜，得罪同人。不得已，權將西瓜皮帽子，做了馬桶，擲諸窗外，方算了事。嗚呼，都市文明，連工人不但

飯難吃，恭也難出了，不是可憐嗎。此阿拉寧波使館之所以爲寶貝賦。不過出天露水的，總是一個沒有看見。那就是日本比較好一些的地方。當此大規模之新式空氣吸取之蠶廠，雖不能實現，而輕而易舉之加蓋搭棚辦法，衛生局警察廳，則切宜通令奉行也。至南京旅館之遍地黃白物，更應嚴禁。（在此又有一笑話，余家算辦一學校，并設圖書館，而門前即_地寶貝，且更有露天寶貝。所以青浦某舉人自稱「七坑居士」，余實亦大有此資格。前年余以太不成樣，編竹製缸蓋多只，以覆鄰近露大暖鍋。（露天暖鍋，乃鄙人所發明新名詞，雖曾徧傳寧波報章，但他人不得復述。哈哈。）並書有衛生字句。不料族中一二父老，大反其對，以爲「蒼聖」造字，（多數人恐說是孔夫子造的字呢！）斷不可褻瀆。乘本族拔貢莘農先生，舉人季石先生，來吾家時。預托拔貢先生提出，向余討論。予亦不慌不忙，請季石先生解決。幸虧這位年近古稀之孝廉公，具遠大眼光，爲寧波城辦學之先進，到贊成說，「字寫得有道理，很好的很好的。」大家就亦算了。我再講句寫意話，幾位族老雖頑固

，而對我個人却承蒙不棄，非常信抑。不然，不知爲「寶蓋」（謂寶貝之蓋也）問題，要鬧到如何地步？）爲富士山麓見了幾只囊缸，又說了許多閒話，然則「衣食住行」四者之外，應加一「拆」，而爲五矣。富士爲日本第一山，車至山麓，卽漸行漸高，機頭一推一拖，工程雖遠不及居庸關艱險，而情形彷彿似京綏路矣。據圖所繪，朋友面告，富士山頂全年積雪。而予再三仰望，終不得見，豈爲雲所掩乎。（是日有薄雲，然回時天氣晴朗。亦不見，詳後。）近沼津，車忽停，氣笛大拉，鄉人羣集，皆相顧驚異，知有事故發生。有多人向車後奔，余亦下車疾往，翼一視實況。唯恐車開，未達而回，則報告者至，謂有人已被輾斃云。因頓憶十年前，予由北葦回南。津浦車至明光滄州之間，車忽不進，視之，則赫然一人，身首異處，頭軌內，體軌外，受殺頭慘劇矣。當時爲之食不下嚥。（然而軍隊戰爭之悽慘，較此要加千百倍。緊急之時，受傷者，非特不救，抑且活埋呢！如去年北方落空廊房之戰，雙方肉陣相敵，有許多傷兵，是從泥坑中掙出求命呢！嗚呼，人命輕於畜，（六

畜乏肉，是值錢的，所以決不肯活埋，然則非人輕於畜乎，（戰爭何時已？）使此
次又在日本見輾死之人，固能增參考資料。（曾記多年前看中國醫書，有五臟六腑
圖一幅。繪者自記，此圖真確，能正前人所誤，因在奉天見殺盜開腔，蛇行而前，
得窺全豹云。今生理昌明，位置絲毫不誤，全在剖解實驗之力。昔時則固斷不容此
者）然因此必增不快之感，則姑以此勝於彼可矣。車抵國府津，已逾八時，蓋誤點
矣。遂紛紛下車，車掌知予等往箱根，告不必買票，到站可補，蓋恐不及也。關心
旅客，可見一般。

▲國府津小田原箱根道中

（國府津至小田原廿餘分）
小田原至箱根近一點

由國府津至箱根，須先至小田原再轉車上山。方予等鶴立車站候車，（由門司
乘車時尙未到）忽一日人間往箱根是否在此上車？新來客居然做老資格。答曰，不
差。在夜中往來，本較不便，而於此轉得同目的地者伴侶，到寬慰不少。該日人年
雖已五十許，面紅暈微醺，神色殊佳。隨一中年女子，及一老婦，嬉笑不絕。大約

到箱根去尋芳也。而予與梁君，大啾啾的大講特談，開以大笑，旁若無人，哄動站中人，亦笑不可仰。闔焉哉，貴客也。頃之，彼三人車票已在手，梁君過分小心，見而亦欲先行購得，予再三止之。忽有車站中人謂可領往，正合梁君意，予知其誤會，然亦只得且同一走。果然，乃引導出站乘汽車者，急返身。幸火車仍未到，卒轉托扛夫購得之，轉折已不少矣。車來，客頗擁擠，車中人俱欣欣然，而站中所遇之得意客，却不之見。未幾，到小田原，在站內聞鈴聲招客，蓋左方即爲電車站，闕往箱根者也。購電車票，站員問往何站，予不知所答，蓋箱根固已告之矣，烏知箱根是總名，下車乃有數處也。賣票人謂強羅乎，予問有旅館否，彼答有之，遂購強羅票。札票人以往強羅也，鞠躬歡笑相送，如相賀然，是箱根之名聞於世，遊者如歸，大有花花關係在焉。上電車，燈光明亮，倍於火車，而得意客亦上車而來。塵中紅綠相間，滿面春風，幾不知人間尚有所謂痛苦焉，而予對坐一女子，尤時而嫣然，時而凝注，時而俯思，一若面熟而久相違者。其依戀多情，真令人難以形容。

。豈小田原箱根，女子之仰慕鬚眉，逾於戰後之法德英乎。（次日見此女子於小田原磁器店，詳後。）車初行街道中，繼走山谷間，夜色朦朧，（是日爲陰歷月半，車中却不見月，我更要多話一句，如世界能廢棄一年十二月的月字，那是最好。否則如月份不能廢除，則陰歷（陰即月也）當然占相當位置。）不辨方向。豈以電光甚強，人工巧奪天工乎。沿途時過山洞，時經壁岸，似覺形勝之佳，無以復加。計自小田原至強羅，迴車數次，改車一次，可見山高工艱。同來日人，（即前所稱得意客）於小涌谷下車。予等至強羅，旅館相率來接客。有觀光旅館者，爲最新建築，命意齊佳，因入焉。

Hakone ▲箱根一 觀光旅館中之夜興

觀光旅館作弓形式，依山間之地位而築也。房間既就，巡視一周，浴室廁室化粧室，皆新式裝置，優美清潔，一面預備晚餐，當先入浴，形式雖男女分室，然日人頗多不關意。適一國人先在，據云在神戶營業，來此養病云。既畢，酒食已來

。一棒灰遺，而樂者與已大作，欲招妓備飲，以償其宿願之一。余亦欣欲再聽上海六三亭式之曲調，因鼓掌贊成。侍女即以電話去。（箱根旅館常住妓女，即招來亦可夜渡。唯此觀光中爲外來，仰爲內住。聽其電話之語，則似非內無疑。）少間，日姬抱琴而來，年二十許，而有急遽之色，想電話緊促之故。雲鬢高聳，光彩動人，外罩紗衫，狀貌隆重，蓋猶日本老禮，而亦中國古服也。入席試技，彈唱俱可，姿雖中人，而雅通文墨，善飲善詞，是夜得此，未始不足珍也。飲後興發，撥弦復歌，其聲嗚嗚然，若訴心腸者。世間正多可痛事，能禁不平之嗚乎。繼該日姬問予等姓名，並自書曰金太郎，小田原人。當往年大地震時，箱根小田原一帶，繼繼遭殃，今幸存者，真可謂劫後餘生矣。然嗚嗚之嗚嗚然，其以此乎。日例，招妓以鐘點計，故彈唱任意，久暫隨便，稱曰藝妓，名實相符。較之上海之堂差，敷衍塞責，在身不在藝者，有所不同矣。然日藝妓雖重藝不重色，而夜與固未嘗全却。不過拋拒之權，操之本身，非如上海妓子要人，（妓子兩字，乃外子之意，並非諷辱之

詞。若蘇武若蘇轍，國內外曾生他的外子。再不好聽的講，耶穌孔子，都是姨子生。然則寧波人好以「姨子兒子」罵人，何哉。視字烏爲轉移也。所以在這個當兒，合則留、非常爽潔。旅館兼淫業，便上加便矣。觀其所備枕頭寢衣，固即爲此者。枕紅色，狀如我國天津貨，乃二三十年前中國所常用，或即由天津傳去者。日本女子，髮髻之龐大、舉世無匹，（其實亦仿自我國。廿年前吾輩在寧波，固尙得見婦女高大之假髻。）夜間以頭架小枕，懸空而睡，爲髮吃此苦，不剪尙何待。世界婦女，何日能真解放乎。（日本女子，剪髮或改平裝者，尙尙少數，與我國相去多矣。帝國不比民國文明，此，明證歟。）寢衣五彩，清潔美觀。日本人男女皆不用內褲，（日本式連外褲亦無之。所以別府火車中。她特大索他的性。）臨臥即以寢衣披身，有事非常便利。視中國之故意縛束，令急色兒裏不及待者，省轉折多矣。言之大堪發噱。此中此夜，可謂已徧耳目口舌聲色之好，而同遊意猶未足，又招一年事更輕者來。樂器一無所帶。若專來盡備而職責者。迨酒闌席散，已是一時。圓月高

噴，鼻堵不殊，此之謂大公無私，「得志當爲天下雨，」夫豈忘其庸醫哉。然強羅雖處高谷間，不爲不涼，而酒後茶餘，汗亦勃發，於是復入浴，她倆亦欣然同來，雖異室相處，而雙扉不掩。彼又故妖其態，作種種跳舞，左欹右傾，橫臥豎立，妙極形狀，真歎觀止矣。上海安樂宮裸體跳舞，應退避三舍（上海所謂安樂宮裸體舞，予未見過、但曾耳聞，在此姑偶借作陪耳。）大唐楊太真出浴圖，可置之高閣矣。繼一日人來，見狀大喜，直入女所，做他牠們拿手好戲矣。（注意，在別府等處，雖男女同浴、但有嚴禁高聲之牌。）滬諺有言「前客讓後客」（第二句似不便說出，但如果天下太平，人人安樂。我情願居烏龜名目，享些長壽。）且去安睡罷。然隔窗固猶聞嘻嘻哈哈不絕也。倘爲別一流人物，恐又將酸與勃發，醋波大起矣。

▲箱根二 強羅雜談

箱根屬相州，有二十景之稱。強羅爲箱根電車終點。道路概爲新築，鑿山開洞，汽車都通。房屋亦皆新建，一高一低，層層如田。大地震後所恢復者，日人毅力

，於此可見。溫泉之大者爲大桶谷，須先乘電索車而上，再乘人力轎。其電索車彷彿神戶，不過路線較短工程較易耳。電索車總機關旁有旅館茶室。當到達時。有一着黃色制服，年可四十之站役，知予等昨夜宿強羅，手舞足蹈，大開其心。是時旅館外適有一女曬巾，卽指此女以手作勢爲交媾狀，并大笑不已。鄙夫言行，率直之至。或者其早久矣，故窮極形態乎。「近水樓臺先得月，」天然固如此，人事何曾哉。不禁爲普天下之處屠門不得大嚼者，表一不平之同情也。再上有湖，觀圖能望見白頭之富士山。轎子來回，須二三時，價四五圓，倘亦所謂多取之不爲虐歟。以時間不及，未去爲憾。蓋吾甚願一見高潔之富士也。繼將由電車下，忽見昨晚同車之得意客。然態度頓異，儼如一官僚矣。方知昨之似豪放不羈者，爲酒後之變態。諸葛亮矧利用此弱點以觀人，所以其兵書有「醉之以酒觀其志」之語。嗚呼，酒：酒不知天下多少人，死於此，生於此，得於此，失於此。要在胸次不橫一物者，爲能盡飲之。禁酒嚴禁，或者其國人金錢心太重，階級已成，恐因酒而起風潮，政府推

己及人，故預爲之防乎。（罪過、罪過、亂話三千。據說美國禁酒、係由婦女提議。美國人吃酒、是一瓶一口、大約酒鬼回家時候、對她們性的衝動太厲害了）又該日人所隨之女子，昨晚幾視如「天人」，此時方見貌雖清秀，而雀斑滿面。從知「燈下美女」，「個個道地，世之所謂，「戀愛」所謂「好色」，那有絕對灼見。無非供求相需，感情爲用而已。西施嫵女，嫵女西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電索車之中站，爲強羅公園，大部因震災尙荒蕪。有噴水池，游泳池，已裝置完善。池爲天然溫泉，數十兒童，斜穿直躍，高興無比。在高山上，猶不忘練習水性，其欲稱霸海上之心，昭然若揭。「英雄不兩立」，「日英能長安久合，未可得也。（最近英人因抵制花旗，遂聯合日本，日內瓦海軍會議，因以破裂，一時之現象耳。）鄰近有溫泉浴所。大者當推，「古千人風呂。」予等直走上層參看，女執事皆表示歡迎。但不見能容千人，想幾經滄桑，或舉成數而言耳。而梁君忽「恭」急，諸女競以艸紙進（注意，我國人往往有用艸一抹，鯢鯢非凡，用黃艸紙百不得一。而日本人所用者，其質比

我國學生寫字紙還要白。報紙當紳紙，也是常事。）將出，一大羣田舍翁之家庭，男女老幼，携手而入。足見日本已好浴成風，與我國婦女有終身少浴者，不幾有人歲之異乎。（中國男子未必如何好浴。此處言婦女，不過擇較甚而言耳，）公園遊畢，仍乘長途電車下山離強羅。初則從高而下，尙屬別有境地。繼則行於谷間，不見樹木，景光絕少，若與昨夜所經異途。以是知世界一切，皆有黑幕。假使窗檻推開，西洋鏡拆穿，從歷史以來，有幾個是完人，有幾樁是完事乎。嗚呼，種種所演，無非奸詐相尙。種種立名，無非欺盜之資。而愚者不察，（此所謂愚者，其實天地良心，真是好人。）信以爲真。是何異予之昧視哉。然而真理與宇宙長存，終有發現之時。猶予日中畢見原形，誰謂公理大同時代，不能達到目的哉。到小田原，時在午前，計日則十三矣。

Odawara ▲小田原

據友人言、小田原，大地震時全毀。今吾人到此，一點見不到舊痕，若不曾遭

殃者。便言非虛，則小田原地方雖小，能力實大。回觀吾國何如，即就比較的稱世外桃源，執商界牛耳之阿拉雷波。（上海等諸通商口岸乃「洋大人」所經營。雖日新月異，固不能稱己之力。）城鄉屋宇，上焉者，修理改裝。中焉者勉葆舊觀。下焉者倒者倒，毀者毀。猶之「敗落鄉紳」全是頹唐氣象。嗚呼，雷波如此，他處之受災難者，更不言可知矣。（我屢屢講窮，好像雷波人是窮得不亦樂乎。未免自損名譽，更失商界場面。然而我說雷波窮，所以使人更可見得中國別地方的窮上加窮。而即言雷波富，亦不過少數小康而已。我之心目中，必要如德國人一人抵得住千人生產能力。且更有平均發展機會，方算愜心。）果建設之難乎，破壞之多乎，要不知進取，實最大原因。小田原人非有過人也，有勇氣耳。近車站之茶室，陳列糕盒式之飯，方知站上叫賣者。即爲若等店館所製。其鄰室爲一陶器店，店中僅一青年女子，見予與梁君，「似曾相見似相識」，突轉身入內，大有所謂「阿要難爲情」之態。此人爲誰？乃即昨夜電車上之時笑，時目，時思，纏綿不自禁者。然一見即退，若

電之一閃而熄，何哉。或者車中邂逅，彼已起深刻印象，而不虞次日重逢，故若驚若報乎。詰之世間多情女子，以余憶度爲然否。小田原車站雖不大，而牆壁潔白，殊爲清潔。庵中多麗人，尤饒快感。火車電車，同站出入。此爲日人力謀交通便利之一證。不然，箱根處深山冷香，尙得勞世界人士之玉趾乎。故今日中國種種不發達，總話一句，可歸罪交通不通。所以中山先生實業計劃，於此第一注重。且曾親任全國鐵路督辦也。吾之於小田原，因火車開行時刻已近之故，除經電車路線一段外，僅在車站前散步，不敢深入，因無甚所得。聞旅館頗多，却未之見。而據強羅電索車站役戲言，「小田原旅館夜渡纏頭，僅及箱根之半。」語堪發笑。然因此足見該處之特產嬌娃，與旅館之特許淫業，習之既久，成自然風氣。漁郎有意，可以知斯間津矣。呵呵。

▲從小田原到橫濱 (約一點餘到)

自小田原至橫濱，火車直達。當進小田原月臺候車時，旁有日本男女兩人，相

值鞠躬。梁君知其數必多，因輕數一二以至五六，爲同座日人所聞，不覺失笑。並曰，其數可九而止。是則中國所謂九扣，僅用於「祀孔」「祭天」而日本則以九鞠爲常禮。何許子之不憚煩也。或曰：禮多必詐，無怪日人鬼計百出。然我且老實講句亮話，居今之世，而不知詐，（已往國家未成立物質富足前，及將來世界真大同後，當可除外）。言國國必亡，言人人必奴。嗚呼，詐之爲詐，雖有無須用之時，不應用之時，用不着之時。而卽「以其人之道，還以治其身」，則固大有可用之時也。而有何損於禮乎。噫！吾之言此，痛心何如乎。抵橫濱，上下搭客極衆，以鄰東京也。其火車站前，卽有高架電車。予決意往中國街同春號，（前名古屋車上所遇之日友，曾說橫濱中國街很有名，他常往遊散云。）問之路人，電車可達。後車中一粵人同乘，得知下車之處。車價亦不論站，予給以半圓幣三數次，而賣票人迄一顧而去。其爲一時無找乎，然袋內非空也。其優待敵貴國來賓乎，（予時特着紡綳長衫、皮鞋外，疊中國式。）則烏敢享此權利。迨到站下車，司機人向余索票，（日本電

車。凡客下車，司機人皆順便收票，故用不着查票人，法子比上海好多，好多。）予雖幣在手，而票無以應。深恐日人誤予爲「揩油」，留不好印象。於是不得不賣票人。掌票者面有赧色，俯首無言，照常補給。假使此事在上海「大英地界」，（歐美人輒稱我國人曰「小中國人」(Small China man)（最近美國阿那斯加漁場經理，對中國工人溫崇信君說 You Small China man 見東方雜誌。）而「大英地界」四字，在上海却最容易聽見。嗚呼，中國之智識程度。賣票人有不強辯，或竟施行無禮乎。然予後細思該賣票人之意，似初以予爲長途乘客，或不料不多時即下車。是其職務上尙無錯誤，而予斥責之，彼雖無回聲，轉覺不安於心矣。（人生處世，言動不一，明吃虧，必有暗便宜，明便宜，亦有暗吃虧。婁師德唾面自甘，確有至意。不過弱民族對付帝國主義強國，決不適用，切勿誤會。）余嘗謂世上禍崇罪惡，多起於不相知，多生於相妒忌。大而國家戰伐，小而個人爭奪，皆可作如是觀。誠能推誠布公，則世界大同，可期日而待也。余等未到橫濱之前，聞大震後正在復興，則遺跡尙

有可知。故抵埠後即非常注意。及下電車漸進，第一見中國商號一家。第二即突見殘壁，四周屋址尙存，地面開拆，石皆龜裂。此箱根等處沿途所不獲見之震跡，至此得見之。（雲仙別府，震跡最多，即所謂地獄也。然彼在山鄉，此指鬧市，損失重輕不同耳）。事屬可憐，而轉如得一珍寶。梁君且以未携照相具爲憾焉。行至同春號門前，經理黃銳昌君，正立而瞭望。予不及啓問，承即謂「上海早有信來，恭候多日矣。」蓋由二胞兄樵原之友人黃君特有書介紹也。鄉誼殊爲可感，從此指導又大有入矣。

Yokohama ▲橫濱一汽車之遊

余與梁君，雖屬萍水相逢，偶然巧合。而沿途全不寂寞，實爲此次東遊一好伴侶。同春號中，少談片刻，梁君即催出遊，黃君因招汽車來，遂合張君等四人同乘而往。先上中國街左方之山。道路震壞，正在鋪築，大石橫臥，黃泥滿地，通行殊艱。有一處且賴築路工人勉強推挽而過。山之外向頂角有亭，登覽則橫濱全市，歷

歷在目。海港形勢，頓置掌下。惜少頃即行，未能細察。至鄰近似公園之地，與頃所上之山，大約同一範圍。小山上樹木，不大而密，下有一池，乘上水面，多是塵埃，不知是否大動時所滿布天空飛灰遺物。繼車沿海灘行，道路開闊，空氣靜潔；前望後顧，正在神得；而烏知車下聲起，如涪州案之重發；（去年夏，余遊三峽，舟經涪州。（在俗所傳鬼城鄂都稍上。）正憑欄而望，忽號鎗一聲，闕拍而起，猛烈攻擊至十餘里之遙，因在萬縣未停輪受檢查之故。結果「大棗間」，全毀，余居「官輪」，幸彈未及身。今仍得執筆與世相見。）車夫機停，方知是橡皮之爆脫。蓋車輪經崎嶇山道，礫碌馬路，（馬路左面亦在修理，滿鋪三角小石，）不勝其任也。是時羣意以爲不免掃興。然世間事因禍得福者實多。蓋車既停，予轉得因此機會，多獲見聞，較之風馳電掣過，少有影蹤者，相去多矣。當車停處，左有板屋，而港而築。據云當未震災前，客多在此啜茗，此時則舉目無人，重遊其地者，自有今昔之感矣。路右爲一突出之山頭，高數十丈，泥土半截猶新，亦爲當年大地震時所

崩壞，路人活埋多人云。天公有靈，但願世間所謂罪惡之受盡種種慘刑痛苦者，盡如是一筆沒殺之，反足保人遺於無形矣。噫！（不過以慘刑施於人者，而亦受慘刑，不可謂非相當報酬。）汽車夫改換皮胎，手法雖熟，然究非片刻所能竣事。黃君遂導余且談且前。橫濱港外圍長堤如螯，稱東突隄，西突堤。水深面寬，可泊巨舟多艘。（注意，世界所謂大海港，天然未必若何好，全在能設法。如橫濱不築隄，那能泊船。中國沿海商港築隄者，僅見之於煙台，然恐亦是「外國老爺」之力。因此連想起江浙著名漁區嵎山地方，是一個石島，四面全無遮架。所以一有風浪，幾千艘漁船，小則移易泊地，前後左右，忙得不堪。大則一浪上山，船碎身死，人命財產，即大受損失。聞上月又犯了幾十只。下走屢告漁家，鑿山石作隄，以避危險，不知有實現之日否。）但商業未復，船隻殊形寥落。維時岸下浪花潑潑，當面涼風拂拂，暑氣既消，俗慮亦滌矣。黃君頗有意於此寬一地，以為公餘避暑之所。臨馬路有一西式別墅，面港背山，地位殊佳。唯鐵桿四圍，牆脚多裂，中庭草長，門

亦無阻矣。因震而斯，自無待言。右旁有如廂房一間，書有「貸家」字樣。家可貸乎、日本用字真有趣味之也，與車站候室，稱曰「待合所」，同一有使人想入非非之引力。此屋月租六元，較之震前，當減倍蓰云。假使世界大疫，人類全化，則房屋土地，即半點不值。大家眼光放遠些罷，多多互助，勿要自私罷。與別墅比鄰為一日本式屋，以茅草和泥為頂，厚及尺外，甚堅實。冬暖夏涼，較之「洋房」何如乎。寄語普天下窮人，如果合算，不妨做造也。（中國內地如何南一帶，泥屋頗多，曩遊武安縣，（時族叔廷諤，長是邑，）尤多見之。）至此，汽車修理完善，已直駛來前。上車疾馳，所過商店門前，又皆徧插懸掛紅綠小紙之竹、如別府所見然，並加懸燈籠。又以為日本人真好裝璜矣。詢之陳君，烏知大謬不然，乃「孟蘭盆會」之特別標幟也。猶之中國習俗之扯「蜈蚣旗」也。然則世間之事，可盡以理論億測乎。要知實驗，必不可少。吾甬有諺，「若要好，問三老」，對也不錯。回同春，已旁晚矣。

▲橫濱二 中國街與中華學校

橫濱從前也有如上海之「洋租界」，今已由日人收回。而中國街在彼則仍享盛名，然則霸道爲得乎，王道爲得乎。世界不乏明達之士，可以一下評論矣。橫濱華僑向業，以三江（江浙皖稱三江）粵人爲多。唯自大震後，有相率遷往神戶者，今大約有二千餘人。華商無購地之權，有租用之律。黃君所設之同春號，卽屬租地砌屋者。中國街中空地尙多。華商所營，多進出口，錢莊，洋服，菜館，理髮等。理髮代價半圓。手術較國內爲劣。然日本人猶樂就之，以彼國人所設者，動須一圓也。菜館亦易能獲利，日政府嚴查進口，蓋卽爲此，而吾政府未聞與之交涉。嗚呼，中日貿易統計，我國年損萬億，日人既吃「大塊豬肉」。猶爭此區之利，「鼻頭屑」而靳之，其心目中尙容我國人存在耶。橫濱華僑得有此中國街三字之虛名譽，乃「忍得脚趾做人」，刻苦自奮之成績耳。本街道路，寬狹適宜，居戶清潔有餘，其重興後規復之效乎。黃君家眷，地震時正住中國街，原址現已改設水菓舖。一日路過原址

黃君談大變時情狀指而言曰。「常震起屋倒，眷即被壓、上半身猶外露，竭力掙抓，卒不獲出，以及於難」。可謂慘矣。又神戶德泰莊應君，當地動時，方營業橫濱，適有事乘輪往天津。天搖地動，輪剛出橫濱港口，得免危險。真大幸哉。三江公所與同春號比鄰，係新建築，正在油漆。內容游藝場飲食部都備，較舊式會館有生氣多矣。此公所即爲黃君銳昌所發議監造。黃爲人忠厚爽直，熱心公益。正式落成後，華僑有良好聯絡感情機關，獲益自非淺鮮也。中華學校，即在三江公所斜對面，有學生數百人。校前圍板牆，空場尙大，課堂方面門已加鎖，蓋暑期中也。黃君爲該校董事，守者特開門。首進議事室，有神龕、不知祀何人。此我國人所辦之公所會館，常有之習慣也，如何不改良。教室分上下兩層，然學生衆多，尙難盡納，校長前爲甬人孫君，今爲粵人黃君。十年前族姪某，亦曾任職於斯。董事長爲孔雲生君，亦同鄉，不見已十餘年。一日遇於同春號，幾已不相識矣，握手言歡，捧茶相敬，非常誠懇，設萬泰錢莊，橫濱華商之領袖也。其盡力華僑公益，自不待言。

。近者董事以學生發達，校舍不敷，有擴充之議，所望早日實行。又小學應用白話（國外自更應全用國音），幾為天經地義。我國人所辦國外學校，大都不脫前清舊式、仍採「古文」殊於普及之旨有礙。橫濱學校如何，吾未及問，深望向前進行也。

▲橫濱二 勞動公舍與日本小學

橫濱中國街相近，有最足注目價值之兩建築物，一已成，一方興。則勞動公舍，與日本小學是也。所謂勞動公舍，即備勞動者之居住。或家庭，或一身，都可聽便。屋有三層，分數百間。間內部裝置，簡潔樸實，予雖未及入內看察，僅僅觀其外面黃粉之牆，玻璃之窗。而聽其勞動公舍之名，（日本原定何名，則不得而知。以牆上門前，全無文字標識也。）則可見日本一部人士，已注意下層人員矣。真好現象也。夫自歐美資本主義盛，而人民遂成貧富兩大極。富者要發展，越弄越享福，貧者求生活，越做越吃苦。如果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話，是切確

不移，萬古不變。那末死掉點人，有何希罕。可是窮人是人，「上天」太公平，生了手足之外，還是同樣給他一個腦袋，豈肯坐以待斃？於是他們腦子手足，一齊連合起來，起激烈舉動。文明些，政治革命，經濟革命。野蠻些，殺人放火，稱霸稱王。最厲害的、自推蘇俄之大變。古今天下，有何亂子，可說都是這影響。（我也知道，有屋住的人，未嘗不會作惡，如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文明強盜」。尙書所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有他的至意。不過舉多數而言，我要堅決的說一句，「窮則盜心生」。現在舉一個證據。吾浙竊台多盜。而甯波土著，幾可「賞之不竊」。「非天之生人爾殊也」，乃竊台貧瘠，居民所住草屋山洞而已。而甯波比較富有，固瓦房櫛比，屋舍儼然也。）而悲天憫人一般人物，既一時不願以威權施之「爲富不仁」者。（閱者注意，論語上「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就大多數講，確是如此。不過若謂富者必不仁，是硬可不開，廠可不辦，種種實業不必興。猶以我國文流氓，武流氓之專以「敲作槓」「擦淨魚」，不作生產事業者，爲無上坐客矣。不

幾賊仁之甚乎。真不可不明辨。）於是有個調和辦法，行「慈善」事業。在鄉有新村，在市則工舍。急急提倡，補過無形。中日上海新村，橫濱工舍，已發其端。甚望切實推行各地也。至日本小學，正在建築，尙未完工。鋼骨水泥，有七八層，矗立中國街口。查日本財政，非常困難，恢復橫濱商市，忍痛爲之，將以求利也。在常人想來，以爲日本人目的在利，則所興造，必全在生利機關。而烏知分利的學校，亦竟同時並砌。目光咫尺者，有不咤爲咄咄怪事乎。（讀死書的學校，是否一律應辦，可作另一問題。而所謂中國學生之父兄，又必要讀死書，不願其子弟在校農工體力勞動，真可痛極。）且其建設，非特不因陋就簡，而更偉大完備是求。嗚呼噫嘻。我於以嘆日本人之注重百年大計，可謂篤以加矣。視我國多仍由私人設法，形式精神，兩感不足者，吾能不懼乎。（注意，日本小學生，望之儼如成人。所以也可說他們的小人，等於我們的大人，焉能不懼。）聞該地中華學校建築時，亦受橫濱市政府補貼萬餘圓。日本人潤色手段真好，然終不能不欽佩。吾觀橫濱公舍與

小學，真以喜以憂也。

▲橫濱四 日光函館之罷遊與國事之感觸

日光爲著名游覽地，函館爲海味出產所。（我國所常用海味，由函館裝來，極多極多）。皆預定一行。及至橫濱，以函館路途較遠，時有不便，決意作罷。日光則擬十五日往。乃據日報載，前數日該地發水，橋梁沖脫數條云。（此余未見報，乃由黃銳昌先生所告。）而予於夜間以曾感地動，不免頭目暈眩。於是日光之游，亦只得待來日矣。不過余隻身遊日，雖無意中得梁君同伴，中途又荷諸友招待，優惠有加。而以二十天連去帶來工夫，自長崎至橫濱東京，走到日本名勝大埠二十餘處，不可謂非最快意之事。常聽得國人言，「留學生於外國地理歷史，非希熟悉，而本國的却盲無所知。」余此次在日所歷，看看地圖，幾將及乎大半。使不曾於國內有所走過，能不同樣使人譏評，內愧於心？所以不去日光，函館，北海道，固屬不妨。即走遍日本全國，亦無對不住自己。更按知己知彼之義，將來漫遊歐美諸地，

更有所貢獻，當尤爲閱者所贊同者也。

是日日本報大書：「蔣介石下野」，大有欣然之意，爲之感慨不置。夫蔣總司令提黨軍北上，肅清江南，「勞苦功高」，確可當之無愧。唯是未到北京，斷斷不配談變更原策，自起糾紛。即使大事告成，亦可念其前功，稍事慎重。雖若輩擾亂有餘，事實難堪。然亦應察對方因歷史戒懼之由來。乃革軍一到上海，即聞某外司令之言：「蔣總司令如何，我們就如何」。挑撥離間。縱蔣君決不受人恭維，而孰知不先不後，鬧歷一聲，鴻溝頓劃矣。於是英美諸帝國主義。向之愁眉百結者，至此笑顏逐開，而日本且官官堂堂出兵山東，以阻我軍之北進矣。卒至總司令迪電下野，國民革命危如累卵。旅外華僑，受虐素甚，感觸獨多，期望祖國興盛，幾較國內爲切。似此功敗垂成，見報誰不痛心。所望審分合利害之勢，寬大度能容之量。旗鼓重整，提攜同行。訓之導之佑啓後人。即使必須清查，亦應於確有擾亂行爲，逮捕加罪外。其餘關於學說研究，在帝國尙得公然討論者，今日更應賦予言論自由之權，

隨見發表之便。相切相磋，以至至善。（有時幾乎弄到：「藏書有禁，偶語棄市。」而真正殺人放火之盜魁，轉未必能盡置於法。所以更非看風轉舵不可。）將來大功告成之日。即旅日國人轉悲爲喜之時矣。

▲橫濱五 雜談

橫濱輪船碼頭，深入港中，正建築落成者。貨棧前皆鋪鉄軌，上海「杭育杭育」之「扛幫」，如或往東求一口飯吃，恐將亦不可得矣。尙有少數工人，方在碼頭趕行敷設未完工作，概用電力。又街上曾見小範圍板箱作，木匠亦用電機解板，易如裂紙。是日本勞動人，已脫離手工苦海矣，進步爲何如乎。現在我們中國人，一千人做，只抵得住德國一人做，我們四五百人做，只抵得住美國一人做。至於日本人一個人做，最低限度，恐亦抵得住我們幾十個人。（此中日比較，得之偶然觀察。倘經確查，恐不止此。）利用機器之効，無論上帝威力如何大，菩薩靈性如何足，頑固民族嘴吧如何多。（世界人口十七萬五千萬，白種人占七萬一千萬。合黃棕紅

共有十萬萬另，所以嘴吧不可謂不多。）是斷斷抵不住實際勝利的。日本已向前邁，不愁不到角逐驅地地步。而真老朽昏庸，（吳稚暉先生，自稱老朽昏庸。其實憑一時情感，不忍蒼生塗炭，則有之。而其心固天真爛漫也。）墨守舊法，死抱師說，數千年如一日之中華。不知何日能死屍還魂也。（注意，中國人不是天生笨種。要知幾百千年前，乃是世界上第一等民族呢，現在乃完全係子孫不會做人，切勿『噁亂沒用，埋怨祖宗。』）港中商輪，多大阪公司。遠近各地，前來上岸者，皆先須將行李交關員查驗。（關員常住碼頭）似中國人民自由多矣。然要知辦事但要有秩序，真自由乃從不自由中得來。（去年遊川，歸途宜昌上岸，箱篋本已驗過。下划子又有人要看，船夫告以已驗，此人隨去，不料爲隔岸強盜望風式之人所見，遽自另舟中流躍下划子，拔起篷上竹插，亂打船夫，且有要拘去樣子。船夫哀求，予亦告之，俟怒息方釋手也。聞宜昌軍隊，公然徵收鴉片稅，非常嚴厲。凡漏稅者，背脊非打洞不可。嗚呼，中國所謂自由，原來自由到如此樣子？）猶之先苦後甘，方

爲真甘，先貧後富，方爲真富也。中國街中，有一日本浴室，同春號倪君，曾領予往浴，浴者多華僑。中國女子亦受良好環境影響，相率入浴。雖男女分堂，進出却互相得見，毫無嫌疑。倘在國內，必大勞禮教先生，嘆「世風不古」，把筆墨舞弄，視爲大逆不道矣。賣票亦日女子，費僅五分，擦背錢亦如之。須臾果一男子自內出，而擦背。方知上海九中吳君所曾說日本並無擦背之語，爲或未之見也。晚間同春屠君，導遊鬧街，行者頗衆。忽有一日人挨身而前，向而囉囉不休，似有意尋釁者。予注之以目。屠君知非善類，急以婉言使退。當未動身前，屠君本曾說起橫浜多酒鬼，往往向我國人挑撥。已證明不虛。而予是時穿中國短衣，使「東洋酒鬼」，明知我是「蹩腳國人」，豈不失策。（唉！國家弱了，衣服也無光。有許多人，穿「洋裝」。（其實中國已正式採取，不可一味以洋裝稱之。）爲便利計者，固不乏人。（領結便在那裏？所以中山先生特創中山裝。）而爲冒充強國人，正不在少數。現在且聽一言請爲證，（在中國各埠，穿洋裝必要講英語，方屬「儂熱有介」。所

以事關牛頭，馬嘴作證。）上海永安公司總理郭君，他是生長英屬。有一天，見乎於某處，我要講中國話，他要講英國話，却之、遂無下文。後來我特地問起一永安辦事人，據說其同事有對郭某講中國話者，必遭斥責，要被外國人看輕云。然則予之當時拒絕接談，未嘗不爲一小小針砭。）查日本小學，近頗努力於中日親善。今橫濱大街廣道之中，竟時有人羣畔。其政府力有不逮乎，抑人性難齊一耶。（現在姑且喝一杯冷水，自己安慰安慰。世界文明程度不一，但無論如何，總有一兩隻「拐腳鵝娘」。當甲午以前，中國軍艦常遊戈日本各口，水兵持鎗闖禍，是常有的事。是則這個酒鬼、或者其祖其父，曾受吃虧，鬱積所發，亦未可知。循遠之說，不可盡信，亦有不可不信。）同春號有一日本傭婦，年五十餘，服務勤敏。膝下一女，年已十七八，在一富翁家幫差，有便輒至其母處絮語。天下深情，誠無逾骨肉矣。不過在另一方面想，亦環境使然。假如該女已有所愛，且物質足其欲，則或竟賤視其母，有若杭州一賽人女，經「外國教士老爺」撫養督教成人，而不認其父者，（

此事不知見於何處，一時記不清楚。）天下固多多也。嗚呼，人情固不可以倫理測也。聞該日女子，書未曾讀過。（予意少時或曾入學，而同春號同事未之知），而所用陽傘，則非十多塊一頂不可。是將來意中人得，豪奢可知，無怪日本男子，有情願孤宿者。然則我國人士，提倡質樸，「荆釵布裙」，傳爲美談，非無故也。橫濱大震，雖爲陳跡，而微波似恆有之。余居數日。輒覺頭眩，則日本之爲日本，其天然危險，似一時未能艾已。

Tokyo. ▲東京一 上野公園 淺草公園

十四日上午九時許。黃君導遊東京上野公園。自橫濱之櫻木町乘高架電車出發，約二十分而達品川。至此即入東京市。高架電車居上臨下，東京西南部，歷歷在目，與乘飛機僅去一間矣。過總車站，未下，至上野站下車。入上野公園，石級而登，占地頗廣。櫻木成林，惜非花季。動物園陳設完備，走飛大都有之，猿猴種類尤多。而最難得者，尤推河馬，北極熊，南洋蛇三物。河馬大逾水牛，皮膚柔滑無

毛，雙目突出如燈籠，有若吾人習見所畫之「龍眼」。柵內一半爲水門汀地，一半爲池，以便憩息，以便游泳。性似不甚猛，當其眠時，看客有以大聲激刺之者，僅目光如炬，一閃即止。（少小讀史，其中人物，常有「目光如炬」之句。親眼所見。則孫中山一人而已。數年前，意大利飛機初到上海，陳列於黃浦灘草地上。（注意，此草地平日禁華人行走。稍北即「華人與狗不准入內」之所謂公園也，）余往參觀。未幾中山先生同宋慶齡挽手亦來。中山目光一閃，幾有使衆辟易之概。）據聞經歷者言，河馬在海洋中，往往千百成羣，出沒無常。如船遇之，纏繞不休，非常危險云。此陳列者，乃日本艦隊在南洋遊戈時所捕得者，誠稀物也。北極熊以產北極名，有二隻，毛全白，性猛烈，常衝突，故鼻間毛落成疤。關以堅固之鐵柵。內亦有池，北極地寒，熊習於冷，故夏日給冰，以資禦熱。假使覓得寒帶人獻身於此，夏日自亦非多多食冰不可矣。當參看時，管理人適爲熊沖洗糞矢，安排舒齊。熊如拋棄「雄才大略」，抱起享福主義。那未嘗不可算小小享福了，此之謂以人心度獸腹。

。南洋蛇較之前幾年上海新世界所陳之雲貴蟒蛇約大一倍，長倍半。蟠伏籠中，殊形呆木。一想在熱帶，本土時，弋獵獸類，（此類大蛇，在熱帶中以身纏樹，懸其一端作樹枝狀。待獸類經過，捲而殺之，人亦不免。）威風凜凜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嗚呼，「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懾，及在陷阱之中，搖尾而求食。」故得其勢，則人人是英雄。失其勢，即個個若癩三。人且如此，虫何尤焉。上野公園動物部看得最詳，其他殊略。即如照片上有西鄉隆盛之銅像，亦未之見焉。（西鄉爲日本維新之元勳，征韓之倡議者。雖當時與政府意見不合，甚至不惜舉兵以攻，至於自殺。而日人之崇拜西鄉，遠非伊藤諸人所能望其頂背焉。）出上野至鄰近一大食堂午餐。去履上樓，作分間式，大盤牛肉，味頗可口，匆匆未暇長飲。食畢即往淺草公園「花部」，內有影戲，劇場，演藝館。動物則有象虎豹猿等，禽亦不少，而以海豹游泳水中，迅疾不懸，每周輒仰首作呼吸狀，最動看客之目。遊藝館裝置木馬椅坐，下有活動機關，人坐其上，機關一開，旋轉不已。從前上海大世界似亦有之。

事雖遊戲，大足煨煉腦部，免除暈船暈車之苦。中央造假山，有橋有瀑布，地位雖不大，布置却不錯。淺草公園僅遊此一部，既出，乘公共汽車往「明治神宮」。汽車賣票人係女子，甚顛播，電車空適多多，女子足力雖健，（日本女子，腿部似乎特別發達。）軋票殊非易易。一警察在車中立而未坐，為她干涉，不稍假詞色。警察就座後，目注賣票女子，有悻悻之態焉。

▲東京二 明治神宮之寶物殿

「明治神宮」為日人紀念睦仁而設。進處松柏夾道，路上滿鋪不堅定之青石子，左右兩邊，略具碎石所成之人道，聞為東京小學生所手築，日本之特色也。睦仁本殿前，有高大牌坊，坊前有方形石臼，盛以清水，日本人到此，必嗽口而進，以示誠敬，可見崇拜明治之篤矣。黃君久居日本，「禮宜從俗」，梁君亦欣然從之。予以明治能振臂一呼，使歐風不敢盡捲東亞以俱去，自是萬分欽佩。可是必須以宗教式儀式去表示，却為余生平所不贊同。因一笑而前。殿階頗似西京東本願寺 殿門

多閉。聞殿前又必須脫帽，遂僅系鬚，折而往寶物殿。寶物殿者，明治日用器物書籍陳列之所也。殿在較高之山上，（大約即名青山）前面有池，水殊清碧。兩旁細艸如茵，松木成林；地無纖塵，人懷默靜，（日人到此非常虔敬，不敢作聲。）使無予輩談笑時作，幾疑身在冷谷深山矣。殿爲洋式建築，兩旁則有走廊，中一庭院。入殿購票，屐去，皮鞋加套，帽子外衣，皆在不御之列。陳列各件，大者當推轎車，馬鞍，軍服，座椅，書桌。除軍服係採世界制，轎車略有金花外。餘皆樸實非常。嗚呼，想見當年，統一日本，平定國內，挫敗老清，席韓澎以俱去，截斷強俄，不東向而問鼎。入則椅桌，出則車鞍，其一生事業，固與幾種器服，有不能脫離關係者。今則器物依舊，人跡已杳。使非國中，繼起有人，則恐并此遺物而不能見之，徒令人作「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之嘆矣。小者當推印章，文具，抬鈴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覆幕府，創維新，發號施令，皆是賴焉。而抬鈴代口，爲歐西之法，明治能採用之，則其他科學所長，自無不取之矣。此爲日本所以能進工業國，今

日與於五強之由來。使睦仁只具維新之心，不求維新之術。即或能攘臂一振，亦必不崇朝而扑。中國遣留學生於歐洲，遠在甲午以前，求新之心，未嘗不揭然。乃國家受侵，社會不進，至今如故，何哉。病在上下全忘「器惟求新」之訓耳。此後所宜廣明治採用拾鈔之意，努力於機器製造者也。睦仁之與日本，已占世界史一頁。然其所希擬者爲何如人物乎。則於此寶物殿所陳列「貞觀政鑒」一書能見之，爲「唐太宗」李世民也。貞觀之政績，嘖嘖稱美者，爲道不拾遺，明治亦享此盛名。而內安外攘，雄才大略，亦酷相似。故睦仁以李世民自擬，固顯而易見。唯是「身修……家齊……國治」之中華古訓，至世民先生已破壞無遺，發現不驗。睦仁於細行小節，不知如何。日本皇室婚姻必求之「龍種」，同姓方可。且竭力模倣歐風，自不得享「後宮三千」野蠻艷福。而亦無中國所謂倫「人倫」與不倫問題也。（於此所當注意，既然有所謂「人倫」，當然亦可隨人而異。不過若李世民殺兄弟而取其所愛，那是萬萬說不過去的。而睦仁的家規，必要同族爲偶，那於「其種不繁」

古言今說，都相背馳。或者日人鑒於中國「點秀女」之煩擾，故創此以壓絕野心賊。○貞觀政要之外，有四書全部。趙普半部論語，足以治天下，固有他的用意。○日本之有儒學，自漢劉協靈（即獻帝）時，由百濟博士壬仁，以論語十卷，教其皇太子始。○然假使置時代進化而不論，其國人果能服從不二。則四書者，誠治國之至寶也。○在此且聲明一句，近今中國維新人士，所以竭力批斥四書，乃以「天下英雄盡在彀中，」與人民亦視為不易偶象之反響。牛溲馬勃，亦有可用，而謂四書六經，無一字一句可取，真到「糊紙窗」「當柴火燒」耶。○明治內華服，外西裝，適為其大成功之母。智矣哉。亦狡焉哉。所陳列之書，除上述二部外，尚有「日本通覽」一部。另有睦仁所書字蹟數幅，珍如拱璧焉。室隅有管理女子，專售神宮舞樂照片，價頗貴，四張半圓。殿門外有字紙籠，以備置納紙類。查無論白紙字紙，棄廢於地，皆有礙清潔觀瞻。我國各地，多掛字紙籠，大約即此意思。乃必曰「敬惜字紙，後代富貴。」好好事體，又變成迷信之尤。擴而充之，歐美日本人，往

往把報紙拭污，是則必皆貧賤矣。後來居前，我國人之常識，較日本人有遜色焉。出宮區，適停有汽車一輛，即乘之而下青山。

▲東京三 汽車疾馳與精神勞頓

青山一路，平滑異常，纖芥無塵。屋皆洋式，門前且布置花草，故雖鬧市，瀟灑出世。中段有青山郵局、建築尙大，曾停車入內，以梁君紀念印也。執印人請事其上級人員而後蓋之，何鄭重乃爾。至淺艸寺，（淺艸寺似係徒步往遊，一時記不清。）門前兩旁，盡是灘肆，好像上海城隍廟。所售以小兒玩具爲多，有幾種深合智育原理，如飛艇等，精巧異常，上海似未見之。（哈哈，閒話又露出馬脚了。難道中國人，真到只會用，不會做，專靠日本人供給嗎？）豈日人商品亦要用其秘密，有如學校上地理科耶。（松江鈕惕生君，前留學日本，逢上地理，日教授往往令中國學生退出。一日鈕君憤而潛入教授室，窺其所私，則皆侵略中國者也。可知日人之用心。）既而往日比谷公園，擬汽車兜遊一周。適是日星期，警廳牌示四時後車

概禁入，因退而繞宮城行。四圍草地、閒植樹木，空曠清新。幾忘紅塵重地矣。迅疾而馳，又過繁盛街市不少，而腦海全無影響。一則行速，無暇細察。二來日夜奔波，精神不無勞頓。於戲，余早歲痛國受辱，有志於學，就寢輒在夜分，近十年來，感國家不振，病在教育不普及，以爲大事業須從小做起，於是努力社會教育。（常穿竹布長衫之劉仁航先生，他最近自稱村學究，談大革命中小建設，到很有道理。予不自量，雖好縱遊，而性愛山邱，每喜村居。於社會小建設，似不無少盡綿力，而所恨大革命不早成功耳。）成績如何，不敢自斷，而個人精神，不無稍虧矣。此次到日以來，平均睡時不及四五點。及至東京，不覺算起勞頓總賬，坐在汽車上搖搖擺擺，瞌睡大打，一若羞見東京也者。然而吾夢夢寐寐中，固無一息忘中國富強，世界大同之得躬逢其盛也。七時許，車至東京總驛，董梁君公務已迫不及待，乘特快晚車往神戶轉輪回申也。握手道別，上海再會。黃君與予，仍乘電鐵車至橫浜晚餐，暢飲國貨天津五茄皮，係天津同春特帶來。黃君忠厚長者，恕恕談其少年時

出身勞動情形。今日有此，勤奮而來，真商界之師表也。

▲東京四 東京灣 早稻田

十六日上午，予往東京重遊，覺電鐵車坐位，較火車舒服多多。而每到一站，車務人員，把車門啓閉，慎重將事。至東京總站下車，附設總郵局分處，當寄出風景紀念片多份。站之斜對面有銅像，不知何人，匆促前過，即乘電車往洲崎一看東京灣。穿過架空電車數重，時見到中國料理店招牌。永代橋海水深入，在車中即能望見灣港。月島如船渠，但不見船隻。洲崎爲電車終驛，本擬下車親臨海濱，以尙須步行，時或不及。且此車即往早稻田者，遂坐來車，直接而往。車掌不再賣票，白坐一趟，辦法極好。到早稻田已時近午，舉首見有「支那料理」入之，地位甚小，日人所開，食單有天津麵，囑燒之，乃以炒蛋覆湯麵也，價近半元，上海徽館便宜多矣。（講起炒蛋，又有一個笑話。十年前予遊北京，住西河沿迎賓館。茶房津人，頗勤謹，言語常帶笑臉。一日在館午餐，問吃河菜，予答「炒蛋」一盆，其

他二三色。此後渠雖照常服事，而言語笑臉俱少，當時頗以爲異。及後方知北方人以「炒蛋」爲辱人，皆改稱鷄子或炒菜云。可笑之至。）出料理店，向大學區而進，漸上漸高，有如山路。而以早稻田名，是從前爲農區也。不多步，大學在焉。我國留學於此者甚盛。一旦業畢，如登龍門，身價百倍。微聞證書可以外得。（凡較有名譽之學校，多不免此勾當，可作前清之捐班，或頂替看。）使果有之，實亦社會迷於虛聲之咎。如前月有所謂上海新律師登記，發見多張假文憑，即其明證。因爲假使手上沒有這一張是假是真的「鬼畫符」，是斷斷進不了門的！資格兩字，是包括多方面，本是很好的。譬如虞舜能穀種田，誇魚做陶器，那就是資格。孔仲尼設學著書，那也是資格。魯班，諸葛亮，楊么，發明機器，也都是資格。不料後來竟爲捏筆執書，曉得橫七豎八幾個符號的一部分人占去。（下走雖然算是識得一個橫七豎八符號的人，但今日決願把資格兩字，送給不識字真生產之農工。）這個文憑，就是打破真正資格的东西。而本國的報單舊戲法，看得已厭，於是以「西洋鏡」

「東洋鏡」來眩人。所以社會上如果於虛聲看不穿，那就永遠上他們的當，戲法必定變弗完，於早稻乎何尤。（現在中國小學教育，且微乎其微。一般國民，欲求逾越金錢縛束，使都有入大學機會，有如黃任之君一翻熱忱提議，必等於說夢。再歐美目下有「行行出狀元」之概（文字易、習慣良）似比較好點。但墮性未嘗無之，不根本解決，必入中國同條路。）到了著名早稻田大學門前，滿擬入內參觀。不料正在修築，大門橫木板，大檔其駕，有「工程期中，概請勿入，」通告。隔馬路之運動場，則門未閉，該場占地頗廣，進處左右兩旁築鐵架木階看臺，可容數千人。登其最上級，未能瞭遠。時適有若學生之日人三五，在此計劃，其或將開運動會乎。大學之左，多旅館，範圍較小，門前高懸低額宿價，以廣招徠，想多留學生寄宿也。早稻田中學，地位與大學相背，中門大開，因進而參看。校舍樸實，全無粉飾，至板屋辦公室前，適小便急，因呼WC，請校員指導，承穿裙者滿面笑容，出而指點。既領予至辦公室對面之一教室，桌用長厚之板，面上全是割裂痕跡，如木

作場之蠻槓，是爲實習室。因想起胡適之君在美留學時，初習農科，以蘋果橫切豎看爲校課。胡君不耐，改習哲學，因以成名。而美國學生，樂此不倦也。又吾鄉有某校：初辦時設有農科實習，竟起社會責難，學生相率退學。嗚呼，執此以觀，已足見日美之所以富，中國之所以窮也，陶君知行，大罵中國教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教農夫子弟變成書獃子，富的變窮，窮的格外窮，強的變弱，弱的格外弱」。

。這等痛快淋漓的話，我真是佩服到一百廿分。然而我中國若顏習齋一派人物，未始無之。而陶君在南京曉莊，自己親身挑糞桶，我亦知之。無奈多數人，情性已深，傳毒已甚，農工不願其子弟實習，有如吳稚暉不坐人力車，而其所交却十九不感化，其將如之何。所以要改造教育，固然須好的教育人才。而改造環境，則全在有好的政治人物。吾確憑吾試驗，政治不清明，環境不改造，教育必辦不好（指全部而說，且此乃個人憤言。）近來胡君倡「拜金主義」，大約正想到及此。（注意，所謂拜金主義，不是白手拿錢，不勞而獲，乃是要人人去正當生產呀！）日本昔少

強項頑固（有是有之，不過文化未獨立成見尙少罷。）今則左右逢源，無「讀死書」之弊矣。唉！僅僅看見早稻田中學，割裂得不成樣子的課室桌面，而有令人作如是感想的價值。倘話有時際機會，盡觀各校，我亦不自知將如何完我的說。甯波人有句土話，「鄉下人上埭街，嘴吧講得歪，」其此之謂乎。一室看了，我不願多糟脫招待員工夫，（當余進時，彼似正伏案作書。而余考察，又素不欲當局隨身，致有僅得皮相之弊。）因辭出。並順便問有中國學生否。據答多有，迄未通名刺也。（予生平少帶名片，往往承友惠我，亦無以應。不得已則書姓名而已，順此誌歉。）附近有神社，小籠上滿結紙繩，東京有此，可見智識不易徧普，心理總多奇幻。然不用香燭，糜費較少，其亦可謂稍勝一籌乎。街中有公共汽車來往，本可乘之出早稻區。因余欲易方向而行，卒徒步不少，尋得電車線而至「牛込」。觀此地名，又可見早稻田一帶，從前必爲著名農區無疑。

▲東京五 宮城 司法省 芝公園

東京宮城，曾在汽車中見得，然未可語詳也。於是由牛込乘電車至日比谷公園，園即在宮城前、進門似即爲動物部，一到即出。沿宮城而行，路上全鋪活動黑石子，行走頗不便。兩旁淺艸如油，全供觀賞，非可涉足。車馬朋友，固然可以，兩腳動物，那就爲難。帝國神氣，到底平民不在眼上也。城臨深池，石潔水靜，大震雖起，毫末未傷。世界所無「萬世一系」之「日本皇帝」，「鴻福誠不淺哉。予先就城南池邊樹下，坐立少時，當時並有似運動人者一同坐。大家不曾開口，繼穿過二個完全無禁似獨立不相連屬之宮門。南進東出，左方見有琉璃臺，檻杆圓鼓，亦皆琉璃。台上有二紅繩圈帽黃色服之陸軍，持鎗往守，其所以衛護「昭和」夫妻乎。當循道往先門，馬路直達，門前稍遠處有崗位，然來往概不問開，想爲循例備警也。至門前則有身穿黑呢白邊，御白手套，如海軍人員之二人守候焉。予詢問是否可自由進去，彼以手示勢，作不能狀。予舉首一望，正擬轉身，而立於左者竟出意料之外，額首行禮。予當答以一鞠躬。通常做了禁衛「大人物」，必定了不得。而今日本

禮貌如此，恐世上不易尋得。君子觀此，知日本方與未艾焉。（天下十三省，馬屁弗穿綳，迷湯灌進了。呵呵。而國人習見在華外人，）（日人亦其中之一，）橫行不法，以爲是一輩子壞坯子。今而後可以瞭然矣。孫中山說，「在中國租界執柄者，乃其本國不適用之流氓，」誠哉誠哉，多見閱歷之談也。

司法省予初不留意，當經其門前圍牆時，但見有一段平屋，裝置玻璃窗，公布告示，然僅三五紙，寂無一人，當時以爲是法院而已。繼經其大門，僅見一似收發公文之守門警吏，但方明白此乃日本全國法院之總機關，而名曰「司法省」也。（官署稱省，乃日本襲用我唐代沿漢末名詞也。）署係新建，高五六層，闊倍之。前種花木，後無隙地。而全署上下，除門者外，竟不見其他一人。又此署似附設控訴院。豈日本已到邦治之世，人民已以打官司爲恥辱耶。查日本警署，多設民事調解課，法美意善，訟風以減。司法衙門，自省手續。吾鄞前年，亦曾經縣議會議決，設民事公斷處於各自治會。（官司相打，除良心脫出，誣告誑控外，總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斷無絕對真無理。所以日本設調解課，最爲適當。在我國則稍防其劣操縱可矣。而不通國情之司法界，動輒以幾十年前之洋說，「司法獨立」面具向人。而烏知吃虧全在怕打官司之小百姓。）乃爲孫軍時代行政官廳否認作罷，於是竹槓律師，無賴訟兄，仍得舞文弄墨，大發其財。芝公園地位頗大，除球場外，無甚可觀。小廟一池，鳥類三五。土墩上有天然樹木，亦未及一登焉。（利用寺廟爲公園，最爲經濟，吾已屢言之。我甯波誠有意於此，則俯拾即是，何至如市政府旁之告成非易也。）

▲東京六 雜感

前年東京地震，天下聞名，以其地位重要而鬧盛也。然而日本及世界強國，有小小震動，全球亦無不周知，幾有「放屁」也聽聞之概。唯有「蹩脚」的中國，甘肅涼州雲南大理，遽然也常要震起來，真是「弗識相。」幸虧「洋教士老爺，」還看得起，通信報告起來。於是世間人士，尙知涼州大理……曾有「鯨魚翻身。」不

然，就是甘肅大理完全毀光，中華全國完全動掉，諸位強國健種「老爺大人」們，也無從上耳呢。而謂智識可不講，機器可不造，交通可不謀便利嗎。東京所遭大震，除「宮城」外，幾全部毀滅云。今三數年間，竟能復興無遺，舊痕蕩然，而且偉大堂皇，邁過於前。可證無地震大破壞，斷無短時期新建設。因禍得福，東京之謂乎。然不破壞，固不能建設，而大破壞三字，則豈易言。如我中國，今日所處地位，正在兩難。假使不破壞，行感化手段，則已試驗之，而迷信不除如故，衛生不講如故，少公德心如故，種種頑固守舊又如故。求幾樁新氣象新建設，合吾眼簾者，仍屬少見。若實行吳稚暉在歐時「殺掉中國人三分之一」之憤言，則吳老先生，自己亦已大罵赤俄爲黃巢，當然斷斷做不得。然則橫不得，豎不得，還是索索性性，期望東洋雅劇，重演中土，地球末日真至罷。（妥當些做美國人辦法，找尋新陸地，開發蒙藏新疆，到大施新建設。所欲問者，涼州大理已如東京橫浜生色未？）聞東京中國公使館，有因經費無着，將館址出售消息，中國窮到如此地步，連外場

面也不要。而所謂外交人物，又是只會吃飯要錢，真堪浩嘆。國民應如何努力合作，使軍政早告結束，應如何發達交通利用機器，作生產事業，以厚富源！東京報紙，最著名爲日日新聞與朝日新聞，而總機關則在大阪。美國商埠紐約，盛遼京城華盛頓，亦其例也。此兩報東京館址，建築費各在二三百萬云，產業落伍之中國窮報館人員聞之，或將咋舌矣。前嘗聞日本公共場所，常陳列中國國恥虜掠品。然余此次從上岸到東京，一路毫末之見。其日本已撤藏歟，抑余一到東洋，即如「鄉下人到上海，吃了黃浦水，就混沌麻醉，熟視無睹耶。（靖國神社中之遊就館，前據載陳中日戰利品最多，余雖未嘗入覽，然近之遊此館，則已鮮道及，或者確已收藏矣。）

○東京之博物館圖書館。亦在「皇居門」外靖國神社中。予當時不詳，曾詢之宮城前電車站之似商人者一人，承轉以問路人，皆不知也。商界急於營業，無暇注意文化事業，中日固有同慨。鬧盛街市，高架電車下，大都設商鋪，「車馬還從屋上過。」終日隆隆、虧他消受。上海恐不久亦將嘗此况味。所幸與不幸者，日本市鄉

有相依同利之勢。而我國則上海愈壯，內地愈瘦耳。東京不特爲日本教育之總腦，抑已爲東亞教育之中心。民國來軍事，十九受士官學校之影響。今各方猶紛紛派遣學生，「各爲其主，」意志不一，禍而已矣。所望各除私見耳。我們在國內，看看日本政報，忽而出兵山東，忽而急進滿蒙，何等奔赫明顯。乃一到其政令所出之東京，竟宴然安然，若行其無事然。嗚呼，「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匆促過客，又烏能以瞬息時際，察知大滑巨慙之手腕哉。日本警察，雖間有在馬路中指揮車輛，然爲數極少，往往有周遊而不見一人者。東京亦然，彼等身帶短刀，御白色制服，程度頗高，稱「露天導師」。以視敵貴國之，與兵幾爲一而二，二而一者，相去遠矣。（要知他們丘八先生，程度亦高呀。）聞調查戶口，非常認真，警士入室，人民即屏息云。「今日始知皇帝之可貴，」（漢劉邦語）餘威凜凜，固有若是不可思議乎。要之，政之一字，如尚在不可不用時期，則「寬猛並濟，」未可偏廢焉。日本警察，仍臂纏黑紗，服睦仁喪也。此種無謂儀式，乃封建思想遺毒未盡之

一。而列寧之死，亦竟強其全國哀悼，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彼此原來都是如此。

▲總述一 日本之交通

遊東行程，已把東京作終點。特將交通，社會，風俗等，就耳目所接者，作一總述，以補不足，唯社會諸篇，或有不周，是在閱者諒之。交通事業，不外輪船，火車，電車，汽車，飛機。輪船內容詳前，而外觀最足注目，則在日本港中，全見又太陽旗，（外國過路船，亦有之，不過此行一未之見耳。）與我國成反比例而已。火車每節皆裝洗面室，對鏡化粧，任從客便，（日本女子真大方，她們有時早入此室，工夫稍多，不待粧畢，必招手請入，那有使人厭惡的難看樣子。）可免烟煤塗面，而為我國所無。（我國人雖多沒得飯吃，可是有幾處設施，似乎很能為平民着想。火車上所以不裝自動的盥洗室，大約為幾個茶房留些位置罷？）廁所用白瓷，極清潔，另置洗手盆。排洩物不見若敝貴大國直接入軌道，有如我今搖頭，起一獨句七言詩，「黃金滿地不愁窮」也。大約日本另有積蓄器，也可以說日本已

比較的實際富有，用不着空場面，無須黃白物去鑲銹邊，做裝飾品也。車上更置有痰盂，在座位中間走路下面，車板上挖一個洞。既不跌脚，也不落空。日本人想出法子真巧妙，大約東鄰知道西家病夫，富上層排洩物，尤其是必要如下層排洩物之隨地爛拆。若話照南滿鐵路辦法，「華人車上吐的痰，必要強華人吃進去，」那在很示文明態度之「大日本帝國」本國裏，却未免嫌麻煩。所以想出這個兩全的法兒，真令我感佩慚愧交集了。長途車票，皆注明下車次數，以便遊客得沿途流覽。快車另加購一票，價一圓，可乘五百英里。不過若中途下車，即相隔僅數里，亦被站收去，不能再用。車之開行，權在車掌，月臺裝有電鈴，先按之以爲預備，口笛一吹，車即開行，不用紅綠旗幟，以是車站省人不少。而鐘點亦非常準則，余自到東京，計乘三千餘里車，除靜岡國府津間，因遇險外，未嘗有一分之差。司機人本領尤佳，初開時有急行者，將停前有甚速者，而其進其止，皆極穩當，毫無驚動辟易。中國火車，顛簸素甚，司機大都是寧波人，但切不能怪他，因爲他們是「半路出家

，「是」硬學上」的呀！假使車頭自己造，從小練習起來，那手法靈敏，未必是難事。日本車站售票處，也僅一小洞，客多時促，一人應付，和敵國好像無形牢獄者，不過有秩序，同無秩序的相去而已，此大應改良者也。（最好提早開放，多派售票人，勿拘拘一竄。）火車開行前十多分鐘，站中入月台處，有玻璃框示時刻和到地，舉目瞭然，旅客省口舌不少。我國鐵路人員，經歷日本各國者，當不在少數，竟無人想到此種設備。在管理滬鐵路「外國老爺」深悉我華人不識字者多，不配用燈號文字通告，予小子是斷不敢計較，放一句屁的。不過我國人完全自管的路，也有幾條，似應知本國人讀過書的，總有幾個，烏可置文字公告於緩圖耶。曾在某車站，（似爲長崎）見有通告，「虛文繁節應除，送客最好免入月台」云云，真是不錯。日本面積約等四川一省，其鐵路統計有二萬餘里。我們呢，可憐！二萬還要差三千里，不趕緊造起來，請問「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大同胞到底可「老死不往來」嗎。電車分市內市外，市外通鄉村，辦法同火車。假使利用水力發電，完

全辦到，則其省穩，決非火車汽車所能及。其市內電車，除小倉靜岡所遇爲論站計價外，餘皆不論。無查票人，賣票及司機皆於客下車時收票。若上海則電車公司以賊視賣票，而賣票司機又聯合以賊自居，坐客亦開有揩油，日本則皆無之。（據橫浜黃君言，彼在東廿餘年曾不見有舞弊者。）嗚呼，此乃今日中日多數國民程度高下之所分，斷不容忽視。汽車長崎不多見，神戶以上各地表明一圓送達市內之汽車，觸目皆是，而以大阪爲最多。凡數人遠道單趨尋勝訪友，最爲適宜。上海何以止有私人汽車，公共汽車，而無此等一元達全市之汽車，豈人力車太多，飯碗問題有礙，（注意，穿拆些講講，世界一切競爭，可說都是飯碗問題。但願自己想飯吃的朋友，勿敲破別人的飯碗，那也可算人道主義。假使行駛汽車，一面即爲手車夫籌劃生計，那就可以。）抑可憐的中國人力，價值低於機器，汽車營業不足與手車夫競爭耶。但長途汽車，上海鄰近雖已多有，而日本却一未之見。大約予之遊歷，未脫鐵道區域之故。至市內公共汽車，東京下關有之，但車身皆小。（可憐，上所謂

車身皆小，自是比較而言，更當然以中國市內之公共汽車作比較。然所謂中國市內汽車，果何所指？嗚呼，乃指名存實亡「上海租界」中，外國人所辦之公共汽車也。

（飛機交通，將來必占獨步，別府大阪間，闢有定期飛行線，余未嘗乘之，不得而詳焉。（前荷蘭飛艇來海上短時飛行，余見報即到滬欲一試，乃竟延期數星期始飛行。或敵貴國一分子之予，尙無騰空之福歟。）至手車以人拉人，將來人道大昌，必在廢止之列，日本人力車，實亦不多，恐合其全國，不及上海一埠。嗚呼，中國交通工具之足眩耀於世者，乃在是！乃在是！電信交通，日本尤其發達，電話鄉村各處多通，電報全國諸國都便。其各車站尤時見驛電借用公告。聞東京鬧街商店前，多裝有無線電話，余未之見，大約汽車疾馳之故。查近年中國商市，大都爲日本所操縱，電信靈便，亦至有關係焉。（中國交易所，幾盡聽命日人，此與其生產力，經濟力，國力，固有莫大關鍵。而日人利用電信，熟悉世界市況，「莫知莫覺」之華人，豈其對手？）

▲總述二一 日本之旅館食堂浴室

旅行家入境，第一固賴利便之交通，而旅館食堂浴室，亦居重要之地位。日本於此三者，皆頗美備，所以賓至如歸。凡日本式旅館，門前必有婦女跪而招待，上樓去履，其有改爲西式者，價特貴。盥洗處肥皂等多備，冷熱水（夏日大都全用冷水）自由開用，非常便捷。長崎四海樓，爲中國人所開，神戶田中屋旅館，雇有華人。宿食大都兩分，間有合算者。（有人稱上者爲美式，下者爲歐式），地板一切皆揩得清潔無比，在好以地上做痰盂的「華大人」，到此環境，想不致再隨便吐去。（曾記清時有某「欽差」出使到歐，極受歐人以大國隆待。一日宴於某宮，清使以殘骨擲地，大示中國脾氣，陪宴諸王公，亦如「猴子擲帽」，相率以骨棄地。噫！原來人眼中的習慣，是以國勢爲依違，無怪江亢虎南遊，見了華商在船上「大餐間」浴衣而入，刀叉飛舞，（大有中國名士派氣。）就恐得罪洋大人，大担心事，而要戰戰兢兢，「耳提面命」了。）郭有道而在，到日本旅館，自無所用其特勤矣。

。客皆席地而臥，有幾處有蚊子，則戴藍夏布大帳，能容四五人至于十餘人。夏布爲中國貨，此布除高麗人尙多穿着，日本帳子尙有用者外，他已不多見。嗚呼，從前華產銷日，宗主屬我，今東貨運華，強權即若矣。一國之物品盛衰，關係於強弱有如響斯應，國人可尙不力謀生產乎，要知真救國，須從大多數實際做起。食堂有日本食堂，中國食堂，（或稱料理，大約因中國人尤其是甯波人，稱醬油米醋酒類等爲料理。日本人轉襲此名詞者，所惜不善烹調耳。）西洋食堂。中國菜館，東京最多，神戶，大阪，橫濱，稱是。菜精而貴，日本上遊社會，甚喜食，其政界中人，尤恆好在中國館請客，大阪川口之天津館，常得該地府尹下顧云，東京自更不待言。可見口之於味，有同嗜焉，以故中國厨司，獲利頗豐。日人量狹多妒，時有種種取締，國勢不盛，這口飽飯未易久吃也。和食洋食，皆日人所辦，和食幾無煎炒，想日人火毒必少，閱去皆白皙姣好，其以此乎。（然而鄉下人大都食清汁，而面自黎黑，何也，一笑。）生魚最爲乏味，（據久留日本之張君言，彼初到日本，生

飯亦不喜吃，後日人勸他嘗試嘗試，今則覺其味津津云。所以初民吃生肉時代，若諾立令改熟食，必且掉頭不顧。）生魚子尤爲難堪，（魚子色紅，十餘年前，日友某君，宴予於上海崑山花園相近之日妓家，有生魚子一味，嘗之，其苦非凡，日妓以瓷煖爐承而吐焉。）而價反昂。或謂日本菜館，多是耗費於陳設點綴方面，故菜少而貴，果爾，未免「矯枉過正」矣。（中國舊式菜館，往往座位非常齷齪，不識亦有人想到派人到東洋去考察舖陳否。）所好簡便的分食制確立，（西洋分食嫌太費事）養成清潔習慣，免除種種傳染，實多可取。至洋食即番菜，價格較上海稍高，味道無大差異，最爲上算。浴室則各旅館皆有，特設者亦多，或鍋爐，或大釜，或利用天然溫泉。而中等以上之家庭，亦無不備。（最近余友張君，有日友來甬鄉吃酒，僅二三天即要求回日本，以無浴室，身刺異常云。下走兄弟住宅，每間地板皆可傾倒浴水，似乎比較周到些。可是熱天一過，除朕外，全然沒用，而朕固雪天也要洗澡的，家人還要防我生病呢！）唯在日浴時須注意，不可以污身入池，（上

海丸同船之吳君，頗注意於斯，常告同浴，各要自重。宜先在池旁把垢污洗去，然後潔身入池。或浸或游，或再擦擦，那都不妨。此正公共衛生之一端也。當在輪時，有某君說起日本各公共場所無須小賬，並舉一證，伊前曾往東京，住旅館，臨行給侍女跌破被却，並曰，「日本無須此。」冠冕堂皇，當時深為感動。然據朕親歷，旅食諸端，不給什麼，她們固然照常。可是加以點綴，必更稱謝不置，某君之言，事屬偶然，熙熙攘攘，皆為此也，何吝乎之有。

▲總述三 日本之社會家庭

日本之社會組織，因無強項根蒂，故得收政治教育之速效，隨時改進。在驟視之，似貧富異，（八幡市鐵道旁確見有婦女在寧波扁坑式板屋中煮菜。）階級嚴。○（日本貴族是極尊崇的）然其平民找職業易，商店大都貼「至急入用」之條，（中國用人，向主荐與講情面，而日本通常則取才不認人，此善於彼乎，彼善於此乎，折中辦法，兼取何如。）遊手好閒者實少。至入其國門，不特對來賓禮貌備至，

即其自身相見，無論何人，亦皆恭敬有容，從不見白日驕人者。（但到過中國之日人，間有傳染「虎烈拉」者除外。）然則所謂階級者，亦不過世界通病耳。己。（看客要不平了，你既說日本樣樣好，沒有階級，你還是做日本人吧。哈哈。）（日本社會，隨處可見到除舊布新，奮勉有爲之表現。研究社會主義者既多，無產政黨又成立，新村勞動公舍，蓬蓬勃勃，前途正有望也。日本家庭，官界富商，守中國舊制外，其他女子有職業者居多。（平情而言，世界女子，除「富貴」驕養者外，多數是治理家事，自然可算正當職業。不過經濟未獨立，人因以無業視之，此係世人共同誤會之處，不可不改正。）且工商界服務，又須脫離家庭，與農業全異，今日漸變態，勢使然也。自生活程度高，日人組織家庭，殊非易易，猶記前遊廣州，回程時同船有一日人，年事五十餘，笑稱孫中山先生爲理想家。談及其子在銀行執業，月薪百餘元，難以成親云。由此，我們得兩種意見，一，中國人於家庭子女，無不唯力是視，日本近歐美式，各有獨立性。二，在中國月得百餘圓

，且爲銀行中人，則「老婆逐攏」。（此甯波士諺，謂做媒人多也，）而日本竟難以成親，歡喜老婆的，固然可做中國人，不喜歡討老婆者，則可以入東洋籍。各適其性，真是兩邊便宜。呵呵。又日人正式結婚，（正式兩字，是我加的，因爲其中自然夾雜非正式的行動。）以兵役關係，總在卅左右云。（講起兵役，話門又開。我中國春秋戰國徵兵時代，何嘗不是「天下榮，丈夫爭戰功」。及唐宋而後，思想實踐全變，至有「好鉄勿打釘，好男勿當兵」的話，蓋惡爲一人一派送死也。此種心理，大爲二十世紀強權時代所非，亦可說今日中國所以積弱之由來。而孰知最近德國參與歐洲大戰之某將軍，預料世界大殺將再起，勸人迴避兵役，至有「做父母的，勿把兒子送出門」的話。唉！那末唐宋未必非，周秦未必是了。）按遲婚，則身體強健，自是不易之論。然當今人慾日盛之時，那有不起反動之理。或者轉爲罪惡之源，日本私生子與自殺者之多，卽其明證。（好在日本用不着貞節牌坊，將來且必爲世界官兒。）所以中國早嫌固有害，日人必行我三十而婚的古禮，亦未爲得也。然而

日本家庭婦女，真可佩服，她們在家中有條理的操作布置，養起小兒來，能使貼貼服服，一聲不叫。在輪車等公共場所，尤其周到。我們看慣了所謂「良妻賢母」之老大古國，對待兒童，却整天胡鬧不休，然則還是請東洋老婆來養兒子罷。據友人言，日本男女組織家庭，有半年可試驗。蓋初進門，可以幫傭名義，六個月內不合則去。如情投意合，即可向警廳註冊，堂皇燕爾矣。（然乎。否乎。）但既登戶籍，倘日後有離婚要求，邀准不易云。果爾，如世界尚用得着家庭，尚有夫妻名目，此種辦法，可謂無上了。（不過事實要從多方觀察，萬一碰着滑頭碼子，必大漁特漁。而中人以下，出不起雇資者，豈非將終身鰥居乎。嗚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人類之所以多爭端也。）要之，日本之社會家庭，確較專門在文字上用工夫「自贊饅頭白」之大中華有生氣。

▲總述四 日本之風俗人情

日本爲島國，風俗頗似我國舟山羣島。佛教極盛，幾全國頂禮。然僧徒訟經離

間有之（僅於西京見到一次。）送葬亦屬常事，而耗費不如吾國之甚。人民迷信亦較少，（佛本有其真價值，奉者誤非爲是，謂之迷信。）大約教育普及，政治清明之效果。信耶穌教亦衆，使以科學治之，去其帝國主義色彩與腐舊之說，則其道之所播，有益人羣，夫豈淺鮮哉。日本民間紀念先人，如何祀法，或另有儀式，吾未之見。而祀神則有舞樂，觀明治宮舞樂照片，舞者衣服楚楚，而面貌甚怪異，幾如北京雍和宮之「扮鬼」。就大體言，其葬式除奉行儒家外，盛行火葬，則其必非尙鬼好祀可知。在中國灶間有灶神，店堂有財神，門有門神，甚至賊有賊神。在唯此古國文化是瞻之日本，竟蕩然無存，不可謂非快事也。他們努力於生前，不排場於死後，無風水之說，絕陰陽之談。（風水陰陽，本有他的原意，無奈盲目一來，竟成爲神秘鬼怪之名辭，豈不可恨。）所以墳墓僅據一小地，代代可用。較之墨子「桐棺三寸，」尤爲簡省。日本地小，這個風俗，也可算是他們經濟主義。男子出亂，（海國現象，大抵如斯。然川江三峽中，民船牽夫，亦常如此，不過決無公然招搖過

市耳。)女子赤膊，(此火車中常見之，想鄉間必更可觀，我國「蘇州頭揚州脚」出名的彼美，還要用妃紅背身去遮蓋，雖然別饒風緻，却未得如日本婦女窺全豹焉。至阿拉甯波姑嫂，除乳兒外，雞頭視如至寶，決不輕以示人，大抵深受孟少夫子(因為當時軻年少，故稱孟少。)[「婦無禮」之戒乎。呵呵。]俗不為怪。[貞節牌坊]的石頭，出了礦就去安置潔淨身體男女共浴池之四圍，化無用為有用了。什麼是免恥遊行會？蘇俄人所竭力提倡的，真是「野人獻曝」。(野，質也，此所謂野人，到名副其實，勝於假作腔之文明人。)日本是軍國民主義國，政府的命令，何等尊嚴。然而他們的百姓，情願當兵嗎。據留東友人親見當兵役的出發時，正是杜子美所謂「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呢。唉！世界人類，除軍閥們以外，那裏歡喜打仗？所以我們看其風俗，可以澈底明瞭日本之軍國主義，非其全部民衆所願，非其全部民衆之罪。講到人情，驟視之，似乎少情薄義，動輒以威迫手段施於文化所自來之中國。而惡知除軍政奸險一派外，實在非常有人情。小言之，前子有日同

事調任回國，當時攝照留影，陽歷新年彼輒致賀片。大而言之，中華民國成立，實得其多數民黨之助力。至今民國革命尚未成功，日民黨尤致其拳拳之意。而予此次遊日，相見接談，皆極親熱，不以下頭而厭也。（哈哈！予去年遊川回來，頭頂大部分之髮，忽然脫落，逾於博士衣，儼然如下頭，至執筆時方愈。原因何在，到要請醫學家一研究之。）總而言之，和顏悅色，愛美好潔，審慎將事，（此審慎指一時的。）爲日本風俗人情之特色。所以動輒「大聲喊叫」，「粗心暴氣」之我中國人，到那面去涵養品性，受環境感化，是再好沒有了。

▲總述五 日本之政治經濟教育

權位一線相承，幾若天衣無縫，國外的勢力蒸蒸日上，國內的秩序井井有條。日本有這種現象，是誰也不能否認非政治的力量。可是政治這東西，雖爲人治人的法寶，但是究竟如何算上軌道，究竟如何纔滿民望？我們看看「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和「人慾無窮，各有所好」的話，自然難立萬確不移之標準。現在日本之掌

內閣者爲軍人派，武力迷夢正濃，（日本軍人，目光全注中國。所以中日必成爲「你死我活」的怨家。國人乎！磨礪以須，殺滅此倭軍！）國民負担日重。加以震災絕大損失，與歐洲工業復原，骨子裏已弄得怨聲載道。無產政黨既成立勢已不可悔，而「打倒萬世一系」之標語，竟公然發現於都市。（此據旅日國人所言者，）所以他們的政體治權，既爲世界潮流衝動，根本發生問題，今後能否以軍警大力維持下去，非局外人所敢知矣。至其政治內部組織，耳目均有未周，略焉。日本國民的經濟，就外面看來：穿的新鮮，住的整齊；吃的清潔，行的便捷；而我此遊，又僅僅見到三二個乞丐。確非敵貴國只要上海城隍廟一走，老爺太太，少爺奶奶的呼聲，鵝衣百結，殘手缺脚的異形，就見到窮像畢呈者可比。然則日本人民自是比較的家給人足了。可是他們的政府，採取反乎中國輕稅薄賦舊說之新經濟政策，天天在那裏研究如何加稅，發行公債。而人民的奢侈消耗，尤日甚一日。據說婦女們所穿的麻織（或加金絲）外衣，價要幾百元幾千圓一件呢。什麼是酒瓶，牛奶瓶，吃了一拍

浪」一聲，丟了就算。蹩腳的中國「修舊補洞」客人，在日本是占不到私毫位置。而暗中工廠生涯却盛。日本人所以如此，大約就是維持工業。此也可說中日經濟思想之異點。統而言之，中國人素有「惡言利」思想，以「不事生產」爲笨，弄到窮不堪言，將做叫化子國。日本人非常講經濟，生產亦盛。然而其人民亦猶在那裏歎做人難。然則世界經濟制度，有澈底改革之必要也。余非經濟專家，（回來時，有新聞報經濟新聞主任，朱羲農君同船，當有所得享人也。）而生平尤以孳孳於此要頭痛。所以除神戶銀行，東京雜感中，略及外，只以此皮相經濟談，報告而已。日本教育之如何普及，我不要作「人口五千餘萬，有學校四萬多所，學生一千餘萬」的門面話。（中國人口稱四萬萬，學校數稱有十七八萬。可是正式學生人數，只有六七百萬。人多沒中用，蓋有由來。）單就我所親歷的，凡碰着的女子，都能用筆來會談（僅西京一有目疾女子除外。）十來歲的孩子，無不頭戴學生帽。或看書，或遊戲，曾不見相罵胡鬧。有時兒童坐在火車上，見了我們，還要行其注目禮，一面運

用腦子，深深思索。其意似乎我們有略異乎日本人。而身穿制服，或着裙子之大學
生，尤手不釋書，隨時隨地，孜孜努力。我只把上列情形，奉告閱者諸公，就可見
到日本教育是怎樣？再回想我們國裏是怎麼樣？教育之普及與否，亦可看報紙銷數
爲斷。日本的日報有一千多家，週刊月刊有二三千種。大阪每日新聞，每日銷數有
一百卅萬，東京日日新聞，有八十萬。總總算算，日本全國報紙，每日銷千萬份，
平均五六個人，買一份報。回顧大大的中國怎樣呢？上海的新聞報，申報，時事新
報，要算中國報界銷數頂大了。可是不過十二萬，十萬，六萬，全國計之，每天只
只四十餘萬份而已，大約一千個眼耳手足俱全的華大人，平均共一份報。猶之乎一
千個男子，併一個婦人而已。唉！我真無臉再說了。到底日本還樣人。（中國教育
不普及，大可歸罪艱澁文字。所以通用國語，乃天經地義，不容目光如豆，「野蠻
式」的人來反對。）

▲總述六 日本之漁農工商

日本島地，農業原非所長。而予除在火車上及山林所見外，內容又不詳明（在某處鐵路旁，見有桃園，包桃子的新聞紙，累累樹上。今我甯波水蜜桃，也包報紙。大約就是看日本樣子。要知道能看樣是儼人呀！）據友人言，他們有幾處很能用風車車水，如吾國煙台等處。（余却未見）其穀粒甚肥大，但一年一熟云。所以當七八月間，江浙已收割，而彼方耘青。大致日本農業，與中國魯衛兄弟，相去不遠。較之歐美施用機器，講究肥料，生產倍蓰者，瞠乎遠了，非力求上進不可。「耕者要有其田」，為世界頂難解決的問題。我國新莽時代曾禁止把田買賣，王安石要恢復井田，也無非是盡革私田之幌子，但結果都失敗。今歐美更有大地主，可見人類為事實所限，終不免是自私的動物。現在姑把大道理不談，說說農人本身吧！夏烈日，冬風雪，「手胼足胝」，這就是農人的苦况，你們安坐而食的人，有知道嗎。現在「摸六株」的（摸六株是甯波土話，大約種稻分秧時多六株一束云，是輕看的話）已不在中國人眼上了。農夫所蓋的老布棉被，已有人視為倒霉了。（確有農人女

，適舟人子，所嫁自有幾條老布被頭，墾業商，在上海頗活動，其母言於鄉曰：「再蓋老布被頭真是倒霉，幸虧還可給娘姨蓋……」日本好看歐美人樣，則其農人之受挨落，亦當然的事。農界諸君，自己努力罷！日本之工業化，（農業亦能工業化，則必可減少許多苦痛，大加生產，而得解決一時一部人的飯碗。）與商業興盛，沿途已不無提及。茲請得略表意見：立國主張，有兩大派，一重農，如我國是，（中國今日農業荒廢，可真算重農嗎，且作別論，）二重工商，歐美諸國及日本是。侈言重農，必尙保守，決不敵工商之進取，自然非相率盡入工商國不止。（中國自然也會走到這條路。）結果以各求發展之故，必起極有組織，極大範圍之決鬪。日本今已入懸崖之境，歐洲工業復原，破產相繼，中國抵制一興，企業失魂。（確據在日坐莊者言，本年日本廠商，希望出貨之切，真有求天拜地之概。）以此例彼，世界工商越興盛，必然戰爭越激烈。（或者要測意，以爲中國戰國時代，正是重農，何以戰爭如此激烈？要知此時工商已極發達呀。此言似又前人沒有看見說過，那末

井蛙又可享發明權了，呵呵。）然則到底重農好？還是重工商好？要知兩不重，兩不輕，那是頂好。日本人最善模倣，或者將來取中國重農？歐美重工商，好像兩夾生的變種，竟別開生面，亦未可知哩！這也是我忘記一個「國」字的預祝預祝。有人曾談起中日商界的程度，對我說過：「中國商界著名人物，真真沒有若何真智識」。「那是眼光尖利日本人的對手？」「唉，而謂懂得一些門攔，能打打小算盤，就算「我是商人」嗎，快些醒吧！日本四面是海，漁業自是拿手好戲。我除在對馬海峽，看見幾只利用機器採捕的漁輪外，就是用手在其內海內河跨的小魚船，漁具法術，也都新巧。不比若「天生笨伯」之中國漁民，只有「望洋興嘆」，只知「竭澤而漁」而已。日人不但捕法好，養法好，還有冷藏鹹醃，都非常研究。大約是辦水產學校的效力。所以有海岸萬里之中國人，所吃的海味，除新鮮尚多屬自產外，其他幾全是日本貨。不要說別處，我寧波不是著名海產場嗎，敵故鄉東錢湖各村，非出洋跨魚的大本營嗎，然湖村居民所吃的，竟多是日本貨。不要說干貝魚翅，大名鼎鼎，上客宜

備。卽青氈薩門，何嘗不津津生味，家家都用，連漁家也大吃特吃呢！而本地的鹹魚白鯊，轉而令人有望而却著之勢。日本漁界能設學，有本領，我國漁家守老法，不知進，此即優勝劣敗之由來。假使我今超出國界立言，中國有如此海岸，不知養（怎麼是養？把孟子「數罟不入污池」實行，那就不勝天然之利，倘能加人工培植，自更不可勝食了。）不知漁，不知醃，是亦謂暴棄天物。日本人如果「一視同仁」，到中國海來採捕，如話天上菩薩？（這菩薩不是無所不覆無所不載的菩薩，乃是「天之於人厚矣哉」專幫人的菩薩，一笑。）能殼知道，那也必定贊成，有什麼海權侵犯不侵犯呢？噫！我說這些話不幾等自己打巴掌嗎。（仔細講來，中國漁夫，恐比農夫還要苦些，漁荒又如此，而蔡子民先生則主張加稅，雖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底成本一重，恐敵不住東洋魚進口呢！）但日本之江湖河池，人爲的魚塘，却不會聽見過。這一着或者我浙之湖老，紹老，（湖州紹興，魚塘最多。）可以伸起大姆指、扯談扯談哩。（查江湖養魚，非常有利，如吾鄞之在東錢湖，有一部

葑草甚盛，空言疏濬，豈有效果，如能養魚，則水草綠肥，都爲魚之食料矣，豈不兩利。再講起農業水利，尤有宜改進之處。蓋地殼有變動，滄海做桑田，湖海漲塗，當然難免。若就其塗地，（水利要道，當然除外。）墾植，不特理由正當，抑且大利民生，耕者可得了不少田。無如中國一班朋友，不好積極規劃，只會消極阻止；而社會人士，遇此問題，尤輒籠籠統統以「關係水利」四字爲大題，聚訟不休，致利棄於地，兩受其弊。大的如太湖，不知有農田多少，（在此要特別聲明，太湖水利督辦王穆清，是主墾的，似曾在報上見其發表意見。）小的若吾鄞東錢湖，亦大有可觀也。我嘗謂「革命先要革心，」（此語當初另有本意，於此姑且借用。）此種兩不討好的心理不革，必弄到窮上加窮，大家沒有飯吃。但日本所謂水利的辦法如何，可惜爲時太少，未得實察。姑把「欽佩日本」成見說說，他們的辦法，必定比我好。

○噢！

▲歸程一 靜岡

八月十七日，預備由橫濱轉神戶回國。並定靜岡，名古屋，下車一覽。時同春黃君等，不防余離埠，定是晚特宴，魚翅足足備了一鉛桶，有違厚意，以感以歉。上午八時動身往橫濱總車站，黃銳昌兄同出外公幹，倪君鶴齊伴送至站。（倪君紹人，旅日多年，娶日婦，情已辭世，生一子，在本國求學。）上車即開，若遲幾秒鐘，必致脫班，靜岡名古屋兩地，必無緣涉足，匆匆與倪君握手道別，感快何如。途中見鐵路工人十來名，正在平治石子，衣服鞋子都全，究不似敝貴國小工，蔽體物有無難說，有亦破得不成樣子，比叫化子沒有兩樣，即此亦可見中日貧富的一般。近富士山有一大川，水幾全涸，川上有大鐵橋二，相距約二三里，橋上有火車軌，電車軌，可見交通之頻繁。有一山裝置瓦管，以接泉水，山下有廠，想即爲利用水力之新機。既到富士山麓，車又盤旋而上，是日天氣晴朗，余蓄意一看雪頂，而左張右望，再三仰視終不得見，或者白頭富士，非親臨其境不可，所云車中能望見者，爲「大明湖映千佛山」，「南岳七十二峯，真個相連」之類，故甚其說耳。（然

據執業輪船者言，舟行富士灣一帶，確能望見之，是則火車中果能望見，或者在遠不在近。）抵靜岡，時將十二時，預定作五十分之遊，先乘電車，賣票人問予何往，予不防按驛收費，不知所答，回以英語，彼亦不知，裝裝手勢，通通國際習慣，彼亦莫明，煞是有趣。繼賣票人面起赤化，（大約自慚不懂英語，這就是「英大老爺」的勢力，征服人們心坎的地方。若話怕我中國人，那不比甲午以前，配不上夜郎自大。）以知抵靜岡之外賓不多，車止第一站，給二分下車。買票人猶顯其奇怪之意。前不數武，見高大「洋房」一座，門前來往者頗多，上去一看，乃是靜岡教育會會所，門內置有兩傘木屐多具，人却未見。退而沿馬路進，聞小兒熱鬧聲甚盛，則教育研究會後之一規模偉大之小學也。三面校舍，各四五層，中庭築一游泳池，許多兒童，各着簪衣，正興高彩烈，大戲特戲也。時午刻稍另，教職員三五，正在辦公室桌上吃其糕盒式如車站上所售之飯，對於兒童之戲水，非特不加干涉，且必出於提倡，而後方敢如此無疑，這種運動，倘然行之於歐貴國學校裏，必為歡喜子

弟做「呆大」者，大大反對。且飯後入水，尤爲中國人習慣之忌，倘一生病，（其實小兒是純陽體，但要飲食適宜，活潑潑，決不生病。）父兄必特起交涉，中國學校所以仍多讀死書，有教（不論中外，教字都完全做到嗎。）無育，不能全責辦學人員呢。觀靜岡小學環境，其可謂兒童世界矣乎。小學之左爲英文書庫，係靜岡縣立，午後並不休息，入門無須出資，簽名處有女子管理，乃備借書者，閱書在二層，廳頗大，（上海開北商務印書館所辦之東方圖書館，館址本大，乃大部分貯藏書籍，館員外不能入內，覽閱者僅占長狹的一室，殊嫌不廣。）能容數百人。書籍日文，中文，英文，都備，裝訂完全西式，科學哲學爲多，皆最新著作，重實不尙虛，較之古董式的圖書館，自有天淵之判。可欣紅顏白髮，相對一堂，（當予參觀時，有老者少年數人，正在閱覽。）埋頭縮足，靜心研究，有造學子，溥爲何如。竊以爲圖書館重要，幾較學校爲甚，蓋學校以改造青年爲目的，（美國雖聞有白髮老人，相學一堂，但究屬少數。）而圖書館，老少咸宜，一般適用。其家境清寒，不

得正式入校者，既有自修之補救；而飽食終日者，亦因書報得正當之消遣。（社會上所以多賭博，走叉路，可說原於沒有正當消遣地，所以下走不自量，在家鄉並辦一圖書館，規模極小，然圖則掛置滿室，書亦選合實用，我是抱定宗旨，不知有所謂「我的私產」，所有自用書籍，一律歸公，承看衆厚意，亦頗興盛。予自思改進中國社會的心，固未嘗有後於日人，這也是也算躡腳中國人的一個，硬撐場面罷。一笑。）憑奏文書庫窗東視，有空曠地一方，四圍城池，唯不高深；內部房屋，排列齊整；但不明是何關禁。因下書樓往觀，近其前門，有雄糾糾的軍人騎馬而出，方知是團本營，大約日本各縣，都有如此設備，「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國」字存在，必須如此。所惡倭邦第一對方，乃吾中國耳。折而西行，街市頗寥落，房屋矮小，有幾處且木石橫道，電車迫而人走無路。工廠一無所見，似不類所稱「工商業頗盛之靜岡。回火車站仍乘電車，價雖二分，票須站買。售者係一女子，以知此乃長途電車，靜岡熱鬧之區，或在離車站稍遠之處也。

▲歸程二 名古屋

靜岡離埠，時在下午一點許，火車乘客殊衆，余坐車掌室，立者猶紛紛也。同車一日婦年在五十外，患有神經病，時欲出車門，爲照料者似其子然一男子所阻，乘空視線常集，但病似未深，顏色始終如常，不知受何刺激而然。其實世人除了「不識不知」與「豁達曠觀」者外，都有神經病可能。當其得意忘形，世若無敵，是爲因快活而生的神經病。及乎失意喪魄，萬念皆灰，是爲因痛苦而生的神經病。乃人只知有後者，而不知有前者。甚至黑白不分，愚智顛倒，阿拉寧波人，動輒以「大糊」呼人，孫中山竟有「大砲」之號，可知「犯神經病」者實滿天下，而於日本車中的日婦有何奇呢？車到近名古屋某站，（已忘其名）青春女子一大隊下車，同座一大學生告予，此處爲著名絲織工場地，下車女子，卽往工作云。未幾車離站，機聲軋軋，電光明亮，各電織廠卽歷歷在目。我國杭州各地緞綢等織物，大都不脫手工，不知何日能與日本並駕？（予嘗至浦東之周浦，見一老翁，髮已白，雙目近視，身

處深坎，足踏木機，兩手穿梭織帶，實無異一囚犯，其痛苦較甚者，必更多更多。我看這種樣子，真真情願沒有衣穿。）到名古屋，時已傍晚，入市天漸黑，街屋整潔，電燈燦爛，向商店問「名古屋」及公園所在，則指公園可乘電車；以古屋著名之「名古屋」，不甚明瞭。或者本地商人轉不注意於此也。公園內部，電光冲天。入口處一段，路闊而暗，上橫架如早橋，遊客進出不少，以女子爲多，正在徘徊間，忽有人以一紙傳單來，則某日本食堂之中國菜，物美味佳，特價減半云。是時予本已飢腸雷鳴，（在此姑補充一無謂趣事，陰歷八月間，家慈七旬，承海上親友特地來雨，老友虞鑒寶兄同潘君乘寧紹來，因鎮海停候多時，致到敝廬，已在下午二時，予問食事如何，虞君答稱已「饑腸雷鳴」矣，相與大笑，因急先以茶點進。大家老實不客氣，繼以酒食，虞君酩酊大樂。上海有所謂虎狼會，饕餮之尤者也，或者如吾寧波人一句話，「初三請吃酒，廿八餓起首，」必待「饑腸雷鳴，」而後去吞酌嗎。哈哈。）即按圖索驥，向近旁食堂找尋，不可得，擇牌上有中國料理的進去，示以食

單，也想吃同樣的菜，（不果未曾也想同樣便宜呢，一笑。）答稱未備，即不再來招呼。不知是真沒有此菜？還是「同行嫉妒？」還是日本人不肯做「鴨屎臭」生意？（人類競存不已，同行嫉妒，終是難免。不過歐美人好仗金錢收買，或改良本身。唯有「窮碰極」的敵貴國，凡同行的人，大都專講人家不好，嫉妒到底。而做生意，只要「兜得到手是儂人」尤其鴨屎臭。日本似比較好些，常可聽到，「日本沒有這樣」日本沒有這樣」日本人的話，其意蓋謂日本無不名譽，或額外增減的事，但願中國人也有以此自負的一日！）我只好起身出門，東尋西看，終歸找到。一飯三菜，價值二角半，便宜之極。照此看來，日本內地生活程度，未必若何高，除非名古屋食堂提倡中華風味，特別優待耳。進公園，首見噴水池，細絲四濺，激發頗高，後一石亭，精美可觀。其東爲百貨公賣場，園外所見之強光，即由這裏汽油燈所發，物件皆書出品人及價格，場之四圍皆電燈廣告。動物園大約亦在此中，以見有指路牌，夜間或已休息。公園後部僅以竹籬或鐵絲爲範，時幾深夜，獨身涉足叢間，又逢絕

路，此時雖素願以天地爲廬，四海爲家（在此也可特別話一句，假使我不外遊在鄉，一二月足不出戶，到是常事。）的朕，終不免稍起古鄉之思，而我古鄉的東錢湖，又是可說不錯。假使賢才輩出，國安民富，容許我「勿文勿武，勿窮勿富。」亦十亦農，亦工亦商。」（這兩句是下走書了，掛在壁脚圖書館的爛腐對聯。）的沒用場，百弗全，也算勤力，也算懶惰的人；優哉遊哉，得把國事從旁擁扛；那末「何用將金買別山，」名古屋公園雖大，何所慕之？同時又起幻想，假使此時遇着「橫浜酒鬼」，或竟有日本「捧老兒」看相起來，則如之何？亦唯「避之則吉」，「可與則與之」而已。夫不審勢度情，奮其匹夫之勇，是乃妄者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因爲蘇東坡害人的話，但是從他面想，自有所全者大，所毀者少存也。幻想既醒，是非莫明，或亦「醉中見真情，」有足爲社會人士處世參考的價值。園的中央，建音樂亭，余上亭繞行一週，聽客環座不少，卽下亭坐前列，而樂者遲遲其來，既有六七人，又裝配若干時，「西樂」幾已爲世界樂，日人如醉如狂，拍手歡迎，無異僅

促、被遺延如故，走脫聽客不少。因此想起，急性固然不成大事，而延緩又何嘗不
失時機，總要隨時應變，相機對付。（這種閒話，大似滑頭官僚口吻，不過其中自
亦有道理，未可一筆鈎銷。）既而樂聲作，音韻不甚和諧。人言日本人音樂少研究
，於此信然。但聞聲而集者仍衆，轉瞬予座前後，幾無隙地，予因亦坐許久，以代
休息，却聞得香氣不少。繼而至一池旁，左有亭，納涼頗適，有飲水筒，係噴式自
來水，不必用杯，清潔便利。（不淨的水，固然要煮滾方可作飲料；若已經濾器手
續，儘可隨意。中國尙少）自來水，「所以驟語」喝水，「所謂上等人，必聞而却步，
而山鄉斫柴人等，習飲水爲常事，却極有害。」出公園，曾兩次乘電車坐遊，一向
西，一向北，向西一路，盡頭處下車，踱步移刻，用信投街上郵筒，覺其中有輪旋
機，一轉信即落底層，大約爲防弊。北路較冷靜，未下車，因時已不早，問賣票人
何時停車，筆答「一時入庫。」同車者高麗人三，一男子，二婦人，皆有菜色，帶
愁容。嗚呼，亡國之民，面上即能見之，拯之救之，誰之責歟。（名古屋車站對面

似畫有頗大案內圖，日人所謂案內，即引導之意，但是否在名古屋，却記不清了。
「離名古時將夜半矣。」

▲歸程三 大阪城

由名古屋到大阪，須時五時半，十七夜即以火車代旅館，打打瞌睡，到還可以，「曲肱而枕，樂在其中，」抱定樂觀，自無往而不適。天明經過各車站，尤覺別具清勝。八月十八早晨到大阪，復至川口日新盛號，所以再到者，一則想看察工廠，二則著名豐臣秀吉所築的大阪城，未曾見面，實不放心。結果大阪城看到，工廠依舊不得其門而入，（據云大阪參觀工廠，非常不便，必須先日書告，俟復方可，足見日本工廠之「賣秘訣，」要亦不能獨怪日本。）大阪城在大阪東部，予於上午乘電車而往，在「大玉前」大阪府署前下車，署為最新建築，頗精工偉大。其對面即為大阪城，有內外二重，周約四五里，外圍寬廣之草地，城似較東京堅而高，所謂「萬世一系」亦不過偶遇幸運而已，「魚與熊掌，皆我所欲也，」「生了嘴眼鼻頭管，有

幾位吃素？（霧波人以「吃素」爲不食之別名。）秀吉野心勃勃，即城可證，固無待見大明「封爾爲日本王」之封冊，始怒而記得有「天皇」也。城外爲池，水大而清，比敵貴國污如陰溝，臭逾馬桶，相差幾倍，我不是算學專家，殊無資格定下確數。（不過北京南京的池水，自也很清潔呢。）城的頭門內有屋一所，徒手兵士二三十名，很有秩序的排坐凳上，其待命出發歟，抑是守衛此城？不得而知。朕欲進二門，詢之兵士，搖手示不能，當略一瞻視，即轉身披開大阪圖，以看以行，其兵士見予覽地圖，似頗懷疑，。腦後聞有特呼聲，朕置之不理，緩步而出，免生無謂周折，彼輩亦未起身追問也。此事若在中國，恐「兵老爺」必嚴乎其正，發起威風，加奸細大罪，施非常手段！究竟日本承平些，兵士文明得多呢！要亦假面具未曾揭破，此時無從野蠻起來。（數年前余遊廣州，予二兄樵原交好唐君之友陳子衡君，宴於酒樓，歸寓旅館，（陳君粵人，生長甯波，曾宦紹興，其父清時鎮舟山，今設平和旅館於廣州長堤，）時本不早，將就寢，余欲夜遊廣州市，唐君深恐被綁去，（哈哈，

戴東原，乃一文不值，算窮勿窮，算富勿富的人物，亦有被綁資格嗎？）再三勸阻，且以身疲衣卸，不得已任余獨去，唯囑小心而已，熟知參觀商團機關後，經一當時所謂滇軍的連部前，竟以余詢問一二語之故，加奸細罪名，留弗令走，有所謂參軍之某甲，以手槍擬胸，再三盤問是否蔣介石方面而來？（時蔣君初長黃埔軍校。）雖承這個參軍客氣：「你是文人，請坐請坐。」後並受了同情的兵士天津人某君，不少的安慰；因他們「長官」不在。到底坐了一宵。對不起唐昌齡兄，着了急，連車帶步，東尋西問，忙了一夜。次晨蒙他們的長官說幾聲對不起，「送了下樓，（廣州市房屋大都三層。）當贈了他們十塊鈔票一張，藉作兵士陪夜酬勞。（怎樣是陪夜酬勞？猶之戴某已是不能執筆，不能為貧民為弱國，勞力的一天，請了幾個尼姑，念念經，陪陪屍，那可叫人枵腹從事？）因此却知道「滬軍」內容：原來這軍除了少數「正陸稿薦」土着外，多數是由上海以「到廣東去做工，每月辛工廿多元」騙來；兵士們都怨天怨地，大抵總是沒飯吃，求生存。據說「廣東是虎形，居此非常危

險。然則勸把市民綁去，自含「籌餉」驚蛇「好辦法」；我出了區區十圓銀，還是客客氣氣，居賞給之名，真是便宜。要知軍政時代，固不必與承平較久的日本，相提並論。）豐臣秀吉之築此城，自是效法我國。唯城上皆平面，無城堞，基部開放，作斜坡式，堅固耐久，却遠過我。城之爲物，目今已如贅疣，在中國內戰頻仍，尤爲殃民的毒物。而日本的城，却化旴得清秀無比，大吉利市，（甯波人稱豕首曰「利市」，此擬其城牆之白也。一笑）使世人如見偉大古物陳列品，幾有愛之護之不暇之概，可見人心向背，全視時勢爲推移，城固有幸有不幸也。繼折至大阪工業博物館再遊，蓋重視之也。然究因此道智識太少，未能得深切見解，所以中國欲享機器之利，非照吳稚暉先生辦法，學校家庭，皆備小件練習工具，使少年時代，即得相當素養不可。由川口電車往大阪城，須大阪日本郵船會社前轉車，回來後余決定先購船票，免有後顧，承孫君同往。「遊者注意！如決定時日回國者，倘在大阪，切宜在此購就船票。否則神戶長崎，因客多不賣票，常有之。」正在日郵會社客

處，忽有一在轉運公司辦事之人亦來，告孫君曰，其經理某因交易所投機失敗，虧空鉅款，人跡杳然，行務僅能維持數日云。聞該轉運公司，爲大阪華商合辦，是爲一人而受一般損失矣。「富如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到那裏去伸伸手，要比執鞭高貴萬倍，無怪趨之若鶩。大阪城賞識過，總算可告無罪，下午還得看大濱水族館，真是幸運不淺了。

▲歸程四 大濱之水族館

大濱在大阪之南，海岸地也，有海水浴場，水族館，商品陳列所等。十八日下午，承孫君領往遊覽，車過天下茶屋，據云此處爲著名情場，女學生多所縱意，爲大阪各界之尋歡所，是則「天下茶屋」命名殊佳，亦工商國應有之現象也。（隨意交合盛，則夫妻名義自廢，爲今日最大爭端之一，然農業國則斷不可能，或者吾前所謂「農業工化」時期至，則又有新局面。）過浜吉公園，下車步行，園尙荒涼，有一神社，大約即就社地新劃設者，再上車至大濱，有完工未久之公共娛樂場，上層正

在演劇，入場不另取費。然劇甚簡單，臺上演者僅一二人，而看客竟摩肩接踵，至立凳上，非常擁擠。世事固有在甲爲乏味，在乙則津津，「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各有嗜好，豈能齊一，吾人固不能必謂日本人戲劇全無研究。各民族種種的服裝等等，亦可作如是觀，談彼短，說己長，都不免有先入爲主的病。下層浴室，海水直接裝入，另用龍頭（自來水之開關機關）啓閉，非在海濱，不易得也。海灘皆細沙，故又爲無上海浴場，時浴者以女子爲多，薄衣遮體，載浮載沉，足見日本之風氣。孫君本約共入海一游，余以浸海水後，非再以清水淋洗不可，似諸有不便而止。不然，海上男女共浴，又親身試驗起來，不知彼美又將作何艷態，今僅立觀一刻，不能對諸位有若何有新穎有趣味的報告，余之罪也？哈哈。海灘旁有漁家售魚，養以腰子桶，備有球形之鈎，凡欲買者，可以鈎入水拘魚而上之，手法妙者多得，否則難得，賣魚兼游藝，可謂別開生面矣。又有售黃蜆者，形色全與吾鄞江湖所產者相同，欲買者可以漁人所備之網袋携歸，孫君以幣四枚購得兩袋。假使漁人不知設法

，則遊客將嫌腥不暇，尙望歡迎乎，原物產品人利用地段，吸引買客，是很要緊的。大濱稍東，有地名「塲」者，一鎮而已，而工業出品却盛，更有特建之物品陳列所，各種各色，琳琅滿目，以上海阿拉寧波同鄉會所陳列的號稱「一府」的土產比比，不要待東洋小因？日本矮子？（這並不是看輕話，日本人確比中國人小些矮些。不過我們形似勝了，量似勝了；可是精不逮何！質不如何！）豎起大姆指來扯談，連我「中華文明古國自大狂」的產兒戴某，也只好改稱「東洋老弟」爲「日本阿哥」呢！該陳列所兼現售，管理者當時見女子三人，以視「阿拉」土物陳列處，無一次看得見值務人，與中國最著名上海總商會所辦之商品陳列所，若大範圍，亦僅見三五人者，究屬門面實際，兩皆話不過去。（不過也要知道：如果上海商品陳列所，參觀人源源不絕，那末也必多用照管人了。）上面所說的話，已是不少，而水族館形狀，尙一言未嘗提及，哈哈，似乎犯了作文上「說空」出題「的毛病了。然而這篇東西，夾夾雜雜，說了許多，依例當以「雜談」爲題，或者如「商品陳列所」等等，

而余所以僅以「水族館」爲題者，正所以促閱者之注意也。究竟如何，且請假片刻。大濱之水族館，與游藝場相去不遠，進門要買票，大約兩角。館中光線，僅由蓄水族之水玻璃箱透入，室內成暗綠色，蓋求逼真海底狀況也。水全時有自來灌沖，頂格則溢，故魚沫盡淨。水族最多者爲如金魚大小之黑頭魚，今就所記憶能舉其名者，有海鰻，鱈，（鱈亦稱比目魚，偶見辭源，有「甬俗通稱鱈爲鰻」之語，然吾人所呼之鰻，爲長扁形，幾不見有腹部。而鱈據圖則圓形，腹部甚大，有如魷魚。附誌於此，聊作獻曝。）及鰻，章魚，鰐，鰻。鰻迅速，鰻泛泛，玳瑁珊瑚，同處一族，有相得益彰之樂，無嫉妒加害之態，嗚呼，人族不如水族矣。章長脚好占地盤，憑玻璃窗向外凝視，大打其心理無線電，其有所顧忌歟。鰐霸王閉口合眼，靜伏不動，英雄無用武之地乎，抑已懺悔放下屠刀耶。鰻滑頭穿進穿出，依然故態，吸血主義，雖已拋棄，（飼者當不能必生物血享之，）狡詐本性，恐難即改，大約世尚有需乎此也。嗚呼，區區之水族館，具大地兩足動物之異像，後之到大阪者，

大宜一往大濱，照照自己行徑，是象那一個？其初出茅廬的，是預備做那一個。

▲歸程五 神戶離埠

十九日清晨，予即離大阪至神戶，以長崎丸上午十一時開船也。先至田中屋旅館，找得所存箱子，復入鄰室德泰莊，看應慶增君，孔君家眷亦住號，略談須臾，聞有異味，則苦力日婦，正在德泰後門出料也。日本之料所，大都係深坑，幾如樓上樓下，「恭而敬之」的時候，須用兩腳蹲而「努力」，自然比「坐而論道」者，清潔得多。（還有關於正真衛生道理一段，姑且在此瞎說瞎說：不好洗浴的男女，自難見到下部生物，如已會了人事，那末其其（爲何要用兩其呢？原來甯波人老公叫老婆是「其」，老婆叫老公也是「其」，以作代替名辭呀。呵呵。）的這一部，必會有爬爬虫出風頭起來，收拾餘瀝，以副動物競食的，天公真平等主義。假使出恭時改用虎蹲式，自天天可以有細察玩視這部的機會，未始於衛生無益呢！）據云糞池一

滿，電告神戶警廳，即派女工出清，所以日本雖不及用最新空氣抽取法，而馬桶大會，自己掃除盡淨了。（嘗謂我中國人心理，不知如何生成，以幾千幾萬造屋子，雕棟畫梁，在所不惜，而於排洩處，則迄一毛不拔，（這一毛不拔，是指造排洩間而言，若話放在床頭備不時之需的「暖鍋，」自有添金的呢！）不知改良。在上海每天早晨叫呼聲，洗刷聲，振耳欲聾，刺鼻成嚏，在寧波則人馬桶隨身上橋，必不可少。傾棄時候，寶物尤須挾在腋下，以婦女們細細的足桿，一脚滑，黃白品落地，還要請個菩薩。碰着懶而不堪，或忙而可憐的，有邊的暖鍋滴，時常可見得從合蓋處流出來，不論是新娘子是誰，潔美簇新的衣服，常有享滿身琉璃的機會。她們還有裕外周到的，不願把「暖鍋脚」絲毫剩留；柔荑的手；燦爛的袖；深入鍋底山谷的搵，於是手上袖上都加了香質；也不問「三七廿一」；馬上小菜切；飯蓋揭；連進嘴吧的東西，也加了料理，此之謂「吃扃。」若是打打銅錢盤算，青年新婦，除連上吃虧外，（閱者注意，我所講的是鄉風，大都以勞工為神聖，無所謂「女傭」代

理，而且更要知道，就是女傭，她也做過新娘子，穿過好衣服，作了這勾當呀。）

又是雨不張傘，脚成泥團，假使爲她下一個統計，一個女子總要損失幾百圓，乃語以革新，則翁婆夫妻，皆掉頭不顧，豈不可恨可憐。不過神戶的馬桶雖無有，仍應力求上進，採用南洋泥封，或利用機器排除，這又是自己不像人，厚顏去獎進人家的話。）

十時許，承應慶增君，伴送下輪，復蒙饋物。當予離大阪時，未使虞君知曉，及到神戶，亦請應君勿即告張君，免諸友客氣，今應君盛意，心殊不安。由榮町至碼頭較近便，一路步行，首見神戶水上警察廳，建於海濱，偉大不亞大阪府署，嗚呼，烏知其權力及於中國沿海哉。（日警員隨船在上海港即施檢查，非權力及中國乎。）

碼頭棧房，皆鐵道連絡，規劃周詳，事非一蹴而幾，必具相當毅力。我國之招商局碼頭棧房，得地在外國公司之前，據有非常優勢，不特遠不能與日本郵船會社並駕馳驅，且在國內，竟落客商太古，怡和，日清，大阪之後，至今碼頭棧房，抵者抵，押者押，舊者舊，毀者毀，病在辦事人既無才識學力，只知舞弊營

私，非大改革，難望存在，對茲神埠，感痛何如。到碰長崎丸之碼頭，人行處頗狹，來往者衆，殊不相宜，好在日本地方，進退是有序的，不然，每次難免有幾個要到水裏去，這似乎日本輪船公司稍欠周到了。既上輪，吳君慶瑞亦回申，有神戶民黨健將郭君蕭君送吳君到船，過於艙中，郭君素聞予名，（慚愧慚愧。）相見歡然，且以「學者」相推許。嗚呼，予何人，乃見：盲目切齒；窮民泣涕；弱族痛心；有普教狂；均富狂；大同狂；一文不值之妄人也；世間任何名顏都非吾所敢承也。唯是「學」之一字，處處用得着，而余一生言論行動，懸空離俗，無所阿私，似乎於學者兩字，尙不大違，故雖不敢居名，要當踐實勿懈，噫嘻！勉之而已。「天下未平吾何敢認然也。」（十六年秋予書書齋，「調劑適宜，使天下俱歸於平，學者之責也。」並有跋語，天下未平，余何敢認然，頃見日大儒福澤諭吉語，覺鄙見多相暗合，因書之以示拳拳之意焉。）繼郭君等上岸，見有一戴紅帽圈日本陸軍帽之中國士官學生，亦送客在船梯與其友立談許久，據云爲應嚮漢口劉佐龍之姪。查中國派往

士官學校之學生，已各省各派都有，所望學成歸來，勿存私見，合力爲公，則「士官」者，誰有謂擾亂中國之造就所哉。長崎丸將離埠，送客多以紅綠紙帶繫牽，藉表離情，應君亦購幾圈，直至不見，始揚帽而回，感無涯矣。有遠東運動會日選手多人，亦同乘赴申，大唱其雄壯之歌，如此踴躍同心，有不奪得錦標乎。出神戶港，天空飛機軋軋，一若亦來歡送者，別矣別矣，別矣日本，吾身雖離，吾思則固繫乎難忘者也。

▲歸程六 舟岸雜錄

由神戶開行之日本郵船，必灣長崎，所經稱瀨戶內海 外圍四國島，故風浪不大。沿山皆見電桿，船左稍遠一小島，烟囪高立，或謂是日海軍某項製造廠，要之但能經營，無處不是生產之地。（不過軍事設備之工廠，生產實等於破產，不在話裏。）次日上午九時到長崎，上海丸亦同時由上海達埠，兩隻姊妹船碰個面，到也

膳時。因靠長崎有三小時之久，予遂上岸，覺一切形狀與前異，其矣，匆匆過客之不能見到真切，然則置靠眼睛，固有靠不住也。繼遇同船吳君於途，進一衣服店，內部正在修築，木工二三，情形無甚大殊，所裝爲二層閣，作夜間睡覺之用，此爲都市畸形發達弊端之一，在敵大國上海諸大埠，尤其濶綽：有三層閣，四層閣，可與洋老爺大洋房，三層樓，四層樓比美。唉！不暇自悲，那裏有工夫去哀日本人！予適口渴，告之店員，以一壺青茶來，味殊清香，大約做我國製造者。店中有一中年以上執筆服務之婦女，余以爲主婦，詢之經理，乃亦係受雇而來，較之我國老年婦女，受盡兒媳家庭磨難，或入寺廟以「拜經」爲消遣者，此善於彼乎，彼善於此乎，尙待明言乎。吳君購幾襲小兒衣服，仔細甚，橫選豎擇，價格又削，費時不少，該店日員，雖照舊謙笑，然揆度心理，烏有不厭，雖經勸告數次，如故也。繼至小菜場購梨，籬已紮就，又讓價不已，日人欲割紮者再，甚至鐮刀（此鐮刀與甯波人所用完全無異，可見必由甬傳去。）擲地數次，不顧也。按世界上儘有一般糊塗

虫，化錢不論值，（似尤以今日依賴父母，不知艱難之中國少年爲最。）但若吳君過事計算，銖銖必較，未免失體矣。（平情而言，甯波人所以能在商界中勝利，外觀固在於豪爽，內容實在於精明，所謂「買賣論量，請客勿論」一語，爲最確切之寫真。）不過吳君對故鄉什麼樣呢，他是很盡公益的，曾向我說過，以三千圓銀子，建造涼亭，所以知吳君實爲慷慨人也。當正在論梨價間，爲前次到長崎中途遇雨而送傘之張君所見，又承來帮忙；聲稱當爲代買，而張君亦擬本次長崎九回國，因客多船票且未購得，竟忘己爲人，能不愧煞國內一般利己損人者耶。嗚呼，從知遠則親，近反疏，安土重遷觀念，非打破不可。既船啓碇，張君亦同在輪，蓋船中已通融矣，爲之欣然。此次不約而同之同去同回者有二人，一卽吳君慶瑞，其二乃英國常醉酒徒也，而日水警檢查員，見予回來，亦笑容可掬，致其客意，有若故人，大約予影已深留彼之腦海矣。有二英國女子，衣服素淨，不加粧飾，大約「教會」中人，好靜察，知中國方言，余曾問一衣艱如女女子之江北人某，（當問時，余固未必其

爲華人，抑日人？）家住何地？彼竟答姓趙，牛頭不對馬嘴，是爲言語不大通之害，（現在請述一言語不通有趣事情：福建是阿拉浙江的鄰省，可是口音要差三萬六千里。數年前，余遊廈門鼓浪嶼畢，趁公共渡船欲回停泊之輪船，迨將近輪，請老大（寧波人稱船夫曰老大，蓋尊之也，）一靠，全船七八人一個不懂國語，不得已乞「靈」大英話，「適船中有一香港大學畢業生，方得達，再用國語會談，亦會意矣。可羞不可羞？」而遠由歐洲而來者，反能聽出破綻，嫣然失笑，豈不難爲情。印花綢布，中國自印已多，同舟有袁君二人，在上海大東門設印廠，來日即爲配印花紙板云。無論做什麼事體，都須步驟，都靠準備，但能仔細研究，竭力設法，自不至永遠賴人，長此附庸。印花紙板特一端而已，袁君約到上海往參觀，惜匆匆未及踐約也。有一日本女子，非常服從其夫，而其夫猶處處故示其「老爺脾氣，」當晚餐時，女子既歷爲男盛飯，而飯畢又呼曰茶，實則茶壺在男前，反轉令隔離較遠之妻子去捧者，爲妻的唯唯從之，大庭廣廳之中，居然有儼然出命，肅然聽令之夫妻，予不

覺莞爾，男則目視其茶，女亦笑以報我。嗚呼，積非則爲是，習慣成固然，日人亦不過抄中國老文章而已，能不嫌其小而察之，世事處處是不平也。（不過其相維間之本身，能不成問題，自也不覺什麼，革命何由起？起於大多數心理變動而已。）

朱君羲農，鮑君明鈞，皆同船，朱君長於經濟，爲上海新聞報經濟新聞主任，此次赴日考察，當必又有供獻於社會。鮑君爲北京師大教授，留美學生也，會談之下，余聽其口屬甬音，詢之知爲鄞東鮑家埭人，去吾故鄉東錢湖濱之大堰頭不遠，那是無意中碰着真同鄉了，（借同鄉名義，以聯絡感情，本是再好沒有，乃及其弊也，竟有此同鄉與那同鄉爲仇者，那反失原意了。）不過鮑君住北京多年，家鄉久不至，二位以名片見示，余無應也，當書姓名於其日記簿，俾便通訊。鮑君有一友患性病，不悅於其妻，往往事後復須借箸探索，良久始已，殊以爲苦云，海天無事，聊作閒談，且詢補救之策。予於生理，初少研究，醫學亦無所知，但聆鮑君之言，其友實爲事波人所謂「雄雞性」者，事後補救，決不暢達，倘易事後爲事前，以常用

替代品，先之以衝動，及至適當時期，即相感而進，則必終點相值，自不至或先或後，有過與不及之嘆，如此不特夫妻情愛可篤，而中華小國民亦自源源而出矣。鮑君大喜，因笑謂之曰，貴友試驗有效，應告我，毋相忘也。相與軒渠不止。鮑君前在美國留學時，曾舉爲學生會會長，適有一北方留學生，竟以刺傷美國女子聞，事緣該學生寄宿女家，兼補習英文，女曾有願結合之表示，一日因見女子與其他男子携手同行，遂歸家持刀刺女，幸未至死，既至法庭，美女力請減男子罪，法官亦訓留學生認過減刑，詎竟不允，謂「她是我妻，當然可殺。」卒判徒刑十餘年，經鮑君求見美省長，輒轉設法，得減二年云。嗚呼，以女子爲私產，至異國而猶然，中國之所以難改革，大病卽在此牢不可破之成見。鮑君夫人吳豫女士，亦留美生也，結婚於美，要好自不待言。美國女子，彼少年時亦未嘗無意，唯鑒於或製造公民起來，（通常所稱公民，似係另爲資格問題，實則中外結晶品，國界已除，方切合「公民」名稱。）以不中不外之故，常不受雙方重視，故不造次云，鮑君人甚忠實，

一見便知，故赤地地說出來。「魚與熊掌，皆我所欲也，」人有同情，幾乎出之天然；「二者不可得兼，」即是人爲的限制，所以關於愛情一段，人人有說得出地方，亦人人有說不出地方，古今什麼賢聖英豪。此中都有難言之隱。女子亦如是，大家捫心自問吧！

二十一日下午，長崎丸抵上海匯山碼頭。（匯山碼頭，地處下段，昔甚冷落，那裏比得上招商局之老寧波碼頭，而今迥異。嗚呼，到底人傑要緊？還是地靈要緊？）執中日旗歡迎者甚衆，蓋爲遠東運動會日選手也，予由大阪動身時，虞君本有電致上海，到船接看，唯予在人叢中上岸，未及相遇，歉歉何如。余此次遊日，二旬間歷遊多處，不得爲非幸事，乃一到上海，即有兩事感觸眼簾。其一，匯山碼頭馬車夫，強提物件，活搶活奪，不成世界。其二，由虹口乘電車至外洋涇橋，經五馬路，賣票人忽盡驅乘客下車，內有短衣者一人，必欲到外洋涇橋方下，賣票人欲毆之，及車到「大英總會」前，（英國老爺，具有面子，我華人多肯自動的尊稱曰

面子，我華人多肯自動的尊稱曰「大英」，「連智識階級亦在內，那知這個「大英總會」，「正與前「華人與狗不准入內」之所謂外白渡橋公園，成直線呢？」反呼查票干涉。嗚呼，時隔一天，而所見國民程度，即判若人獸。吾不敢自暴自棄，吾亦只好說一句自暴自棄的話，十六年八月止，日本國裏是文明，中國國裏是野蠻。嗚呼，吾謂此言，痛心極矣。然吾言究竟為喪心病狂乎，甘居化外乎，敢擱筆敬問讀者，加以評判焉。（歸根結底，恐是窮的影響能，假使這馬夫有好的生活做，那就不出這種勾當，而該賣票人，如少年時能受良好教育，也自不至靠外國人勢，欺本國客矣。我最怕窮，尤怕如今日中國大家都窮。因為人生的疾病，痛苦，悲慘，罪惡，種種，可說多由貧窮造成。所以最後我要大聲的請大家努力去做！努力去生產！努力去求正當的富！）

（日遊絮思錄完）

● 日本人民是我們的朋友，日本軍閥乃我們的仇敵。我們要幫助日本人民，剷除日本軍閥；努力於世界的大同。

加跋於濟南慘屠後